帝都赋

Diduofu

沧月◎著

十四年了，从昆仑到敦煌，从西域到南疆，再从帝都到这里——

多少聚散离合，枯荣起落如洪流般将所有一浪浪冲刷而去，浮华过眼，锦绣成灰，

惟独剩下的，便是眼前这抹纯净如雪的笑颜，无论成败起落，始终不变。

墨香外传

新世界出版社

帝都赋

Di Du Fu

Moxiang

沧月◎著

十四年了，从昆仑到敦煌，从西域到南疆，再从帝都到这里——
多少聚散离合，枯荣起落如洪流般将所有一浪浪冲刷而去，浮华过眼，锦绣成灰，
惟独剩下的，便是眼前这张纯净如雪的笑颜，无论成败起落，始终不变。

墨香外传

新世界出版社

苹果读书
iBook.178.COM
最好的ePub制作分享平台
ibook.178.com

目录
Content

前言

第一章　帝都

第二章　梦寻

第三章　百鬼夜行

第四章　拜月教主

第五章　封神

第六章　湖畔

第七章　远客来

第八章　战月下

第九章　伤心小箭

第十章　师徒

第十一章　长安月

第十二章　探丸郎

第十三章　菊花的刺

第十四章　挽狂澜

第十五章　魂归

前言

【书名】帝都赋

【作者】沧月

第一章　帝都

帝都的月色是空朦的，照着三重禁城里的楼阁深宫。

明明空中没有一丝暮云雾气、那一轮玉盘却仿佛拢了一层薄纱般，朦胧绰约，似近实远。就如一个绝色的女子、终于羞涩地从深闺中走出，却非要隔了一层面纱对着人微笑——这样的美丽、带着远在天边的琢磨不透的神秘。

——就像此刻颐馨长公主的笑靥。

景和宫的高台上月华如洗，花气轻红，侍女和宦官小心翼翼地退开三丈、站在下首等待传唤。婆娑的树影下摆着一张酒席，金杯玉盏、九菜十八碟，极尽奢华——毕竟是帝都，便是宫里的一次随兴小酌、也有不可不遵的规矩。

月桂的影子投在白皙如玉的脸上，将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笑意都遮掩了。当今武泰帝的姐姐、颐馨长公主执着银壶坐在侧首，将琼浆斟满了、奉给居中南面而坐的男子，嘴角含着笑："今晚的月色真好啊，是不是?候爷?"

居中的男子身形高大挺拔，穿着织了龙纹的玄色衣服，在树荫里看不到面目，就连一双眼睛似乎也没有任何光芒——颐馨长公主的那番话，他似乎听不到半句。递过来的酒杯放入他手中，然而他的手掌似乎没有丝毫力气、甚至承接不住那个小小的杯子。一软、玉盏啪的一声跌落在他衣襟上，然后滚落地上砸得粉碎。

酒水溅了他半身，可那人依旧是木然地坐在阴影中，一动不动。

"你看你，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连喝一杯酒都弄成这样……"颐馨长公主娇笑着，掏出一块丝绢擦拭着溅上男子脸颊的酒

水，轻轻磨娑，娇嗔，“可怜啊，半点都不象当年那个起兵乱世、诛杀四王匡扶皇室的鼎剑候呢。我们夏氏姐弟是那种当一辈子傀儡的人么?你以为窃国大胤、这么容易?”

然而居中坐着的那个黑衣男子依旧没有半丝反应，只是木然地看着前方。

“妹妹也真是有趣，明明知道他什么都听不见了，还这般逗他?”坐在颐馨长公主对面的女子有着不同于中原汉人的碧色眼眸，在树荫下奕奕生辉，此刻蓦然笑起来，“早知如此，当日夺宫之变时，何必下那么烈的毒把他变成废人呢?还要剔了手筋脚筋，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偏偏妹妹却又心软、留着不杀。”

“姊姊莫笑奴家了……奴家见过的风浪太多，已经是惊弓之鸟，哪里敢大意半分?”颐馨长公主微笑着重新斟满了玉杯，凑过去放在鼎剑候的嘴边，眼里却慢慢凝聚起了光，“鼎剑候是何等人?不止你们明教、甚至我们夏氏的大胤国都差点落到他手里!若不是我曲意逢迎、隐忍多年，如何能得来机会和姊姊坐在此处喝酒赏月?不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我卧榻之上、又怎能安心?”

明教三圣女之一的月圣女梅霓雅在帝都大内的高台上，看着对面娇怯怯坐着的大胤长公主，微微笑起来——果然是个狠厉的女子，足堪为自己的搭档。

当年她带领教徒从昆仑东来、穿过敦煌来到长安，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政治权谋漩涡中。中原大胤朝要灭明教，其中原因、原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其中牵扯到了方方面面。这样混乱的局面中，她看见了唯一可以合作的同盟者：当时还是宗室远支的颐馨帝夏雱——那个被鼎剑候一手操纵的两姐弟中的长姐。

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各怀心思的女子、是如何在这样混乱险恶之极的政局中歃血为盟、走到一起来的——更没有人知道、那次魔教冒死行刺景帝、并不是为了报灭教之仇，而是为了让八岁的宗室之子夏梵早日登上帝位!

那是明教、甚或是回纥国与大胤夏氏姐弟开始合作的第一步。

景帝架崩后，鼎剑候扶持七岁的孩童登上了王位，是为武泰帝。武泰帝唯一的姐姐夏雩，被封为颐馨长公主，入住景和殿，把持内宫、成为事实上的国母。而被年幼武泰帝称为“亚父”的鼎剑候权倾天下，出入宫闱更毫无避忌——朝野多有传言，说颐馨长公主为了保住幼弟的帝位，早已委身于摄政的鼎剑候。

然而谁也不知道，那个看似纤细的傀儡长公主、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化了鼎剑候麾下的几名得力干将，甚至连他的心腹属下、智囊长孙斯远都已投入夏氏姐弟门下。从敦煌秘密返回后，鼎剑候重新染上了药瘾，而这一次却无论如何戒除都无法成功——因为他的贴身侍从已被长孙斯远买通，将极乐丸暗自掺合在摄政王的日常饮食中。

临朝两年后，在某一日摄政王药瘾发作、失去反抗力时，政变发动了。

禁城大门紧闭，宫闱之内只是短短半日变易了主——销声匿迹的明教忽然发难、把持了内宫上下，将御林军和大内侍卫全数控制。而当夜留宿于景和殿的鼎剑候，从颐馨长公主房里出来后便成了一个活死人。

天明后，如往日一样列队上朝的那些文武百官，居然没有个人看得出、此刻坐在孩童皇帝身侧摄政的鼎剑候，已经成为新的傀儡。夏氏姐弟暗中已夺回了大权，然而顾忌着分布于天下的效忠于鼎剑候的

军队，极力掩饰着政变的消息，而依旧让这个傀儡坐在原位、借他之手继续一步步铲除着反对势力。

听得长公主如此说，梅霓雅嘴角却露出一丝锋利的笑意，注视着居中的木无反应的鼎剑候：“留着他终究是个祸患。何不早日解决?莫非妹妹衾枕承欢多年，舍不得了?”

“舍不得?呵呵……姐姐真是说笑了。”颐馨长公主掩嘴微笑起来，转头看着月圣女，眼色忽地沉静下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忠于鼎剑候的人还没死绝呢，如今杀了他、还是不行。中原的军队十有六七效忠于他，万一激起哗变可是大大不妙。　别的不说，敦煌城中手握十万大军的高连城、不就是出自鼎剑候门下?”

说起敦煌，梅霓雅手指不易觉察地握紧了，点头：“不错，高连城英明勇武，用兵不在其兄舒夜之下，的确是个心腹大患——父汗连年出击、都被他挡了回去。”

颐馨长公主微笑着喝了一杯酒，望着月光下静谧的帝都，缓缓道：“高连城也罢了——多亏你父汗围攻敦煌，此刻西域吃紧，他就算知道了、也还不顾得帝都这边。”

梅霓雅诧异：“那你怕什么?”

“斯远死活都不肯让我杀了他……大约还念着旧情。”颐馨长公主放下酒杯，忽地笑了笑，若有所思，“我也不好和他撕破脸——毕竟用得着他的地方还多着。”

梅霓雅似乎有些不解，扬眉：“也真是奇怪，当日拜倒在妹妹石榴裙下、不惜叛了主公的是他;夺宫之变里献计献策、一举定江山的也是他——妹妹你还许了事成之后便下嫁，将大胤江山与他共享。他还有什么顾虑，要顾惜鼎剑候性命?”

“斯远是这样对我说的：留着鼎剑候，可以一步步吸引散布各地的余党前来，便于一网打荆其实我想，他大约是心里有愧吧?”颐馨长公主微微摇头，“他跟了鼎剑候那么多年，毕竟有情分在——他若是斩钉截铁的要置其于死地，反而有点说不过去。”

梅霓雅颔首不语，忽地冷笑：“论家世、长孙一族是你们大胤名门巨族;论才智，也是个难得的人才。若不是四王内乱、长孙家凋落，以他出身又怎会为草莽出身的鼎剑候效力?——妹妹嫁了他也算得人，将他牢牢攥在手心里，将来复兴大胤也少不得他。”

提起那个未婚夫，颐馨长公主眼神有些复杂，正待说什么，高台上望下去、那黑沉沉的禁宫里，猛然闪过几道雪亮的光!那是有利刃无声划破了暗夜——是谁?居然闯入了层层把守，防卫森严的禁宫?

“十二黑衣何在?”月圣女梅霓雅悚然动容，回首呵斥。

然而话音未落，一物忽地从高台下扔了上来，滚落在宴席前。

月明如水，赫然映出一个须发皆张的人头!

“阿七?”梅霓雅脱口惊呼出来，认出了是属下十二黑衣中的一人，手一按腰侧，束腰软剑已弹了出来。

“妖女，拿命来!”刺客一声低喝，电光随着人头激射上来。然而月圣女梅霓雅摆腰掠起，一丈长的软剑层层展开，转瞬将整个高台笼罩在剑影之下。刺客经过方才一轮搏杀，显然已经有些不支，此刻只勉力抵挡，无法向鼎剑候那边进得一步，只能嘶声力竭地唤：“候爷!候爷!我们来救你了!”

然而，那个玄衣龙纹的男子端坐在月桂树下，木无表情。

那个刺客还待拼命，梅霓雅的软剑已经如灵蛇般缠住了他的脖子，剑尖抵在凸出的喉结上。然而那个刺客居然毫不畏惧，拼着性命不要一般、向宴席旁的鼎剑候扑去!

“候爷!你怎么了?醒醒啊!我们来——”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软剑锋利的边缘已经削断了来人的咽喉，人头滚落在宴席上，血喷洒了鼎剑候一身，然而他依然仿佛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一般，木然坐在那里，直直看着前方。

“真糟糕……又弄坏了一桌酒席。”颐馨长公主叹了口气，伸出戴着长甲套的手勾起那颗人头，看了看，扔到了鼎剑候怀里，微笑，“你看，多忠心热血的属下碍…是探丸郎中的红六郎吧?可惜，你中了梅霓雅的摄心术，五蕴六识全被封闭了。不管他的血有多热、你都已经感觉不到了吧?”

那颗人头滚落在衣襟上，睁大的眼睛正好对准了他，然而鼎剑候的眼睛却是无神的。

梅霓雅将软剑收起，束在腰间，也是微微一笑：“这个自然——妹妹做事向来慎重，那一日明明他已中了你的软骨散，你依然要对他下极烈的毒，还一不做二不休地挑断了他手脚筋络。我看他早已是一个空壳子了。”

“是么?”颐馨长公主眼神却有些犹豫，“可我…不知为何总觉得不放心。朝廷上虽然没有人敢再反对我们了，各地的驻军也暂时被稳住，不曾进京哗变。可江湖上那些人却一批批的来!也不知道当初鼎剑候给了他们什么好处，如今他们这般舍命。”

梅霓雅站在高台上，凭栏看着底下重重的宫殿，月光将这些金壁辉煌的建筑抹上了一层银色，金属般冷锐。其中，不知道埋伏着多少

明教人马和大内高手。今晚来的那一批刺客、也已经被全数歼灭在这些阴影中了吧?可不知道下一批、又什么时候会来。

梅霓雅冷哼一声，长眉一挑："中原武林也实在太不识抬举了，敢和官家作对?"

"大胤兵荒马乱了这么些年，无君无父、强者为王，官家的威信早没剩多少了。何况那些江湖人义气为重、哪怕什么王法?"颐馨长公主有些苦笑地摇摇头，忽地不动声色扔下了一句话，"将来奉你们明教为国教时、大约还会遇到更大麻烦吧?"

明教月圣女低低笑了一声："长公主是要明教出手，替你除去鼎剑候的江湖势力么?"

颐馨长公主注视着杯中的美酒，一字字道："'探丸郎'一日不除，我一日不得安睡!"

长安探丸郎，原本是直属鼎剑候的杀手组织。当年鼎剑候听从智囊公孙斯远建议、从长安城的落魄寒微少年中招集武功出众者，恩威并施地培养出了一批杀手，以对付与他作对朝上官宦、阵前大将。每次行动前，那些少年杀手便探丸作分工：探得红丸者杀武官，黑丸者杀文官，白丸者则负责联络和收敛尸体——乱世中，"探丸郎"这个称号悚动一时，其在中原的威慑力不下于西域诸国听到"修罗潮之时。

夺宫之变后，颐馨长公主和明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禁宫上下，将鼎剑候掳为阶下囚。秘密倒戈的智囊公孙斯远、更用计引来探丸郎中排位前十者、由明教派出高手一一歼灭——一场血战后探丸郎剩余人马突围而去，便和深宫中的鼎剑候失去了联络。

朝廷也不是没有派人去追查，然而中原武林人多为鼎剑候故交、虽不好明着和朝廷作对，可暗中支持包庇却是少不了的。是以那个由

鼎剑候一手培养的杀手组织，一离帝都、就消失在茫茫江湖之间。

虽然遭到狙击后元气大伤、群龙无首，可这群长安少年郎依然以惊人的忠诚和毅力，坚持不懈地一次次冲击内宫、试图将主人救回。而夏氏扶植的朝廷势力、也时常遭到刺杀或破坏，一时间让大内御林军和明教都极为被动。

“妹妹隐忍深思，想来已有了妙计?”梅霓雅试探地问了一句，一直不知道这个看似弱不胜衣的娇怯怯公主心里、转着什么念头。

颐馨长公主没有回答，只是又倒了一杯酒、递到那个已经木无反应的王侯嘴边，看着那个傀儡听话地喝下，扯出丝绢替鼎剑候擦了擦嘴角，忽地回头对着梅霓雅粲然一笑：“我已派斯远去了南疆、把公子舒夜寻回帝都来。”

“公子舒夜?!”这一惊非同小可，既便决断沉稳如月圣女都变了脸色，“你疯了?居然去找高舒夜!他是鼎剑候的刎颈之交!现下幸亏他不知所终，如他在、你我今日大计哪里能成——你居然想把他找回帝都?这不是开门揖盗么?”

“我不抢先派人去找公子舒夜，难道还等着那些鼎剑候余党先找?”颐馨长公主蓦地冷笑起来，“那些余党们群龙无首、只缺一个领袖登高一呼——他们不去找公子舒夜还能找谁?与其让人勾结外盗杀上门，还不如开门揖盗来的大方些吧?我派斯远去埋伏在他身侧，将他引回了帝都，然后……”

琉璃错金的长甲套勾起了方才那个刺客的头颅，秀美纤弱的长公主笑了起来：“然后，等着看吧……我要把那些不怕死的家伙一网打尽!”

顿了顿，仿佛知道自己的语气过于激烈，颐馨长公主顿了顿，看着梅霓雅微笑了起来：“待得天下重归夏氏手中，必当与姊姊共享富贵。”颐馨长公主站了起来，手捧满杯美酒，神色肃穆，“到时，我必立明教为大胤国教、普天下建摩尼寺六百四十座，同时割敦煌以西十二州于回纥，姊姊为西域中原两地教母，天下无不奉若生佛。”

梅霓雅粲然一笑，接过酒一饮而尽：“但愿如妹子所言!”

月桂树下，大胤长公主和回纥教母相视而笑，一个娇弱文静、一个明丽爽朗。然而这两双纤纤玉手里、却掌握着扭转乾坤颠覆时局的力量!那是什么样一个乱世?当所有王室男丁都在内乱中自相残杀殆劲当大胤夏氏一脉只剩下一对孤儿，那个原本只会在深闺中待嫁的贵族女子竭尽了全力，终于将几乎被谋夺的国政保全。

两人还要继续说什么，忽然台下传来了脚步声，居然穿过了层层侍卫直冲台上而来。

不待月圣女发问，黑夜里一行明黄色的宫灯飘了过来，引路的宫娥身后是一座锦绣的肩舆，上面一个妇人怀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孩童，神色惶惑：“禀公主，皇上半夜醒来忽地不停哭叫，说要见公主。臣妾无法，只好……”

“阿姐，阿姐!”不等那妇人说完，那个孩童忽地哭喊起来，扑入了颐馨长公主怀中，“我怕!它们又来了……那些白色的小鬼、又在我床上跳舞了!”

颐馨长公主看着痴痴傻傻的弟弟，眼里那一点冷锐睥睨瞬间消失了，换上的是由衷的疼爱，连忙抱着小皇帝轻声哄：“小梵，小梵，不要怕，那些鬼早就跑了。啊?”

“它们没跑……我每夜都见到它们!阿姐，它们…它们从地下爬出来，在我床上唱歌跳舞，踩我……我、我要死了……”年幼的武泰帝哇地大哭起来，语无伦次，“阿姐，阿姐，你不要杀亚父碍…我好怕……亚父对我很好，你不要杀他……”

颐馨长公主，摇了摇头，无声地叹了口气——她的幼弟作为夏氏唯一的血脉、却自幼体弱多玻长到了七岁、智力却依旧停留在两三岁小孩的水平。而那一日、在亲眼见到姐姐猝然发动血腥政变后，年幼的皇帝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此开始夜不能寐，幻觉连翩。

也真是报应——那一次夺宫之变里、鼎剑候“正好”极乐丸的毒瘾发作，无法自控，然后接着中了她下在酒里的毒，失去了反抗能力——然而他的随身的侍从却不顾一切地战斗、没有一个人肯投降。直到最后一刻，那些忠心的侍从明知无望、居然纷纷服毒自荆

那一夜过后，整个景和宫内外，栏杆上、墙壁上、屋顶、台阶，全部溅满了血，犹如屠常阿梵当场就被吓得大哭起来，怎么也劝不住，神智更加痴傻了。

后来，为了对外掩饰这场政变、那些尸体被就地掩埋。景和宫外那片盛开的菊花底下，只怕都是些支离的白骨了……难道，真的是那些厉鬼缠上了阿梵?

改日等外面的局势平定了，该让梅霓雅请明尊降临、驱邪辟恶吧?

颐馨长公主耐心地哄着哭叫的弟弟，将他抱到酒席边上，让弟弟看着端坐在桌边的鼎剑候：“喏，亚父在这里呀!好好的，姐姐怎么会杀亚父呢?”

看到熟悉的脸，年幼的武泰帝止住了哭声，定定看着那张木无表情的脸，半晌忽地问：“亚父……真的活着?我觉得他死了呀……他这

样子，是不是死了?”

“胡说，亚父当然是活着的，”颐馨长公主勉强笑着，急于将弟弟抱开，“亚父只是倦了了，他每日要处理很多政务的，小梵你乖乖的睡，不要打扰他。”

“不!我要和亚父睡!要亚父给我讲故事!”武泰帝却不依，又大哭起来，“有亚父在，那些白色的小鬼才不敢来……阿姐，我要和亚父睡!”

颐馨长公主无法，抱着弟弟哄着，哄着哄着，不知为何眼眶就是一红，落下泪来。旁边的宫娥侍从噤若寒蝉，不敢出一声。

第二章　梦寻

九月已经是秋季，然而南疆一眼望去、还是那样葳蕤茂盛的浓绿。

暮色笼罩苗寨的时候，竹楼上的火塘边围坐着一家子人，气氛热闹。按照苗寨的规矩，那个远方来的白衣客人喝过了三道茶：第一杯是油茶，第二杯是苦茶，第三杯是甜茶。丝毫没有不习惯的表示，白衣客人不动声色地将五味杂陈的酒喝了下去，赢得了火塘边苗人男子叫好一片。

“舒夜，拿着。”主人家的孩子阿岩将斜支着的竹筒从火上拿开，用小刀一剖、便成了两碗喷香的米饭，递给了那个白衣人一份，自自然然地叫着客人的名字——却全然不知这个名字背后、曾经有过怎样惊天动地的过往。

鱼已经烤得焦黄，火塘旁坐着的老人斜过身子、眯着昏花的眼睛将手中某种果实碾碎了，细细撒在上面，竹楼里陡然便弥漫开了一股奇异的香味。老人用筋脉暴凸的手将鱼分成几块，夹了一份到他碗里。

然而这样热闹舒展的气氛里，公子舒夜依然心急如箭，没精力绕圈子客套，便从怀中抽出那轴画卷，跪坐在老人面前，徐徐展开，恭敬地提出了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请问寨老，您见过这个人么?您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么?”

老人喝着玉米酒，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看了看白衣客人，没有回答。

“我找了她很久……从西域大漠一直找到了这里，”公子舒夜知道这位异族老人是扶郎寨的寨老，同时也是苗人中的鬼师，在当地有着

极高的声望，此刻恭谨的俯身请求，从怀中掏出一封金叶子，放在老人面前："她是我妻子，我走过了千山万水、就为了找到她。您若能指点一二，我必然竭尽全力报答。"

老人眼睛霍然睁开，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声厉喝："送客!"

所有人都惊住，火塘边喝酒的男人们都面面相觑。

"阿爷!"阿岩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哀求着叫了一声，嗫嚅，"我知道这个画上的人来过家里。舒夜是个好人，你帮帮他吧。"

"好人?你知道画上是谁?你看到银箭和金弓了么?这是拜月教里的东西，"老人咳嗽着，浑浊的眼睛里放出戒备的冷光，"竟然敢说神女是他的妻子!还试图用金子来收买我们——亵渎月神的人!你快快送走他，不然拜月教知道了，会连我们一起惩罚的!"

一听到"拜月教"三个字，所有人都噤声，连阿岩也低下头去。苗疆万里，巫蛊之道众多、大小教派林立，而拜月教却是执牛耳者，拥有无数的教徒——这个扶郎寨的苗人也大半是月神的信徒，此刻一听老人说来客打听的是侍月神女的下落，立刻起了敌意。

"侍月神女?"公子舒夜怔住，然而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沙曼华在来到昆仑大光明宫之前、的确是苗疆拜月教中地位崇高的神女，为了两大教派的联盟而被派往西域的。

记忆中，沙曼华的形象总是和雪山、荒漠、古城联系在一起，他几乎已经忘了这个女子的真正身份，忘了这个葱郁浓绿的南疆才是她真正的故土。

"对，我竟忘了她是拜月教的人……"公子舒夜喃喃，忽地醒悟，"那么她是不是回了月宫?"但火塘边所有的苗人都对他冷眼相看，没有

人再回答他一句话。

“走吧。”阿岩扯了扯公子舒夜的衣服，递了个眼色。走下竹楼，阿岩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低声道：“原来你找的那个人是侍月神女……那谁都帮不了你了。”顿了顿，少年又补充，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半年前她们来寨子里的时候，和那个神女一起的婆婆已经奄奄一息了，似乎是感染了极厉害的瘴气和巫毒——阿爷说只怕只有灵鹫山月宫里的风涯大祭司才能救她的命。那个女子就背起那个婆婆走了……”

“是去了月宫?”公子舒夜脱口，一把抓紧了阿岩，“告诉我月宫在哪里!”

阿岩站在吊脚楼的竹梯上，压低了声音和来客说话，生怕楼上的族人听了责骂：“没有人知道月宫在哪里——阿爷说，月亮是从灵鹫山背后升起的。”

“月出之处么?……”公子舒夜神色一震，扬眉，“向着东方一直走，到了天之涯、定然就能看到月宫了!”

到天之涯?少年被那样斩钉截铁的语气惊住了，带着钦佩的眼光看着这个白衣客。

“多谢你。”公子舒夜不再多说，将怀中的金叶子放入阿岩手心，便连夜上路。

阿岩忽地想起了什么，脱口惊呼起来：“别出去!舒夜，不能出寨子!”因为惊慌，他顾不得压低声音不让楼上族人听到，嘹亮清脆的嗓音忽地划破了苗寨静谧的黑夜。

公子舒夜已经掠出了十几丈，此刻诧然回头，看着少年从吊脚楼上跑下来。

阿岩跑得气喘吁吁，脸色焦急：“晚上不能出寨子!这几天不知道有什么事，外头每座山头上都有‘五蛊神’赶路——所以夜里是万万不能上路的!”

“五蛊神?”公子舒夜微微一怔，苗疆巫蛊之道横行、时时处处都有忌讳，这些他不是不知道的——可此时此刻以他的心情，实在不想再耽搁片刻。他对阿岩笑了笑，手指轻点、袖中的承影剑跳出了一尺：“没关系，无论什么蛊，都伤不到我的。”

看到客人不听劝阻，阿岩更是焦急，顿足：“你听听!仔细听听!五蛊神在夜里赶路呢!”

夜风是冷而湿的，夜里有淡淡的雾气从周围群山中飘来，游弋在寂静的苗寨里，仿佛一个个淡白色的幽灵。然而，就在着万籁俱寂的夜里，细细听去、却有细碎的簌簌声连翩响起，仿佛极远处有数不清的细小蛇虫在夜中行走。

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细碎声音、让人听久了心里不由生出层层寒意来。

公子舒夜眉头蹙起，问：“五蛊神?那是什么?和拜月教有关系么?”

听得“拜月教”三字，阿岩的神色也恭谨起来：“五蛊神是苗疆的神物碍…到了夜里，凡是月光照到的地方、山岭大地都是五蛊神的行道!它们只听从拜月教主的指令，也只有教主有驭使五蛊神的力量*—你千万不要出去、以免挡了五蛊神的路……”

“阿岩!在这儿罗嗦什么呢?”这边话没说完，几个族中壮丁已经赶来，一把拉开了少年，“阿爷让你赶快回去!半夜三更的，是五蛊神赶路的时候，惊动不得!”

少年挣扎着，却拗不过几个壮汉，被叔伯们拖着往回走去，嘴里还是一叠声的嘱咐他、千万不要在夜中离开寨子。

公子舒夜握着剑，站在一团团飘移的雾气中，并没有回答，只是对着那个苗人少年微微一笑、转身消失在夜色里。阿岩大声的叫他，白衣客人却再也没有回头，浓重的黑暗迅速地将他整个人裹入、湮灭。就如那样瞬忽地来到这个荒僻的苗寨一样、又瞬忽地消失了。

他去了哪里?是月出之处的灵鹫山么?那个天之涯……可能真的到达?

第三章　百鬼夜行

南疆的草木是出奇葱郁的，一踏入扶郎山麓的林间、行不得几步，头顶便没了一丝月光。脚下是软而湿的落叶土壤，藤葛垂挂纠缠着，仿佛在密林中布下重重叠叠的罗网——这种山林，除非是阿岩那种自幼生长于斯的土著、才能在暗夜里穿过重重密林赶路。

再一次劈开挡路藤葛的时候，公子舒夜终于吐出了一口气，放弃了连夜上路的想法——或许，自己真的是太心急了?然而不等他找到地方休息、等待天明上路，四野里那种诡异的簌簌声又响亮了起来。

仿佛千万微小的动物贴着地面急速爬行而来、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碎响声。整个空旷的扶郎山麓、四处充溢了这种单调而可怖的声音!

五蛊神?难道这就是苗人口中拜月教驭使的五蛊神?

公子舒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里，试图听声辨位、然而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声音充斥了每一个方位，根本分不清。在他凝神不动的刹那、忽然间有冰凉的水流一掠而过，湮没了他脚背——是什么?

那一瞬间、本能让他就要拔地而起，一剑挥下。然而他还是忍住了，一动不动。

一阵阵冰冷的触感从脚背流过，源源不断，伴随着另一种诡异的咝咝声——蛇!暗夜里从四面八方山野中涌出的、竟是无数毒蛇!那些不知何处涌出的蛇汇聚成了巨大的洪流，在黑夜里急急赶路，朝着某个方向涌去。

空气中涌动着腥甜的味道，让他几欲呕吐。然而置身于巨大的蛇流中，他不敢乱动分毫，生怕自己一动、便会惊动这些夜中赶路的蛇

群。全身肌肉都已经蓄满了力道，剑气弥于指尖，在一条毒蛇刚从脚背溜过、第二条尚未赶到的那一瞬间、他瞬忽飘起，半空中手指攀上了一根藤萝，身形便如一只大鸟稳稳落到了枝头。

枝叶间总算抖落了几星亮光，破开了南疆密林中令人窒息的黑暗。

然而借着那一星光亮一眼看去，公子舒夜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忙不迭的松开了手指、足尖一点树枝、再度掠起——蜘蛛!在密林的枝叶间，居然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蜘蛛!那些蜘蛛色彩斑斓、形状颜色各异，均是巨毒之物，此刻却也和那些毒蛇一样、自行成群结队地沿着枝叶爬行，朝着同一个方向匆匆而去。

再也不敢触碰任何地方，他一连用剑借力几次，才跃出了那片林海，在一颗巨大的桫椤树梢停住了脚，吐了一口气——桫椤树是一种奇异的树木，据说在这种树身侧一丈之内、没有任何毒草毒花可以生存。而显然这些暗夜里赶路的毒虫也畏惧着这种相生相克的力量、纷纷绕开了它，继续着自己的行程。

这棵桫椤树高达十多丈，远远超出了树林中其余同类，枝干如云一样铺开。

公子舒夜就坐在这棵出尘的灵木上，看着脚下那般诡异的情形出神——今夜是满月，月刚至中天，将清冷的辉光洒遍了岭南大地的苍莽群山。而在这皎洁的月光下、满山遍野的树木都在微微起伏，仿佛有微风不停吹拂。

其实，是每一棵树木的枝叶间、都有无数各类毒虫在蠕动!

他将枝叶削开了一些，让月光透入底下的密林，看着暗夜里的毒流匆匆汇聚、涌动。不知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然而在桫椤树上

俯瞰下去，连公子舒夜这种艺高胆大的剑客、都有一种从心底冒出的寒意。

他看到了恍如梦境的景象：那些毒虫仿佛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分门别类、秩序井然。无论是蜘蛛、毒蛇还是蜈蚣蝎子，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一个都循着同类的脚步前行，不同族类之间绝不逾越半分。行路中、不时会有强壮的同类跳出，和领头毒物厮杀，所以领头的毒物也在不停的更替，优胜劣汰、直至越来越强壮。

这一切都井然有序，仿佛暗夜里有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一切，让这些毒虫俯首帖耳。

他忽然明白过来了——苗人所谓的五蛊神、便是这些毒虫吧?毒蛇、蜈蚣、蝎子、蛤蟆和蜘蛛，这苗疆里用来提炼蛊虫的“五毒”!这几年来行走于南疆大地，他也看到过有能人异士操控蛇虫、甚或施用异术;然而，能控制这么多毒物、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迁徙，这根本超出了他以前的见闻!

是拜月教主?能有如此操控毒物力量的，在苗疆只有拜月教主了吧?

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召唤和迁徙毒物，又是为何?莫非是教中出了什么大事?

公子舒夜坐在三十丈高的桫椤树上，俯视着脚下浓荫密林，心事重重。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诡异莫测，非常人所能想象。他孤身一人一剑闯入南疆，此刻真是有了沧海觅一粟的茫然。

若一切如阿岩所说，那么沙曼华来到这个扶风寨已经是半年之前、那之后她便带着明教长老妙水婆婆，骑着白狮去了灵鹫山月宫——她是拜月教的人，对苗疆一带应了如指掌，那么，现今、她应该

已经到了拜月教总坛月宫了吧?而看现下这种情况，拜月教内部，应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故，才会惹得苗疆千山蛇虫横行。

不知道她如今、又是如何……

如果跟着这一群迁徙的毒虫走去，迟早也能碰到和拜月教相关的事情，进而打听到那个渺若云汉的月神之宫吧?

灵鹫山上的月色似乎分外的明澈，仿佛月神也偏爱自己的教民、将天下月华中的三分慷慨地倾泻在了山顶的月宫中。

圣湖和神庙沐浴着月色，然而一向信徒众多、彻夜祈颂不绝的月宫里，此刻却笼罩着一层死一样的寂静，空气中充满了不祥的血腥味，侧耳听去、满山遍野的咝咝声如潮水般涌来，无数的毒物汇集在月宫周围、将这个南疆圣地包围，如同一座孤城。

高高的祭坛上，伫立着一个女子的身影，披散着长发，广袖长襟，对着当空朗月举起了双手，高声祝诵着什么，每一次她声音转为尖利的时候、四野中蛰伏待命的毒物便是一阵骚动不安。那女子穿着白色的长袍，上面刺绣着极端繁复的曼珠沙华的花纹，孔雀翎毛的饰边，在暗夜中灿烂夺目。

她的脸是象牙一样柔和光洁，额头很高，有着智者和神女交汇的光芒，散发出震慑人心的美丽。漆黑的发上没有任何首饰，只在左边脸颊上用金粉画了一弯极小极小的月牙儿，闪着黯淡的金色，仿佛是第三只金色的眼睛，窥探着教众的心灵。

那是苗疆至高无上的拜月教主的身份表记。

然而此刻，这张美丽的脸却是苍白而严肃的，甚至因为紧张而微微扭曲。她不停的祷告着，一边抓起案上朱红色的粉末、投入到祭坛中央的石鼎中——嗤啦一声，腾起了一股淡红色的烟雾。那粉末是由

金线菊、黑心莲、毒蟾卵、沾了瘴毒的菌类、再加上拜月教圣花曼珠沙华几种毒物烧灰炼成，只要一丝一毫的气味散播出去、四野毒虫无不俯首听命。

红雾散入空气、四围的毒物蓦然发出了可怖的嘶喊，相互扭打在了一起!翻翻滚滚中，终于又有五只毒虫成为各族之王，从四周向着祭坛爬了过来。

拜月教主将手伸到了神鼎上，指尖忽然滴落了一串殷红色的血珠。

那五只毒王仿佛嗅到了血的味道，一跃而起，直直投入到那滚热的神鼎中，在里面再度剧斗起来。而拜月教主只是将手伸在神鼎上方，不停将自己的鲜血注入其中，口唇开启、喃喃地祝诵着什么，脸色越发苍白得可怕。

“夷湘，你竟然不惜使用分血噬魂术、也要制我于死地?”圣湖边上，一个白衣人遥望着高台上施展蛊术的拜月教主，嘴角忽然露出一丝冷笑，“你难道不知，历代拜月教主、从来都不会比大祭司拥有更强的力量?”

月光照在湖面上，泛起万点银光，映照在另一袭白衣上。也不知是那袭白衣用什么织成，皎洁的月色被湖光一映、竟仿佛活了一样，在衣襟上流动。然而璀璨夺目的、还是那位白衣人深碧色的双目，以及额环上那一块血红色的宝石。

暗夜里，那一点光芒分外夺目、竟似震慑住了一旁蠢蠢欲动的剧毒蛇虫。

这一次月宫内乱，拜月教主与大祭司彻底决裂，相互间斗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他身侧重重叠叠堆满了各种各样毒蛇蜈蚣的尸体，几乎垒成了一道三尺高的墙。然而后面黑暗里，依然有无穷无尽的毒物准备着张牙舞爪扑上来——白衣祭司伸指点出，背后圣湖中死水微澜，仿佛有什么跃出了水面、让空气陡然发出了奇妙的扭曲——那是应祭司召唤而来的鬼降。似乎有无形的力量瞬忽出现、将一只跃来的毒蛤在半空化为齑粉。

“去!”就在此刻，远处高台上陡然传来了拜月教主凄厉的语声!

药物和血混和的味道还弥漫在风里，而神鼎随着那一声厉喝轰然碎裂——原本入鼎的五只毒王赫然无踪，从中腾起了一只庞然大物!那只怪物蜿蜒在半空、身长几达一丈，两只眼睛在暗夜里发出红惨惨的光，瞬忽扑近、遮蔽了他头顶上的所有月光，张开了遍布利齿的血盆大口。

“蛊王!”风涯大祭司脱口低呼了一声，按住了额心的那枚红色宝石——那是拜月教三宝之一的月魄，可以辟易一切邪魔异兽。

然而，不等他发动降头术召唤鬼降，头顶的月光陡然消失了。月光一旦消失、他的力量便滞阻了一下，湖水中的恶灵居然不曾听命涌出!

“夷湘……我将你从小带大，教给你一切、你如今竟这般恨我?”在蛊王当头扑下、一口咬住他半边肩膀的时候，风涯祭司反而没有丝毫痛楚的感觉，眼里深碧色慢慢凝结成冰。

他忽然长笑起来，声冷如冰，大笑声中、额环上红宝石如一道电光贯穿了蛊王的身体，那个庞大的怪兽、居然应声裂为两半!

白衣祭司风一般地从漫天下落的血雨中掠过，转瞬逼到了神坛前。

“起!”拜月教主却丝毫不惧，手指一点，周围无数的蛇虫毒物便如雨般扑了过来。然而这些普通毒物、又如何能阻挡祭司的脚步?风涯祭司如天外飞仙般掠过，手指探出、已然点住了拜月教主颈侧的血脉——然而奇怪的是她居然不避不闪，眼里也没有畏惧的光。

“夷湘，你竟敢叛我!”风涯大祭司眼里陡然闪过妖异的狠光，手指并拢，厉声。

“风涯大人!”就在那一瞬间，他听到了暗夜里有个声音急促地唤了一声。

是沙曼华那小妮子还没走么?也真是可笑……这个昔年被送往大光明宫的神女居然自己跑回来了，可一回来、偏偏遇到了教中最大的一场内乱。

她和夷湘童年时一起被自己带大，如今舍不得让他杀了夷湘吧?风涯大祭司冷笑，手上却片刻不停，手指微一用力、便掐断了拜月教主纤细的脖子——那一瞬间、温热的血如喷泉一般濡湿了他的手，他怜惜而轻蔑地看着这个即将失去生命的女人，叹了口气：“背叛我的人，死后只能永困湖底。”

夷湘却在笑，眼睛里充满了嘲讽。怎么?陡然觉得有什么不对，他想回头、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瞬间不能动弹了。是血咒-…是夷湘居然用自己全部的血下了咒术，在这一刹那把他困在了神坛上!

“风涯大人!”背后那个声音越发惊慌焦急了，“小心!”

他努力想解除身体的麻痹，然而这个用生命作为代价的咒术太过可怕，即便是拜月教灵力无上的大祭司、都被困住了动弹不得。在眼角的余光里，他看到了极其诡异的景象——在他身后的黑夜里，那一只被剖为两半的蛊王、竟然又重新复合了!

巨大的蛊王呼啸而来，冲向祭坛上的两人。夷湘的血似乎刺激得它发了狂，不管不顾地要将祭坛上所有人都吞噬下去!

“祭司大人!夷湘姐姐!”暗夜里的声音是撕心裂肺的、沙曼华从远处急奔而来，眼看已经来不及赶到，便立住了脚，引弓发箭，连珠成一线——那一瞬间、七道光华撕裂了黑夜、追逐着那条蛊王腾空的轨迹，将巨大的妖兽钉在了虚空中!

第四章　拜月教主

好长的噩梦……原来，祭司也是会做梦的么?或者只是暂时的魂不附体?恍惚中，他依然停不下思考，在虚浮的感觉中不断的自问自答。

那也是这长得看不到的岁月中、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不出现意外、遇到比自己更强的术法家，拜月教的大祭司是不会老也不会死的。他们的生命远远长于一般人——许多人都奢望永生和无上的力量，然而没有人知道永生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在苗疆至高无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不过是一个怪物。”依稀中，想起前一任祭司帝江对他说过的话——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少年，有幸被拜月教大祭司收为弟子，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拜月教的大祭司偶尔会收徒弟，传授一些术法秘籍，引导他们窥探天地的奥义。但在那些徒弟几乎都无法触摸到祭司的宝座——因为师傅是永生的，而凡人终将老死。那些徒弟往往只是作为拜月教的左右使者、终其一生。

然而帝江在说过这句话后不久，却真正的死去了。

师傅在琼州那边和一个当地著名的鬼师斗法时死去的——那时候全南疆为之震惊。谁都没有想到那个五仙教的鬼师有如此厉害的术法修为，竟然将拜月教大祭司都斩杀在半空!为了给师傅报仇、也为了挽回拜月教在南疆的至尊地位，他在继任祭司后去往琼州，一番斗法恶战后、终于杀死了那个鬼师。

“那个拜月教的祭司……根本没有…布下防御的结界。”临死前，那个鬼师忽地喃喃道，有毕生未懂的惊诧，“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想他是知道的。师傅，根本是想彻底结束这种“永生”的苦境。

然而，永生是苦境么?

那之后又过去了多少年?已经不记得了……在拜月教中，祭司是至高无上的，教主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刀姬、阿慕、摇光……直到夷湘，他忘了自己到底从南疆苗寨万千教民中、选出过多少神女。又从那些神女中、封了几个教主。

那些出身高贵的少女、被所有教民尊称为月神的纯血之女，然而，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容易朽烂的白骨而已。他也曾收过几任徒弟，然而那些徒弟比他更早地“转生”去了……

凡人生生不息，神祇明明灭灭——而他又算什么?

“我们不过是怪物。”恍惚中，他苦笑着、喃喃重复师傅当年的话语。

“嗯?你说什么?风涯大人?”忽然间耳边听到一个怯怯的声音，询问。

这个声音……是沙曼华?那个被他当年送往西域大光明宫的丫头?他游离的神智陡然一清，睁开了眼睛。入目的便是湛蓝的天空，和一张惶急的脸——那个丫头……当年十岁就被送往昆仑的丫头，居然长这么大了?也变得这样美丽。

他忽然有些感慨，想抬手，却发现手臂没有力气。

——是昨夜和夷湘那一场决斗、消耗了自己太多力量罢?而因为事涉内乱，他一早就下令弟子昀息带着所有拜月教弟子退入半山别院，

不许踏入月宫半步。因此到了现在、这个空荡荡的山顶上，只有这个不听号令的丫头和自己同在。

他心里陡然一凛，迅速地看了沙曼华一眼，不知道这个丫头是否看出了自己此刻的状况——“夷湘死了，你便是教主。”想也不想，他蓦地开口，试图稳住她的心，“招集教民前来吧，我现在便在神殿内举行仪式、与你封号。”

“嗯?”然而沙曼华怔了一下，没有表示欢喜，环顾着四周尸横遍地的样子，再也忍不住：“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夷湘怎么会杀祭司大人?她、她从来都很景慕风涯大人您的碍…她、她昨夜的样子就像疯了一样!”

“她是疯了。”祭司冷笑起来，隐约带着彻骨的失望，“权欲激得她发疯了……她想杀掉我、做真正的教主!我给她的已经够多，她却总是不知足。”

勉力调着内息，他慢慢扶着地坐起来，巡视着俨然修罗场的月宫，嘴角浮出冷笑：“沙曼华，看来当年我是小看了你的潜质——十五年后，你居然有了射杀蛊王的力量?西域大光明宫，果然也是名不虚传。”风涯微笑，眼神却是冰冷的，示意：“扶我起来!”

沙曼华上前扶起了白衣祭司，感觉他的手如冰一样寒冷。

“看来，倒是你没有辜负我当年的心血。”侧头看着惴惴不安的女子，风涯嘴角慢慢溢出笑意——忽地抬起手，在沙曼华颊边划了一下，勾出一弯新月的形状：“我原本还在想、夷湘死了，该从现任的两位侍月神女中选哪一位当教主?——看来如今是不用费脑子了。”

然而沙曼华脸色苍白下去，顿了顿，仿佛鼓起了勇气，才开口：“祭司大人……我、我不是为了当教主才回来的。妙水婆婆染了瘴毒，

都说只有您才能治，所以我……才冒昧再回到这里，求您救她。”

“为了那个老婆子么?”风涯再度诧异，蹙眉看了一眼白狮上驮来的老妇，“她染了桃花瘴和碧蟾蛊，没救了。”

“祭司大人!求求您救她!”沙曼华吓了一跳，哀求，“只要还有一口气，以您的力量、都能将她救回来!”

风涯的眼神却一直是冷淡的，“那老婆子不是教民，凭什么要我救她?现在我们拜月教和明教、早已经没有瓜葛了——中原在剿灭魔教，我可不想把我的教民拖下水。”

沙曼华拉着他的衣袖，苍白了脸：“祭司大人，求求您。”

“你答应留在教中继任教主，我就救她。”风涯冷冷扔下了一句话，再也不和这个哭哭啼啼的女子纠缠，“否则，就去准备她的后事吧!”

为了清理月宫，用掉了整整半个月。那些蛇虫的尸体遍布墙角沟渠、甚至连檐角天花上都有，仿佛全南疆的毒虫都源源不断地赶到灵鹫山、并将此作为最后的墓地。

夷湘应该是用了份量惊人的召蛊药引、把药味弥漫到四野，以至于在她死后，那些毒虫还在陆续不绝地赶赴灵鹫山。月宫里所有教民都在努力与那些遍地蠕动的蛇虫斗争，用尽了一切手段。那些过惯了养尊处优日子的侍女们、时不时地为一只爬到裙裾上的蜘蛛尖叫。

风涯从回廊上走过，看着神圣月宫中从未有过的混乱景象、只觉得好笑。

看来，活得长久些还是有好处的，起码总有些新奇的乐子可以看。

“昀息，她还不肯出月神殿么?”走过回廊的时候，他询问身边的弟子。那个白衣垂髫的少年有着高爽的额角和苗人深碧色眼睛，明朗却深不见底，应也是跟着大祭司修行了不少年，举止风致居然和风涯宛然相似。此刻听得师傅询问，便低下头去回答：“是的，神女一直在月神殿里为妙水祈祷，三天不曾出来半步。”

“求那尊玉石人偶有什么用?”风涯冷笑起来，一拂袖，转头离去，“想不到那丫头还这么倔，当拜月教主有什么不好?居然拂逆我?”

少年不敢回答，只是随着祭司的脚步又转过了几个弯。

夷湘此次的背叛、只怕是真的触怒了师傅——不然多年喜怒不形于声色的师傅不会有此刻的语气，更不会有此刻看着月神庙神思恍惚的情形。然而……身为大祭司，一切悲欢喜怒都属于摒绝之列的吧?因为平日里驭使鬼降、降服恶灵，所耗费灵力已经太大，已无心再对这些凡世作出任何回应。而且，任何属于软弱的情绪、都会成为遭到反噬的致命弱点吧?

那一瞬间、少年深碧色的眸子里，闪过了冷电般的光。

无言地穿行在圣湖旁的长草中，风涯忽地开口：“昀息，你跟了我多久?”

“十一年。”少年恭谨地开口回答。

“才那么短的时间碍…”大祭司忽地笑了一下，略微有些诧异，“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弟子了。看来我的眼光还是没错——什么出身高低根本不堪一提!你当年不过是个琼州横云峒里讨饭的孤儿，可全苗疆寨老的儿子、又有哪个能比得上你?”

少年低着头，恭谨地回答：“师傅再造之恩，昀息永生不敢忘。”

“干什么?我不是要你感恩，只是考验自己的眼力罢了——”风涯笑了笑，转过身去没有理睬弟子，望着天，忽地发问，“你自问、如今学到了我几成本事?”

昀息怔了一下，一时间居然不知如何回答。许久，才道：“弟子不知。”

“不知?”风涯眼神转为严厉。

“师傅宛若天人，弟子根本不能揣测一二，更无法估量。”昀息仰望着圣湖边上白衣翻飞的祭司，由衷回答，深碧色的眼睛瞬了瞬，不知是惭愧还是失落。

“哦?”风涯大祭司忽地扬眉笑起来，若有所思，“若一日你能真的杀了我，便到了可以继承祭司之位的时候吧?”

不等惊诧的弟子作出反应，风涯大祭司大笑起来，广袖一拂，转身离去。一如平日那样傲然自信，有睥睨天地、不容人质疑插手的霸道和决断。

空旷的神殿里，只有滴漏的声音呆板凝滞地响着，伴随着老妇人急促空洞的咳嗽声。沙曼华紧紧抓着妙水的手，看着形容枯槁奄奄一息的老妇人。

白衣少年依旧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从未说过一句话。

躺着的老妇忽然猛烈咳嗽起来，喉咙里的黑血涌了出来，她连忙用手去擦，然而那些粘腻的血块大量地涌出，染透了她的手、流到她袖子上。看到妙水婆婆脸上乍现的黑气和污血中夹杂着的内脏碎片，她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紧紧抱住了老人：“婆婆!婆婆!”

那一刹那死亡将要夺走亲人的恐惧和不甘压倒了一切，她猛然大哭起来，对着昀息大喊：“祭司!风涯大祭司!你快去叫他来!”

第五章　封神

八月十五的月色是一年中最好的，灵鹫山顶的广场上，宛如水银泼地，照得每个教徒的白衣泛出微光来;不远处的圣湖映着月光、璀璨晶莹。全体拜月教徒匍匐在地，无数袭白衣铺得神殿旁宛如下了一场雪，祝诵声如潮水般绵长。

拜月教诸位长老都已经到齐，列队跪在神像前，仰视着神前的白衣祭司。昀息捧着白玉仰钵，跪在万盏灯火前，等待着仪式的正式开始。

骨节修长的手指伸到玉钵里，略微蘸了一点金粉，轻轻按在女子软玉般的面颊上。

“真是美丽。——十五年前为什么会送走你呢?”对面的白衣祭司微笑起来，深碧色的眼里闪过满意的表情，抬起了手，扶住她的脸。她闭上眼睛，感觉到那微凉的手指微微一顿，在她左颊抹过，留下了一弯淡金色的新月形记号。

那是一旦印上、直至死亡才能消除的印记——拜月教教主的标记。

“月神之子，新教主沙曼华!”风涯大祭司拉过她的手，面相神殿外的无数教徒，高呼。月光通过屋顶特制的小孔射落，正好照在那一弯新月上，发出璀璨的金光——底下的教众沸腾起来，欢呼声响彻云霄。

“婆婆呢?”在万众欢呼里，新任教主却惊疑不定地站住了脚，不肯随着大祭司一起出去接受教民的朝拜，转头低声问，“我已经答应了，你……”

“我若拖到现在才救她，只怕也要有起死回生的本事。”风涯祭司嘴角露出一个微笑，拉住她的手往外走，“妙水早已无事。你走出去，就能看到她了。”

月光在他们并肩踏出神殿的刹那倾泻而下，如此的明亮皎洁、一瞬间让她目眩神迷。风涯祭司拉住了她，抬起手来，指着前方——越过千万白衣的教众，她看到了人群最后那张熟悉慈爱的脸。站在人群后，看着高台上脱胎换骨的女子，老人脸上的表情却是悲哀的。

“放我师傅走。”透过纯金的面纱，沙曼华的眼睛盯着远处的老人。

风涯微微笑了一笑，似是不介意地点点头：“好啊，放就放——不过，你别忘了我既然能救她、同样也能反手就取了她性命。不管她去到哪里都一样。”

“你……你对婆婆下了蛊么?”沙曼华一惊，忽地叫起来，“你是不是对她下蛊了?”

她的惊呼被压在咽喉里，根本无法吐出。白衣祭司只是手一覆便压住了她的所有动作，她身不由己地被拉着走出了神庙，根本无从反抗——在那样霸道得足以俯瞰天地的力量面前，所有人都犹如草芥!她拼了命挣扎，然而她手边没有弓和箭，而她自身那点灵力、又如何能和大祭司抗衡?

外面的教民看到新教主和祭司并肩步出神庙、来到月下，再度爆发出了欢呼。

“放开我!放开我!”她想叫却发不出声，旁边那个人依旧只是若无其事地淡然微笑，仿佛熟练操纵着木偶的傀儡师，将面前所有按他的意愿支配——她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反抗，然而压制力却是随之一次

次加重。似乎也略微感到了吃力，大祭司脸色严肃起来，不再带有笑意。

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完美地到了尾声。一切结束后，大祭司和新任教主缓步走下神台，走过开满曼珠沙华的神道，向着白石砌筑的居室走去。

所有教民都匍匐在地上目送。沙曼华完全身不由己地被拉着，如木偶般做完了所有事。仪式完成的时候，月已西沉，他们并肩路过曼珠沙华花丛。风涯祭司松开了一直压着她腕脉的手，沙曼华得了自由，那一瞬间、愤怒和不甘如同火山般从心里爆发出来。

她觉得全身恢复了力气，一抽手退开两步，狠狠瞪着那人，脱口就叫了出来："难怪夷湘要杀你!你这样的人、谁都会恨死你!"

月夜下，白衣无风自动，风涯大祭司眼色慢慢凝聚，落在华衣美服的新教主身上，嘴角的笑容僵硬如刀刻："哦?你也想杀我了?学夷湘学得这么快碍…当上教主才不过一天呢，还是等你翅膀长硬一点再说吧。那之前，最好给我乖一点。"

他的手缓缓握紧，又慢慢松开，便沿着花径走了开去。

沙曼华站在盛放的红花之下，看着风涯祭司远去——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她看到那一袭白衣无声无息地跌落在花丛中。

"祭司?风涯大祭司?"沙曼华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问，然而那个人没有回答。

怎么会这样呢?从小起，记忆中从来没有看过祭司大人有过这样的情况。

——他出了什么事情?

直到第二夜的月亮升起的时候，她才听到了答案——“你以为夷湘她拼了命、却真的没有伤到我分毫?拜她所赐，我起码有三个月不能使用灵力。”

空洞整洁的白石屋子里，深碧色的眼睛睁开了，额心的红色宝石映着外面的月光，似乎给苍白的脸笼上了一层血色。风涯大祭司站了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着窗外的月色，开口：“怎么不杀我呢?和那个夷湘一样?杀了我，你就可以和你婆婆一起离开拜月教、去你想去的地方了。或者，你还可以做至高无上的拜月教主，真正主宰南疆。”

沙曼华不答。许久，手指绞着发丝，低声回答：“祭司大人、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

“哦?”风涯挑起长眉，忽地笑了一笑，脸色转瞬温和起来，“难得你倒是还记得幼年养育之恩——很多人都早就忘了。不过幸亏你也没有起歹心，不然此刻定已尸横就地。”

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他伸出手比了一比：“你和夷湘一起被选入月宫的时候，还只有那么一点大。”嘴角又浮起了一丝笑意，白衣祭司那一瞬的神色变得分外温和：“真是可爱……人只有在什么也不懂的童年时才是最可爱的——一旦长大了，心魔也就生出来了。”

“夷湘一直很敬慕祭司大人的!”忽地觉得不忿，在风涯祭司面前一直怯生生的沙曼华抬起头来，脱口反驳，“若不是你把她当傀儡，她一定不会这样痛恨你。你一定是把她当孩子一样管着、时时处处操纵她!谁都受不了这样，所以夷湘当然恨死你了。”

顿了顿，她复又低下头去：“不过…她为了这个就要杀你，也是不对。祭司你从小把我们养大，教我们武功术法——夷湘…也太任性孩子气。”

风涯祭司没有回答，只是在白石窗口侧头看着她。“还像个孩子的应该是你吧?……沙曼华。”他忽地微笑起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来指责我?”

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抚养两个神女的时候，祭司在她面前坐了下来，极其耐心而安静地一一解释：“夷湘野心很大、觊觎权柄已经很久了，你知道么?她不但想推翻我控制拜月教、甚至还想染指中原逐鹿的局面*—我和明教断交、就是为了不然我教卷入漩涡里去，让教民在南疆平安生息。可夷湘觉得不够…她甚至私下派出使者、向目前中原朝野中的霸主鼎剑候示意结好，想先支持鼎剑候谋夺大胤、再联合其南征苗疆!”

“什么?”沙曼华脱口惊呼起来，记忆中、夷湘是绝不可能作出如此大胆的举动来的!

“可鼎剑候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回应她的请求，所以夷湘就等不及了。她就自己先下手了，”风涯祭司微微阖了一下眼睛，吐出一口气，“她联合了教中几位长老、想趁着月蚀之夜召唤南疆所有毒虫炼制蛊王，将我一举诛杀——然后……再用教中秘法、吃掉我的身体，便可继承我的一切力量!”

“什么!”沙曼华惊叫起来，“她要吃你?怎么可能!她疯了吗?”

“也只有你还念着养育之恩。而很多人早已经忘了。”风涯祭司微笑起来，月光照在他依旧年轻英俊如往昔的脸上，泛出玉石般的冷光来，“在长大后的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令人畏惧却无可奈何的怪物罢了。他们总是嫌我给他们的不够多，碍了他们的路。”

“祭司大人……”沙曼华愣住了，抬头看着风涯大祭司——这个幼年时记忆中极度强悍而凌驾一切的人、嘴里居然吐出了这样的话语。

“我带大过多少孩子?早就不记得了，也不过是无聊找事情做罢了——也不指望你们真的感恩。”风涯祭司抬头看了看外头的月色，忽地笑，“当年真不应该送走你。为什么我那时总是觉得你比较笨、又优柔寡断呢?还是，明教霍恩那个老头子手段比我高，所以把你教导成了这样一个好孩子?”

“教主才不管我——他只相信苏萨珊和梅霓雅。”沙曼华撇嘴，显然大光明宫那段岁月对她来说算不上愉快，很快她就岔开了话题，哀求，“只有婆婆对我好。祭司，你解了我婆婆的蛊毒、放她走吧!我已经答应你留在这里当教主了，我说话算话，绝不翻悔。”

“这般讲义气?——倒真是长大了。”风涯祭司微笑起来，转过身来将手按在她肩上，借着月光细细凝视那个曾怯怯牵着自己衣裾的女童、忍不住微微点头，忽地笑，“谁说我对她下过蛊?拜月教的祭司是不修蛊术的，难道你忘了?”

“是呀!”沙曼华猛然跳了起来，恍然大悟，“你刚才是吓唬我的，是不是?”

“是你自己吓自己罢了。”风涯摇摇头，不再和她罗嗦，“我相信我的好孩子沙曼华是说话算话的——明日你就可以去见那个妙水，要走要留，随便你们决定。”

八月十五，月满南疆，照着风尘仆仆的旅人。

蛇群依然在前赴后继地朝着一个方向赶去，四野蠕动着一道道黑色的洪流，所到之处草木枯萎、腥臭四溢。然而万种毒虫之上，却有一袭白衣点着树梢枝叶、如风一般追逐着那一股毒流，朝着月出的方向急奔。

他已经追逐着这些可怖的毒虫、奔过了山水迢递。白衣早已破碎不堪，原本英朗如玉树的人也是满面风尘——然而，这个随着毒流追逐天涯之月的人，却丝毫没有停顿不前的意思。

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毒虫里稍微弱小一些的早已死亡、而领头毒虫之间不断争夺撕咬，也早已更换了几任——原来，拜月教便是以这种方式在招集和挑选毒虫么?月宫中，究竟是出现了什么变故?

他奔跑得不知方向。只觉山峦越来越高、草木越来越密。

然而万重的浓绿中、蓦然有什么东西跃出，炸入他眼中——急奔的人全身一震、停了下来，转头看着山阴灌木下丛生着的、火焰一样的花朵。那些野生的花儿开在山阴，一簇一簇，恍如满山跳动的红色火焰——和昔年她在昆仑山时描述给他听过的一模一样。

曼珠沙华?曼珠沙华!这满山遍野的、便是曼珠沙华么?

那是她的花儿，开放在她的故土上。而他这个生长在西域的人，竟还是第一次看见。

“舒夜!舒夜!”那弥漫一片的火红中，恍如看到那个白衣银弓的少女、穿过满山遍野的花儿朝他奔来，唤着他的名字——那一瞬间，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过去多少年了?十年?十五年?时间和命运已经将他们分隔得太久太久，他甚至已经记不起当年十几岁少女的容颜，也不知今日的她又有了怎样的改变——宛如这些年来挣扎斡旋于谋之中、他和墨香都有了极大的蜕变。然而唯独留存的、只是心头始终不灭的那一点执念——他必须要放下一切来追逐那个梦，否则，他真的不知道余生又该如何渡过。

在将近三十年来的大起大落中，他早已尝过了世上极盛的一切滋味;也经历过地狱般的苦难，到如今，声色犬马毫无滋味，权势金钱犹如粪土——

滔滔浊世如锤，将一切击碎;如若不执，又何存何在埃

第六章　湖畔

在那人凝眸之时，千里外，沙曼华正提着裙子从圣湖畔大片的红花里穿过、追向那个离去的身影，恋恋不舍："婆婆!婆婆!"

白发飘萧的老妇人在月宫门前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背后赶来的女子，满眼慈爱。

"婆婆……你还是留下吧!"虽是昨日妙水自己提出要离去，沙曼华还是忍不住开口挽留，"你不能回昆仑山去了，还不如留下来吧。你若留下来、拜月教不会亏待你的。"

妙水长老没有回答，定定看着她，忽地叹了口气："星圣女，你真还是个孩子碍…真是让人担心。"老妇人眼睛里有担忧的光，靠过来，替拜月教主将一缕散发掖回耳后，趁机贴近她耳侧，低声："如若我留下，将来万一你有什么叛逆祭司的地方——比如想逃回敦煌——我这个老婆子，就会变成你的负累啦。"

沙曼华蓦地怔住，说不出话来，明亮的眼眸闪了一下，慢慢黯淡。

"所以，趁着风涯祭司如今松口肯让我走，还是早日离开吧——"妙水长老低语完，直起身子，再度凝视视如己出的女子，眼里的神色却是担忧而无奈的，"婆婆老了，能力有限……没法子为你再多做什么了。唯一能作的，就是不拖累你埃"

"婆婆!"沙曼华忍不住啜泣起来，将头靠在老妇人的肩上。

"这般舍不得，干脆还是留下来吧。"身后忽然传来悠然的话，夕阳下、白衣祭司负手从宫内花径中转出，身侧除了弟子昀息，还亦步

亦趋地跟了一只纯白色的狮子。飞光本来是只认沙曼华和妙水的，不知为何见了风涯祭司却有畏惧的反应、立时被收服。

“不敢。”妙水长老的神色却是淡定的，不同于身侧沙曼华的紧张，老妇人淡淡行礼，辞谢，“妙水年事已高，留在南疆恐怕寿数有限了——还不如早日西归，也好葬身故土。星圣女以前在大光明宫吃了不少苦，只求祭司大人日后好生照看她。”

“昀息，送长老下山。”风涯只淡淡挥袖令门下弟子相送，自顾自拉了沙曼华回身。沙曼华却不舍，苦苦回头看着婆婆，眼看着这个自己最亲切的人被关在了宫门之外。

风涯大祭司带着她回到了宫中。

夕阳正好，湖边盛开着如火的曼珠沙华，湖面反射着大片粼粼金光——那样强烈而华丽的眼色，瞬间让人的眼睛一亮。仿佛在大片的光与影中看到了什么幻象，风涯在湖边立住了脚步，凝视着湖水，久久不语。

沙曼华不敢走开，只好坐在他身侧、去采撷身侧如火般绽放的曼珠沙华——忽然想起，据月宫里的老侍女说：当年祭司大人就是在一片开满了曼珠沙华的坟地上、将被遗弃的自己抱回教中抚养的。按惯例、神女必须要在苗疆几大寨子寨老的女儿中选出，如夷湘。然而祭司大人却认为她有天赋，坚持让这个孤儿当了神女。

忽然间，她为前几日自己那般的憎恨而感到羞耻起来。她怎么能恨祭司大人呢?

“您在看什么?”沙曼华有些惴惴，摸着旁边飞光靠过来的头，不住地侧头看面无表情的祭司——从小开始，在神女看来，他不仅是威严

的父亲，也是严苛的老师。风涯没有回答，只是凝望着那一片湖水深处，那张自她记事起就没有丝毫变化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终归有一天，我也将回到这片碧水中去。”许久许久，她听见风涯祭司望着圣湖，低低说了一句。她不由悚然一惊——她知道、圣湖底下有个水下墓地，那些石穴里沉着一具具入水不朽的桫椤木棺材。

里面沉睡着的、都是拜月教的历代教主，还有极少的几位祭司。

那个从不衰老、强于一切的风涯大人，在这一刻、心里想着的竟然是“死亡”么?

夷湘的死，真的给祭司大人很大打击吧?

她不知怎么说好，只是安静地站在风涯身边，小心翼翼地扯着他的衣袖，对他笑了笑，把手中的曼珠沙华递给他。风涯摸了摸她的长发，接过花束，一扬手远远洒落在了湖面上，夕阳下宛如下了一阵血红的雨，点碎了一湖黄金。

“祭司大人……”沙曼华沉默许久，忽地下了决心般开口，“我一定不会背叛您!”

风涯凝视着湖水深处，没有回头，却默默地微笑了一下：那个声音怯怯却坚决——宛如幼年时的那个小神女。

十几年来，人世所有的东西都在扭曲、改变，失去原来的本色。夷湘变了，昀息也变了……周围所有一切都在改变，变得不受他控制、让他不得不断然采取极端的措施。然而在这个异乡归来的女子身上，居然还能看到一些最本源的东西?

那些在后天成长出的种种性格，比如权谋、野心、手段、嫉妒、独占，在活了百年的他看来可以轻易地被解构——然而，唯独这种显

然出自于天性的明亮和高洁、那种似乎是赫然天成的纯白灵魂，却是他无法想象其原因，也始终让他这样的人都不得不……心存敬畏。

那是他在这个浮华尘世中、所能握住的不多的无暇美玉。

沙曼华侧过头，发现送客的昀息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站在远处一棵巨大的桫椤树下，无声无息地看着这一边。

那之后又过去了半月，在昀息主持下、月宫内乱残局终于被收拾干净，血腥和药气一并被清除了，苗疆各地赶来的毒虫也已经日间稀少，渐至消失。

沙曼华成了新教主，每日里做的、不过是祈祷和阅读，了解教中的教义和教主必须学习的一切：包括祭司仪式，祈福禳灾，以及蛊术——按规矩，拜月教主是没有实权的，一切重大决定由祭司作主。而平日里的具体事务，则由风涯的弟子、教中的左护法昀息来打点。

自从立了新教主之后，大祭司便恢复到了不问世事的常态，一贯的深居简出。沙曼华虽是当了教主，依然一如既往地敬畏这个人，为了不被斥责、努力地学好一切，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敢去询问大祭司，实在无法，便只有私下里问那个少年昀息。

不同于风涯的独断冷漠，昀息是个脾气温和心思缜密的少年，没有那种因为学习术法而产生的“非人”气质，言谈说笑间和常人无二。教中等级森严、普通教民侍女根本无法和教主交谈，于是，新教主便和左护法熟了起来。

昀息今年不过二十一岁，琼州横云峒人，出身贫贱、据说家中世代均为乞丐，自幼流落街头、受尽旁人欺凌。十岁那年，风涯大祭司偶尔游历南疆，路过琼州，惊于他的资质收其为弟子。昀息来到拜月

教时，沙曼华已经被送往西域昆仑，因此两人从未见过面，而十几年后机缘回转、竟是一见如故。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当教主。我想回敦煌去。”那一日，夕阳下的圣湖畔，沙曼华抱膝坐在火红的花丛中，终于开口对昀息说了自己心里的话，“我想去找舒夜。”

昀息不语，许久才淡淡道：“那是不可能的。师傅说过的话、从未有人敢违背。你应看到夷湘的下常除非有一日他不当祭司了，你才能回去。”

沙曼华微微一震，低下眼去，轻声：“我知道。”

昀息正待说什么，忽地看见湖边桫椤树下来了一个侍从、对着这边下跪。知道教中有急事、他当即起身走了过去，听得那人低声禀告：“大人，有贵客到访，现在朱雀宫中等您。”

“贵客?”昀息一惊，念头瞬间转了几转，却想不起有何人居然能直闯月宫。

侍从跪在桫椤树下，捧上一贴：“是两个自称来自帝都的贵客，他们带着我教的通行令符，属下不敢阻拦——这是他们的拜贴。”

昀息拿过那张拜贴，目光一扫、登时一震：“长安探丸郎?居然是鼎剑候的人来了?”

昔日前任教主夷湘不甘屈居祭司之下，暗中运筹，试图结交中原霸主鼎剑候、借力推翻风涯祭司，曾主动派出密使联络帝都长安的摄政王，却不知为何半年多了那边一直不见回音——此刻夷湘已死，帝都反而来了使者?

那一瞬间他有些犹豫，眼睛里光芒闪烁，然而很快就不动声色收起了拜贴，挥手令侍从退下。转过身来，对沙曼华微微一笑："教中有事，我先告退了，你自行休息。"

"嗯。"恪守着不过问事务的守则，沙曼华点点头，便一个人在水边发呆。

飞光匍匐在花丛中，懒洋洋的甩着尾巴，将水边一群蚊蚋赶开——从漠北来到南疆、尽管经年，白狮却始终无法适应，情绪一直低落。沙曼华忽地起了玩心，从飞光身上解下长久不用的银弓，眯着眼睛拉开，一箭射去、正正把一只飞舞正欢的飞虫钉在桫椤树上。飞光看到主人出手，陡然也高兴起来，一扫平日惫懒，驮着沙曼华跃起，飞奔在圣湖旁大片的曼珠沙华中，连声嘶吼，惊得灵鹫山上鸟雀纷飞。

沙曼华咯咯笑起来，十二支金箭如闪电般射出，半空中色彩斑斓的羽毛如雨而落，竟用十二支箭射下几十只飞禽来。

转瞬已经绕湖一周，飞光跃到了湖边那棵巨大的桫椤树下，伏下休息。沙曼华在拉开最后一次弓时，忽然想起了上那么，脸色就黯淡下去。桫椤树下，她抚摩着这个唯一伙伴的鬃毛，将下巴搁在飞光的顶心，看着湖光水影，极力回忆着所记得的有关舒夜的一切……依稀记得，她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张弓射箭吧?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针封脑的缘故，尽管她极力回想，居然连那张日夜思念的面孔都记不清楚了……努力想着，忽然觉得脑颅中撕裂般的痛、她忍不住抱着头低低叫了起来。飞光吓了一跳，感觉主人的身子一瞬间剧烈发抖，不由回过头来，用舌头轻轻舔了舔她的手。

“怎么了?让我看看。”身侧忽然有人温和地问，草叶簌簌分开，一只手按在她的顶心，一股清冽柔和的力量透入，让她裂开般的脑子瞬间一清。

沙曼华讶然抬头，看着那一袭如雪白衣。

风涯大祭司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圣湖畔，穿过大片曼珠沙华来到她身侧，一手扶起她，另一手覆上了她的顶心，缓缓抚摩。沙曼华讷讷低下头去，感觉脑中说不出的清凉舒适，那只手顺着她的发髻下滑，忽地按在她脑后三处大穴上，顿祝

“啊，痛!”只是微微一用力，她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风涯拨开她的长发，检视着发下深不见底的细微伤口，曾被金针刺入长达十年、如今一列三个小洞已经再也不能复原，就在黑发下掩藏着，赫然可怖。

“金针封脑……是霍恩那家伙干的?妙水说的没错，你在大光明宫吃了很多苦头吧?”风涯骨节修长的手指按着她脑后的伤口，语气肃杀，“明教那些家伙，竟然敢这样对待我们拜月教派去的神女?”

沙曼华低着头，只道：“是我自己求教王给我封脑的——也怪不得他们。”

“哦?”脑后的手指顿了一下，风涯语气平静，“为了高舒夜?”

“你知道?!”反而是她惊叫起来了，不可思议——祭司真有洞彻天地的能力?

风涯却是淡淡的，手指一用力，封了她脑后的几处穴道：“那年明教有使者来苗疆拜访，说因为你约了那小子私奔、结果弄得差点全教覆灭——我让他带着我教的血犀角和白蟒内丹回去给教王治伤，上下打点多时，才把那边的气给平了。”

沙曼华听得睁大了眼睛，霍然回过头来：“祭司大人?是你…是你当时为我求情么?怪不得教王他们没有因此治罪于我!原来……原来……”她忽地哭了起来：“我以为……教里把我送去了大光明宫、就再不管我死活了。”

“傻孩子，我怎么会不管你?你毕竟是我带大的。”风涯微笑起来，封好了她的穴道，拍拍她的头，“起来，随我去丹房拿药。”

沙曼华随着他起身，跟在后面，一路走过神坛和神殿。夕阳的余辉洒落在两人的白衣上，那一瞬间她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暖意，默不作声地伸出手指、怯怯地拉住了风涯的衣角，恍如一个眷眷不舍的小孩牵着长辈的衣袖。

第七章　远客来

丹房还是一色的白，大理石的光冷冷的，唯独居中那一个炼炉是赤红色的——拜月教向来将灵丹与蛊虫同炼，这个炉里不知道是染了多少生灵的血。沙曼华低头坐在巨大的铜镜前，侧眼看了一下，不由微微一哆嗦。

“脑子到底是损伤了一些，以后记着每日按我说的方法运气静养，”身后却传来风涯平淡的声音，手指将沾着的白药透入伤处，“大喜大悲都在禁忌之列，否则血气入脑、就麻烦得很了。”

“嗯。”她答应着，心底依稀有暖意，仿佛畸零半世的孤儿终于找到了家。

涂药的时候，忽听得丹房外有人禀告，竟是昀息。风涯微微一怔，心知弟子赶到此处面见自己必有急事，当下在软布上擦拭干净了手指，对着沙曼华一摆手、示意少等，便走到了外面的廊道上。

外面站着的却不止昀息一个人，还有另一个风骨清奇的三十许男子，满面风尘，眼底含光不露。风涯在第一眼看到这个人时，眼神便凝了一凝：居然是一眼看不到底的人?

一行三人转出廊道，进了玄武宫密室，主客坐下分茶。昀息侍立在一边，禀告：“禀祭司，这位是帝都长安来的长孙先生——长孙先生奉鼎剑候之命，此次来月宫有要事相求。弟子不敢擅专，特来请师傅示下。”

“长孙先生?”风涯祭司的眼神越发尖锐，忽地冷笑，“是中原大胤十大门阀中位列第一的长孙家?鼎剑候的心腹智囊长孙斯远?”

长孙斯远微微一躬身：“不敢。”

风涯祭司打量着这个在中原乱世中赫赫有名的男子，似乎是为对方是如此年轻文弱而感到惊讶，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缓缓端起一盏茶来："长孙先生离开帝都远道而来，定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了?不知有何指教?"

长孙斯远没有喝茶，答得干脆："在下想借贵教在南疆之力，寻找一个人。"

"哦?何人如此重要，竟要劳动帝都派出长孙先生?"风涯心不在焉地吹着盏中的茶沫，嘴角那一丝笑有如刀刻。

"前任敦煌城主，高氏舒夜。"长孙斯远回答。

开阖着茶碗的手霍然顿住，风涯祭司眼睛里有光一掠而过，却没有抬头："丝路上那个公子舒夜?据说他年前已传位于其弟高连城，挂冠而去不知所终——竟到了南疆么?"

长孙斯远的笑容淡定沉稳："在下一路追寻、前日在扶风寨查得了他的踪迹。据说是直奔月宫而来了——南疆广大，若不是确认他入了贵教地盘、在下可真不知找谁去借力了。"

风涯祭司抬起头，看了来客一眼："那公子舒夜来南疆，又是为何?"

长孙斯远声色不动，只笑："自然是为了来寻贵教前侍月神女、现任的教主：沙曼华。"

"砰"，茶盏砸碎在大理石地面上，昀息一惊，抬头看着师傅。风涯祭司拂袖而起，深碧色眼里已然有了怒容："好大的胆子!一个异族异教徒，竟然敢觊觎我教神女、现任教主?"

昀息眼神一闪，低下头去收拾碎片。

“祭司何必动气，”长孙斯远却依然不动声色，微笑，“只要祭司相助在下寻着了他、在下自然立时带他回去，断断不会有冒犯贵教教主之事。”

风涯冷笑：“他若万里寻了来、哪肯善罢甘休?听你一语便转身离去?”

长孙斯远点头，淡定地笑：“在下自有办法——只请祭司答允让在下留在月宫中，等其前来。在下保证，定不让公子舒夜踏入月宫半步。”

“哦?”风涯的眼睛落在长孙斯远身上，定了定，忽地唇边又露出了一丝笑：“长孙先生运筹帷幄、名满天下，本座就信你一次。若先生劝不回他，可别怪本座出手无情。”

长孙斯远长身而起，深深作揖：“多谢。”

风涯微微点头，以为事已完毕，便待转身出去——不知怎地，一听到那人竟寻到了南疆来，心里便有些忐忑，不想将沙曼华独自落在丹房片刻。

然而刚一回身，便觉得背后凛然生寒，本能地站住脚、霍然回头!

一颗寸许大的血色珠子，在长孙斯远掌心放出淡淡的光芒——那径寸之光，竟让拜月教大祭司都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不敢直视。旁边的昀息更是下意识地退了三步，才从那无所不在的压迫力中解脱出来。

“这是……这是万年龙血赤寒珠?”定了定神，风涯的话语有些走音。

长孙斯远出示了那颗珠，脸色自如地点头：“不错。这是昔日海外贵霜国的镇国之宝、一串十八子万年龙血赤寒珠。”

风涯此刻才能直视那颗珠子，略微失神：“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东西?”

长孙斯远颔首，将那颗珠子握紧：“对我这种常人来说，这大约不过是一颗普通珠子，但对祭司这样修习术法的人来说，龙血珠便是至高无上的法器罢?”帝都来客微笑起来：“传说，若将此珠纳于口中吞吐呼吸，辅以术法修行，便能窥得天道;若见血，其毒又可屠尽神鬼仙三道，可谓万年难求——这种《博古志》上的传说，也不知有无根据?”

风涯不置可否，眼神凝重，忽地道：“有话直说。”

“如若祭司大人肯出山一趟、帮忙除去一人，不但龙血珠双手奉上，大胤国库中所有珍宝也可任祭司挑眩”长孙斯远果然也不含糊，立时直截了当提出，又拿出一个锦盒来，捧出的却是一方玉玺，放在案上，神色肃穆，“大局定后，大胤可封祭司为大理王，苗疆九大寨俱听命于阶下——虽然祭司目下是南疆的教王、可若成了真正的国主，岂不更好?”

那样的话是耸人听闻的，昀息都不自禁变了脸色，然而风涯依然只笑不语。许久，拜月教大祭司负手转身，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悠然问：“如此高的条件——那人是谁?”

长孙斯远正待开口，看到在屋角侍立的昀息，却闭口不语，只是伸指蘸了茶水，迅速在案上写下几个字——

“是他?!”风涯祭司脱口惊呼，难以压抑眼中的震惊。

长孙斯远手指一覆，抹去了那几个字，微微点头：“正是。否则如何惊动祭司出手?”

风涯祭司尤自吃惊："为何是他?"

话一出口便回过神来，摇头："想来你也不会说。"

长孙斯远微微一笑，并不否认，只是道："祭司之意如何?"

室内是长久的沉默，风涯祭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昀息那样跟随他多年的弟子、都看不出此刻师傅的心思。许久，一声轻笑打破了寂静，白衣祭司不再看那些宝物一眼，负手转身："富贵权势、通灵永生——诸如此类，我得来又有何用?"

"中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们中原人自己解决，"风涯挥手，嘴角噙着一丝笑，"我不是夷湘那傻妮子——长孙先生，你找错人了。"

看着拜月教大祭司长笑着走了出去，长孙斯远脸色蓦然有些苍白，站在那里，竟略微有些失神——连这样的条件、都打动不了这个人的心?这个人，还真的是个"人"么?还是……如苗疆教民传言，祭司大人、早已是不老不死之身，所以看淡了一切?

原本前来之时，按计划是想让夷湘出面劝动风涯祭司出手——却不想月宫形势变化莫测，等他来到南疆之时、夷湘已经被诛杀;如今内外无援，若是请不动拜月教大祭司，这次计划可能就要功亏一篑!长孙斯远心念电转，只觉额头冷汗涔涔而下。

"长孙先生。"许久，神思恍惚的来客才听到身后传来问话，声音清冷平静，"是否移驾青龙宫，下榻休息?"

转过身去，看到的是那个一直安静地站在屋子一角的白衣少年。

那是风涯祭司的徒弟，神色和气质和师傅几乎一模一样——然而，那个少年显然是尘世里的，他的眼光没有师傅那种"非人"的淡漠超然和淡淡的厌倦。

就在那一瞬间，历练深刻的他在少年眼中捕获了某些东西。他忽地想起了一些传闻，那是一年前由夷湘派出前往帝都的拜月教使者所带来的、关于这个祭司亲传弟子的种种揣测。或者……这个人才是真正可以利用的?

“麻烦阁下带路。”长孙斯远微微一笑，将桌上所有东西收了起来，“久闻月宫堪比仙境，今日总算可以开开眼界——只是不知贵教忌讳，做客的不敢乱闯。”

“这有何难。”昀息也在微笑，恭谦温润，“贵客远来，在下自当陪伴。”

两人寒暄着，从玄武宫走了出去，联袂消失在曲折的游廊中。

风涯匆匆回到丹房的时候，推开门，看到沙曼华正百无聊赖地用黄金的小箭拨拉着丹炉里的灰烬，出神地想着什么。斜阳照在她脸上，有一种不属于人世的光泽。祭司的眼光温和起来——也只有在看着沙曼华时，他眼里的厌倦才会消失不见。

他默不作声地走过去，俯身从她肩头看下去。原来她在丹炉里的灰烬上画了一张脸——然而奇怪的是那张脸没有眉眼，空白一片。黄金的小箭就停顿在灰烬上，微微颤抖。

拜月教主看着看着，忽地泪水就簌簌落到了灰烬里。

“画的是公子舒夜?”他忽然在背后开口，问，声音平静，“怎么不画了?”

沙曼华吓了一跳，回头看到是祭司，忽地有一种手足无措的窘迫。半晌，忽地掩面哭起来：“我不记得了……我竟然怎么想都不记得他的样子!金针把我的脑子弄坏了么?”

“跟你说，不要多想。”风涯祭司温和地拍拍她的肩膀，拿走了小箭，“更不要大喜大悲。”

沙曼华听话地任他拿走了金箭，忽地道：“可如果他在我面前、我还是能认出他来的。”

“何苦如此执着。”风涯终于有些不耐，挥手将那支金箭扔在丹炉里，“你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为何还非要想着回敦煌去?你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么?敦煌城主的为人处世可是天下有名蔼—骄奢跋扈、独断专行、贪图享乐，夜夜笙歌纵情声色，是个糜烂颓废到家的浪荡子!那种人你还记着他干吗?”

“不是的!不是的!”仿佛被触到了伤处，沙曼华睁大了眼睛，极力反驳，“舒夜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才不是那种公子哥儿、他是个很腼腆的人-…他待人很好，讲义气，只是…有时有点傻傻的。可他是个很好的人!”

“呵……腼腆?傻?”风涯嘴角泛起了一丝嘲讽的笑意，“他本不是这样的人，你一直守着幻影罢了。这样的公子舒夜?你去问问，只怕世上没有一个人认识。”

“只要我认识就好!”谨慎温和的沙曼华激动起来，第一次在祭司面前大声反驳，“别的人怎么看他关我什么事?只要我认识他就好!”

风涯的眼神一变，似乎极度恼怒，转瞬就将她的肩膀扣住，用力将她从丹房拉出去。

“带我去哪里?!”她余怒未歇地挣扎，摸到了腰畔的银弓。

“要射杀我么?”风涯的声音却是淡漠的，“那么我会先掐断你的脖子——你一定要永远留在月宫，沙曼华。你绝不能像夷湘那样背叛我。”

“……”她忽地怔住，看着祭司深碧色的眼睛。那里面有某种危险而看不到底的东西，让她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方才的一时激愤而起的血勇褪去，她忽然间又在这个人面前感到畏惧起来，不敢再反抗，便被他一路拉着、回到了神庙旁的白石屋里。

“今天开始，没有我吩咐、不得出门一步!”一路将她拉到了最里间，风涯才放开了她，眼神严厉，“教中近日有外敌来犯，你最好不要出去，知道了么?”

沙曼华握紧银弓，低下头去不说话，但眼里是有些不服的。

“如果觉得闷，飞光可以陪陪你。”缓和了一下口气，风涯祭司补充，“昀息也会来看你。我这几天要去看着宫里的事务，只怕不能过来。”

新任教主侧了一下头，不说话，许久才道：“我的武功不差，不用把我关起来。”

“你贵为教主、不得轻易范险。”风涯祭司的神色却是淡漠的，带着一贯说一不二的独断，抬手轻抚着她漆黑的长发，分开，看着刚敷上药的伤口，“何况你还在治伤——拜月教刚失去一个教主，不能再这么快失去另一个。”

沙曼华略微吃惊地抬起头。额环上璀璨的宝石光芒之下、那个宛如天人的祭司眼里，却是萧瑟而倦怠的，隐约还带着从未看到过的……某一种恐惧。

燃起的青檀香，在房间内绕出了一圈圈诡异的白色痕迹。

青龙宫内，长孙斯远一边喝茶，一边看着那个白衣少年点起一炉香，再似不经心地摆弄着室内的一些物件——客人不出声地微微一笑：如果没猜错，是在布一个阻止外人进来或者偷听的结界吧?

这个少年……这个眼睛里还残留着俗世种种欲望的少年，看来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专注地喝茶，直到对方停下了动作，在自己的对面落座。青檀香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萦绕，一时间长孙斯远竟然有某种恍惚感，似乎要被催眠——他连忙握紧了那粒龙血珠，神智骤然一清，开口："无论如何，帝都方面都想请令师出山，此事事关重大，非祭司大人相助不可。"

昀息没有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茶，低垂着眼睛："为何?我，不可?"

"因为——"长孙斯远顿住了声音，手指蘸了茶，迅速在案上再度写下一个名字，"他。"

昀息的手猛然震了一下，然后迅速握紧了茶盏，一寸一寸放下，神色变得非常慎重而奇怪："原来如此……果然非我师傅不可。"顿了顿，少年的眼睛里陡然掠过一种说不出的笑意，轻声："如此，正好。"

那样奇怪的笑，让长孙斯远这样的人都一时间心中一寒，不敢接话。

昀息注视着案上那个茶水写成的名字，嘴角泛起了淡笑："你们又做了什么局?竟然要牵连这么多人?——可怕。帝都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埃"

长孙斯远微微一笑，颇尴尬："此中曲折，现下尚不能相告。但事关天下运势，只求公子务必相助，劝动令师出山——为此，帝都愿付极高的代价。"

极高的代价?……昀息却仿佛没有听见长孙斯远说的话，目光只驻留在那个名字上，嘴角的笑容越发莫测。许久，他一拂袖，案上的字迹　便转瞬消失。

“此事非常难，但我可为你设法促成。不过，你许诺给我师傅的几件事，也一样要给我。”白衣少年重新端起茶盏，放到唇边轻轻吹着，神色淡定，“现下，也只有我能办成此事。”

长孙斯远微微一怔，没有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如此直截了当，不由迟疑：“血龙珠也罢了，可封公子为大理王，这个…似乎势暨越了?——祭司大人恐怕不会答应罢?”

“这边的事，我自会处理，”昀息放下茶盏，摊开手来，“但是，请先将这一颗血龙珠给我，作为定金。否则，一切休提。”

长孙斯远注视着少年碧色的眼睛，然而许久竟然都看不到底。

“请收好——小心一些，此宝据说对你们术法之人有特殊的作用。”长孙斯远不再迟疑，将那颗珠子放入了昀息手中，同时问：“公子心中，可有计划?”

“这个么……”昀息握紧手，那颗血龙珠似乎让他的气息都有些紊乱了，许久才深深吐了口气，“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他将那颗血龙珠放到眼前一寸处，细细端详，忽地笑了起来。

第八章　战月下

第二日，从丹房出来，昀息走过游廊上，向着教主居住的白石屋走去。一路上教中的守卫和侍女纷纷鞠躬，让出一条路来，让他直走到最内室。

明亮高敞的房内灯火辉煌，他一进去就看到了新任教主坐在猩红的地毯上，用空空的银弓弹着一边白狮的耳朵。飞光依然是惫懒地瞌睡，却被主人扰得不能安眠，不停地摇头甩耳，甚至发出低低的怒吼。

“怎是一张空弓?”昀息走近来，笑着将手里托盘放在案上，“请教主用膳。”

“前几天在圣湖旁射猎，将那些箭都用光了。　被关在这里出不去，又没人替我收回来!”沙曼华情绪有些烦躁，狠狠地将银弓一丢，站起来，“到底外头出什么事了?不许我外出?我到底是教主……祭司以为我是什么?傀儡?”

“师傅也是为你好。我跟了师傅这些年，还没见过他这样待一个人如此着紧。”白衣少年却是不惊轻尘微笑，忽地抬起了手，拂开了袖子——那月白色的广袖里，竟是裹着一支金箭。昀息将那支箭放在桌上：“教主可曾在丹房遗落了这支箭?”

“咦?倒是被你拣到了。”沙曼华拿过箭比在银弓上，微微眯起了眼睛。

昀息却是微微一惊，迅速地连退了几步，甚至带翻了案上的杂物。

“怎么了?”沙曼华诧异地看着失态的白衣少年。

昀息很快定了定神，笑：“教主莫要拿着箭比来比去，甚是吓人。还是快点来用膳吧。”

沙曼华面对着风涯祭司向来拘谨畏惧，可和昀息却相处甚欢，此刻把弓一摔，没好气：“吃不下!天天闷在这里，哪里吃得下东西碍…你偷偷带我出去散散心吧?好不好?也不去远，就去圣湖边走走，把金箭捡回来就是。”

昀息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口中却道：“师傅的命令，谁敢不从?这几天外头看得紧，连我出入都不大方便——等过几日有了空档，我自带你出去。”

“果然还是昀息好。”沙曼华笑了起来，随手搁下弓箭，揽着飞光过去一起用膳，“你比我还小着几岁吧?说话这般老成，将来、可别和师傅一样学得霸道独裁了。”

昀息只是笑。少年的面庞，温和的表情，深藏隐忍的碧色眸子——竟有某种惊悚的感觉。

送了晚膳，从教主居所出来已经是暮色初起，昀息是沿着游廊行走，不带任何侍从。

月宫规模庞大，然而布局却规整简单——遵循着天地方圆的古训，外墙是方形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喉，是各设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宫。居中的是方圆不到一里的圣湖，圣湖旁边依着山势建造了神庙和神坛，神庙后、便是教主和祭司的起居之所。而长而曲折的游廊，将所有建筑连了起来，无论刮风下雨、月宫中的人均可自如来去。

眼下风涯祭司下了命令，月宫上下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四门均有重兵把守，外墙上下每隔三步便安插了一人;甚至游廊上都设了侍

从——这样的天罗地网，只怕外面飞进一只苍蝇来也不容易吧?

少年站在抄手游廊下，望了望明里暗里的布置，嘴角那一丝隐约的笑意终究泛起来了。

这个人……这般重视沙曼华么?失去了夷湘之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另一个吧?这般强大到足以睥睨天地、逆转枯荣的人，看来又是多么寂寞碍…那是永生带来的脆弱?

昀息微微一笑，广袖长襟，飘飘摇摇向着来客下榻的青龙宫而去。

“公子，高舒夜可曾到来?”一进去，长孙斯远就站了起来。外面戒备森严，长孙斯远这几日都在行馆呆着，然而连他这样沉稳的人眼里都慢慢有了焦急之意——想来，帝都那边的政局定然严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吧?

昀息不动声色地想着，嘴里却道：“尚未。”

然而顿了顿，少年嘴角一弯、却从袖中拿出一封信来。这信是用洁白的云版纸写的，折成了飞鹤的形状，昀息手指夹住了纸鹤尾部、轻轻一抖，将那封信展了开来：“不过，今日我收到了这封信——教中下属密报，说公子舒夜如今已过了苍山洱海。以此估计，在这封信抵达的同时，他也该差不多到了吧?就在明后两天了。”

长孙斯远不做声地长出了一口气，不知是放松还是紧张，许久才道：“祭司大人知道么?”

“所有日常事务向来由我打理，下属教民都习惯传报于我——而我，尚未告知师傅。”月白衫子的少年术士唇角露出一个笑容，眼神却阴郁，“不过，我不确定师傅是否知道……他在术法上的造诣深不可测，说他未卜先知、也不是不可能。”

“风涯大祭司学通天人、天下早已众口相传。”长孙斯远脸色敬慕，缓缓开口，“所以这一次帝都危局，非请大祭司出手方能解决——我马上就去朱雀宫门口守着，好拦住高舒夜，免得他和大祭司起了冲突。”

昀息依然只是一笑，眼神却森冷：“若起了冲突，只怕死的会是公子舒夜吧?”

“所以在下得马上去!”长孙斯远站了起来，神色坚定，“除了必须要请大祭司出山之外、我也必须带高舒夜回帝都去——这两件事，每一件都必须做到!”

昀息微微一顿，沉吟着开口：“高舒夜万里来寻，你真能在宫门外咫尺之遥将其拦住?”

“此事在下自有方法。”长孙斯远长揖到地，却不愿多说，“只是，风涯大祭司之事，需得拜托阁下设法了。”言毕，匆匆往外便走。

眼前白衣一动，也不见那个少年举步，昀息便拦在了门口，抬手：“去不得。”

“如何去不得?”长孙斯远一惊，声音不由得厉了起来，然而一抬头就迎上白衣少年阴郁森冷的目光，那一瞬间心里仿佛有一道寒流掠过，声音便低了下来。

“如果你还要请风涯大祭司出山，现下就去不得!”昀息低声道，那个声音却如同浮冰在黑夜的海上轻轻碰撞，冷到了人的心里——毕竟也是权谋运筹惯了的人，长孙斯远凭直觉忽地明白了什么，嘴巴微微张了张、眼里露出震惊的神色。

许久，才道：“公子舒夜必须要随我回帝都去——他恐怕不是你师傅的对手。”

“的确，大祭司是不会死于常人之手的——除非遇到了法力更高的术士。”昀息微微一笑，脸上有温润的神色，“但长孙先生尽管放心，公子舒夜不会有事……我不管你们帝都那边是如何布局，但只要你配合我，定然能达成此行的所有任务。”

长孙斯远诧然抬头看着这个少年——这个修习术法的化外之人，也和师傅风涯一样、有着一双苗疆人特有的深碧色眼睛。这样的眼睛都是看不到底的，然而大祭司的双眼宛如平静清浅、却飞羽皆沉的湖水，空洞得仿佛让人能看到时空彼岸;可这眼睛却如一口万年寒渊，黑暗、静谧，透出寒气，也涌动着种种欲望，竟完全不似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年。

这宛如世外桃源的灵鹫山月宫……居然是帝都的另一个倒影么?

然而就在两人僵持之间、一道红色的火光从山下呼啸着直冲起来，位于东方朱雀宫门口，在灵鹫山上空溅出了一朵巨大的曼珠沙华花样来——

“已经来了么?”昀息低低惊呼了一声，返身便掠出，人到门口，忽地回头又对着长孙斯远说了一句，“你若信我、就先让他进来!你去若拦了，便万事皆休!”

话音未落，那一袭白衣瞬忽消失在青龙宫外曲曲折折看不到头的游廊中。

长孙斯远站在门口，看着一瞬间沸腾起来的月宫、手渐渐握紧，终于掉头朝朱雀宫奔去。

终于是来了……飘摇的灯火下，他一眼便看到了那个正登上宫门石阶的白衣人。月光照在那一袭零落不堪的白衣上，刹那间四野俱寂，只有风从远山上吹来。

无视于门后罗列的无数刀兵，那个人抬手扣着朱漆大门上的金环，开口：“敦煌高舒夜，特来灵鹫山月宫、求见拜月教主。”

此言一出，月宫的明暗中均发出了微微的惊动，那是无数武器和巫蛊就位的象征。

长孙斯远在心里长长叹了口气：即便风涯大祭司不出手、以高舒夜一人之力，要破除这么多防卫闯入神殿也不容易吧?——他不自觉地往前走了一步，想要拦住那个莽撞的人。然而耳边骤然响起昀息的警告，登时迟疑。

然而黑暗中忽地有人开口了，冷冷：“敢踏入一步者，杀无赦!”

“你是谁?”凭着直觉，心里一惊、公子舒夜霍然抬头，“你能作主?”

“我是拜月教大祭司，这里我能作主。”暗影里那个人缓步而出，额环上的红宝石璀璨夺目，嘴角带了一丝冷笑，“你难道不知、拜月教中一向由祭司定夺一切?”

白衣如雪，崭新不染一点尘埃，和来客的褴褛衣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从暗影里步出的人身上仿佛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在他踏入月色中的一刹、天地间的辉光便亮了一亮!

“好。”公子舒夜看着面前的人，长长吐了口气，极力压着自己的情绪，“那么，祭司大人，请让我见侍月神女沙曼华。”

“侍月神女沙曼华?”门廊下白衣祭司忽地笑了起来，冷而空洞，“没有侍月神女沙曼华——只有拜月教主沙曼华!你一个外族异教徒、怎敢直呼教主名讳!”

“拜月教主沙曼华?”那一瞬间来客怔住，继而眼里腾起了一股冷厉的亮光，“不管她是神女还是教主，让我见她!”

说话之间、公子舒夜已经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往里便走。

“公子，停步!”那一瞬间，一直犹豫不决的长孙斯远发出了一声警告。

“站住!踏入一步者死!”风涯大祭司厉声喝止，然而就在这一句话发出的同时、来客已经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那一道门槛!在他足尖落到朱雀宫地面的刹那，所有明的暗的阵势一起发动了——那一瞬间、呼啸的飞箭和毒物弥漫半空。

也就在那一瞬间、一道雪亮的光华斩开了黑夜!

无影的承影剑从公子舒夜破旧的衣袖中流出，那样凌厉的剑气、转瞬便将半空呼啸而至的暗器毒虫一一搅碎!那是出自于明教圣火令上的武功，多年刺杀的实战中被反复锤炼、曾斩杀无数国君贵族于剑下，此刻一旦施展开来只觉厉风割面，拜月教徒无不倒退。

只是那样缓得一缓，公子舒夜夺路而去、点足便掠上了游廊顶上。然而不知教主又居住在何方、夺路而去的人又略微迟疑了一下——只是一个迟疑，便复又陷入了重围。

“铁马冰河?”风涯祭司蹙眉，饶有兴趣地看着月下拔剑的男子，似是沉吟，“没想到你一介声色犬马之徒、居然真练成了圣火令上的武功?好，好……本座数十年未曾出手，今日便和你一战，也不枉你万里来苗疆一趟埋骨!”

“祭司大人手下留情!”长孙斯远骇然脱口，白衣祭司却只是扬眉一笑，冷睨了他一眼。额心红宝石映着月光、照亮了他眉下深碧色的双

目。那寂寥的眼神里，陡然弥漫起了多年未见的杀气和斗志——手指一挥、令教民暂时退下，白袍翩翩如飞鹤，转瞬也掠上了游廊。

只是那样一掠、便能看出对方的深浅，公子舒夜眼神一凝，心念如电，再度重复："我要见沙曼华——我无意与拜月教为敌。我只要见沙曼华!"

"等来世吧!"风涯大祭司嘴角有个尖锐的冷笑，拂袖转身，指尖忽地泛出了淡淡幽兰的光——那一瞬间，月华忽地冷了下来。

昀息直奔八重门后白石屋，重重深殿里、外面的嘈杂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最后一道竹帘被拂开的时候、他看到新教主正握着金箭在地上画着什么，飞光伏在她身侧眯着眼，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霍然低吼了一声站起。

"带上弓箭，快跟我来!"来不及多说什么，昀息一把拉住了沙曼华，往外便走。

沙曼华握着弓箭被他拖起，茫然随着冲出了几步，随即惊问："怎么了?外头出了什么事?"——然而她的惊问转瞬变成了低呼。因为她看到在昀息拉着她冲出的时候，有几个显然是祭司大人亲自委派来看守她的人纷纷出手阻拦，而昀息居然毫不留情地反击、只是一瞬间便将那些人斩杀!

那一些拜月教弟子倒下时，眼睛里都是骇然不可思议的光：谁都没有想到、教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护法、祭司的亲传弟子，居然霍然便翻脸下了如此重手!

"跟我来!"昀息片刻不停，拉着她往外冲，低声，"公子舒夜来了!"

“什么?”那一瞬间沙曼华全身一震，脱口惊呼起来，下意识地便放弃了对抗，随着他迅速向外掠去——出了八重门、外面游廊里把守着的拜月教弟子显然已是昀息的属下，看到左护法拉着教主奔出，个个眼里都有诧异的表情、却没有一人胆敢上前阻拦。

“舒夜来了?在哪里?”沙曼华惊呼，抓紧了昀息的手，“他在哪里?!”

昀息不答，只拉着她往东方朱雀宫狂奔，目光却迅速在黑暗中逡巡。　果然，一个教徒从游廊顶上翩然落下，单膝落地，迅速禀告了一句什么。

“在圣湖旁!”昀息迅速回答，顿住脚，回身，“他在圣湖旁同师傅交手!”

“什么!”沙曼华惊惧地脱口，脸色霎时苍白——舒夜和祭司大人交手了?

来不及多想，她转身便向圣湖方向奔去。白狮已经回过神来，低吼着追了上来。沙曼华低啸一声，飞光得了号令一跃而起，就在那一刹、白衣女子握着银弓掠上了白狮，转瞬消失在暗夜里。

昀息站在廊下，手一挥、制止了教中弟子想要追上去的企图：“所有人呆在原地!”

“昀息公子!总算找到你了!”一个人沿着游廊奔来，看到了他、因为焦急和紧张脸色有些苍白，“祭司、祭司他就要下杀手了!你快想法子……公子舒夜必须要随我回帝都!”

“我已设法了……”白衣少年却是阴郁如故，忽地转头微笑，“放心、他不会死。”

昀息不紧不慢地走上来，做了个“请”的手势：“此刻我们安步当车，走到圣湖那边应该正好是时候吧?——到时候，就请你用‘你的方法’，务必把公子舒夜带回去。这里的残局，由我来收拾。我也会实现我对你的诺言。”

长孙斯远微微一怔：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刻不容缓，这个少年还如此气定神闲?

第九章　伤心小箭

一百五十七招上，他点足后掠、停在桫椤树的树梢，右手挥出、弹在承影剑剑脊。

那一弹指他用足了十分的力，几可令天地间一切有形之物辟易，罔论一把剑?

力道透入、沿着剑脊传递，那把无影的长剑陡然发出了一连串的爆裂声!恍然间仿佛一蓬冰雪在两人之间炸开来，节节寸断。

然而对方临危不乱、一声低喝，并指插入了剑风之中，搅起。

那些寸断的碎剑、居然被劲风带起，宛如千百片暗器直向他飞来!

好身手，好机变，好胆量!那一瞬间祭司微微动容，止不住便要喝采一声——为这一数十年来才得一见的一战，才得一遇的对手!然而瞬间却看到了对面白衣剑客脸上那种一往无悔、不顾生死的热切和执着——那种表情，转眼就让祭司眼里那一点激赏冻结。

这个人……是来带走沙曼华的!

虽然是有意容让、想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强，才一直未曾下杀手。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远道前来的贵公子、居然能接下那么多招——不愧是修罗场昔年的第一杀手!虽然历经了十年声色犬马的生活，技艺尤自如此惊人?

在退到圣湖那颗桫椤树下时，风涯祭司眼中霍然闪过了杀意!

“到此为止!”他冷冷一叱，广袖一拂、双手转瞬将半空中寸断的碎剑都碾为粉碎。拜月教的大祭司在桫椤树上站住了脚——只要他一旦站住了脚，便无人再可以越过他身侧半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解决掉

这个闯入者，否则，再近一些、便要被神庙那边的人听到动静了吧?风涯并指如剑，刺破虚空——大祭司出手的瞬间，额心的红宝石骤然光华一盛，令人不敢直视。

虽然两人之间相隔尚有一丈，在对方远远抬手一劈的刹那、公子舒夜却还是下意识地急避——他看不到有武器近身、也猜不到对方招式的来路，但多年杀手生涯练就的本能让他在那一瞬间便感觉到了“死气”——慢得一刻便要送命的死气!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在他掠起的刹那、他感到身上的衣衫发出破裂的撕响，随即胸腹间传来凉意——他身子还在继续拔高，然而一低头，却看到暗夜里胸腹间霍然裂开了一道血缝!

拜月教那个白衣胜雪的大祭司根本没有近身、就只是站在一丈开外，缓缓竖起了手、做了一个手刀的姿式——然而，无形无声的劲风、居然就瞬间斩开了一丈外的空气?这算是武功、还是邪术?那样的不可思议!

脑中电光火石地掠过一个念头——这…不就像沙曼华当时使出的“无色之箭”?只是她还必须借助银弓才能发出气劲，破空也不能无形无声，而眼前这个祭司……这个妖鬼般的大祭司，居然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

上掠的势头已竭，他重重落了下来，落入湖边草丛中——眼前一晃而过的、居然是火红色的花朵……曼珠沙华?那一瞬间，胸前衣衫尽碎，他却忽然笑了起来。

背后衣衫拂动、他知道是那个人从桫椤树上一跃而下、要将他的生命攫去。他来不及多想，伸出手去死死抓住了一株曼珠沙华，火红

的汁液染在他手心，他忽地用尽全力大呼，响彻月宫：“沙曼华!沙曼华!我来了……你听见了么?我来了!”

仿佛回应着他，一道金光裂开了黑夜!

“舒夜!舒夜!”——有人在黑暗中回应着他，呼声嘶哑。那一瞬间、那支已经触及他后心的手陡然一震，停下。血顺着雪白的衣袖流了下来，仿佛痛极，风涯祭司捂着肩膀连续倒退了三步，震惊地看着暗夜里的某处。

那里，白衣金冠的女子骑着白狮飞奔而来，一箭射穿了他的肩膀!

那一箭不知是如何发出的;

那一箭可知是能发不能收的。

——然而在那样的生死一瞬里，她没有别的选择。

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射伤了天神一样的大祭司……情急之下她顾不上使用无色箭法，只是用尽了全力一箭射出、只希望能缓得一缓对方所下的杀手。然而，这个她自幼就当作神一样仰望的祭司，就真的被那一支平平常常的小小金箭洞穿了肩膀!

血仿佛无止尽地从拜月教祭司的肩上流了出来，半身转眼血红。

“沙曼华!”跌落在地的人看到白狮银弓的女子出现在黑夜里，一跃而起，喜极。

“沙曼华?”那个捂着肩膀踉跄而退的人却不可思议地望着她——眼里的那种神色让她忽然间就彻底呆住，止不住想跪倒在面前请求宽耍

冷月下，她不知为何忽然觉得心寒颤栗。　果然，她一眼就认出了舒夜……无论隔了多少年，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舒夜，那几乎是已

经刻入她骨髓的本能;然而，就在那一眼之后，她发现自己再也不认得风涯祭司。

或者说，那个曾一手将自己带大的人、就在她张弓一箭射去的转瞬陌生。

“舒夜!”看到败于祭司手下的人，她蓦然颤声喊了出来，下意识地想迎上去。然而旁边白衣一动，风涯祭司抢身而上，已经按住了他后心的死穴。

“不要!”那一瞬间她脱口惊呼，下意识地举弓，风涯却微微笑了起来，放开了手。

然而他一放开手，公子舒夜便委顿了下去，应该是被封住了要穴。

“还想射我么?那尽管再射吧。我知道你的无色之箭，不需要箭也能发出。”半边的白衣宛如血池捞出，风涯的眼睛却是灰冷的，既无怒意、也无恨意，只是淡淡，“你可以再射我一百箭、一千箭——用我教你的残月半像心法。”

那一瞬间沙曼华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恐惧和激动而全身发抖。

“你为了和这个人在一起，不惜杀了我，是么?”风涯继续淡淡问，拂了拂袖，将满襟血珠甩了出去，缓步走过来，眼里的光温温凉凉，宛如此刻月色，“你曾承诺过要留在月宫、发誓过永远不背叛我——然而你学夷湘，却学得那般快。”

“不，不是的……”她一步步倒退，忽然间觉得对方的眼睛宛如深渊，令她窒息。

“怎么不是呢?夷湘为了她个人的野心，你为了你自己的爱情——就算出自不同的欲望，可是……”那个人却一步步的走过来，声音里隐约有某种死寂，“你们想要的性命，却还是同一条!你们为了别的东西、都不惜置我于死地——沙曼华呵，我以为你会是一个好孩子……可是连你、也这样报答我的‘养育之恩’么?”

那种语声仿佛利箭直刺她心底，那样的眼神让她不敢直视，忽地将银弓扔到了地上，掩面痛哭：“我…我只是想离开这里!我想和舒夜一起生活……我想离开这里!”

风涯走到了她身边，忽地微喟：“所以，你要杀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手指停在了她的颈侧动脉上。

“不是!”沙曼华只觉脑子里极痛，血涌了上来，让她无法呼吸，她抱着头大喊起来，“我只求你不要杀舒夜……并不想杀你!我根本不想杀你!”

风涯眼里有一丝苦笑，松开了手，从左肩将那支金箭连血带肉拔了出来，递到她面前。她侧过头去不敢看，耳边却听祭司静静问了一句：“那么，你为何要在箭上抹血龙之毒?这是普天之下唯一能伤我的毒……这般处心积虑，难道不是得知了长孙斯远到来、便想里应外合杀了我，好和高舒夜远走高飞?”

沙曼华惊诧之极地抬起了头，看着那一支她弓上发出的金箭。

锋利的金色箭头上，果然闪着隐约的血红色冷光，狰狞可怖——血龙之毒?那是可杀神鬼的毒!普天之下，能伤到拜月教大祭司的、仅有的剧毒。

“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想要杀你!”那一瞬间的震惊和恐惧让她几近嘶声，“我……我怎么会杀你?我怎么会杀你!”她一把夺过了那支箭，

看了又看，忽然明白了什么，脸色渐渐惨白。抬起头，仿佛要说什么、然而刚一开口、却冲口吐出一口血来，向前栽倒。

“沙曼华!”风涯下意识地将她抱住，发现她脑后三处伤口汩汩涌出暗色的血来。

那般的大喜大悲，让她的脑子再也承受不住了么?祭司眼神一黯，将她放到了白狮背上，然而忽然一震!沙曼华的颈后、出现了铜钱大的血斑!是蛊毒?这个月宫里，有谁竟然对沙曼华下了蛊毒?除了杀他、有人还想杀了沙曼华?

心念电转之时，他觉得袖子忽然被轻轻拉祝低下头，便看到沙曼华睁开了眼睛，微弱地说了一句什么，随即昏死。

风涯侧耳过去，只听得一句话：“小心昀息。”

月下一场恶战，在分出生死之时、忽然被一箭解开。

拜月教主和大祭司交手，射穿风涯的肩膀，拜月教内竟是为了公子舒夜起了内讧!

长孙斯远刚走到廊下，看得那样兔起鹄落、急转直下的一幕，不由惊得几乎叫了起来——他没想到几近天人的拜月教大祭司、竟然真的伤在沙曼华手里。在风涯的手抵在公子舒夜后心的时候、他几乎就要冲过去，却被昀息制止。

“放心，他应该不会杀高舒夜……”站在回廊的暗影里，白衣少年淡淡道，“沙曼华已经出箭、他此刻再杀高舒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刹那，远处的风涯祭司果然已经放开了公子舒夜，向沙曼华走去。

长孙斯远微微一凛，看向那个白衣少年，却听得昀息又说了一句：“他也不会杀沙曼华。他此刻应该根本不想杀任何人……真是可悲碍…除了明教教王、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才能伤得了拜月教的大祭司——他真正信赖和关爱着的人。”

“这一切，都在你预计之中?”长孙斯远凛然心惊，不由问了一句。

白衣少年从长廊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站到月光下，对他笑了一笑——那样的一笑，洁白无瑕而璀璨透明、宛如春风吹开了枝头第一朵梨花。然而少年深碧色的眼睛却是和笑容截然相反的阴沉，仿佛一口看不到底的古井，将任何落入的东西吞没。

“我只是掌握了历代祭司的魔咒。”昀息忽地眨了眨眼睛，然后转身——那边，风涯祭司的手果然从沙曼华的颈部放下了，横抱着昏迷过去的女子，直奔青龙宫而去。

昀息指了指湖边曼珠沙华中被封了穴道的公子舒夜：“我已令所有教中弟子一律留在原地、不可阻拦。长孙先生，趁着这机会你赶快把这个人带走吧!你说过你有方法，我信——你们速速出宫，直接回帝都，莫要停留!”

长孙斯远微一迟疑：“可是风涯祭司……”

“我自然有方法。”昀息的神色淡定老练，简直不像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扬手扔给他一个锦囊，嘱咐，“你只管一路回帝都——风涯大祭司定会来长安找你。”

长孙斯远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这个少年——他也是出谋划策钩心斗角惯了的人、如何看不出这个昀息显然是设计了自己的师傅?如今出了这般激变、以风涯祭司的能力，难保不查出真像。而这个少年、居然还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再让师傅成为他交易中的筹码?

第十章　师徒

一百五十七招上，他点足后掠、停在桫椤树的树梢，右手挥出、弹在承影剑剑脊。

那一弹指他用足了十分的力，几可令天地间一切有形之物辟易，罔论一把剑?

力道透入、沿着剑脊传递，那把无影的长剑陡然发出了一连串的爆裂声!恍然间仿佛一蓬冰雪在两人之间炸开来，节节寸断。

然而对方临危不乱、一声低喝，并指插入了剑风之中，搅起。

那些寸断的碎剑、居然被劲风带起，宛如千百片暗器直向他飞来!

好身手，好机变，好胆量!那一瞬间祭司微微动容，止不住便要喝采一声——为这一数十年来才得一见的一战，才得一遇的对手!然而瞬间却看到了对面白衣剑客脸上那种一往无悔、不顾生死的热切和执着——那种表情，转眼就让祭司眼里那一点激赏冻结。

这个人……是来带走沙曼华的!

虽然是有意容让、想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强，才一直未曾下杀手。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远道前来的贵公子、居然能接下那么多招——不愧是修罗场昔年的第一杀手!虽然历经了十年声色犬马的生活，技艺尤自如此惊人?

在退到圣湖那颗桫椤树下时，风涯祭司眼中霍然闪过了杀意!

“到此为止!”他冷冷一叱，广袖一拂、双手转瞬将半空中寸断的碎剑都碾为粉碎。拜月教的大祭司在桫椤树上站住了脚——只要他一旦站住了脚，便无人再可以越过他身侧半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解决掉

这个闯入者，否则，再近一些、便要被神庙那边的人听到动静了吧?风涯并指如剑，刺破虚空——大祭司出手的瞬间，额心的红宝石骤然光华一盛，令人不敢直视。

虽然两人之间相隔尚有一丈，在对方远远抬手一劈的刹那、公子舒夜却还是下意识地急避——他看不到有武器近身、也猜不到对方招式的来路，但多年杀手生涯练就的本能让他在那一瞬间便感觉到了“死气”——慢得一刻便要送命的死气!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在他掠起的刹那、他感到身上的衣衫发出破裂的撕响，随即胸腹间传来凉意——他身子还在继续拔高，然而一低头，却看到暗夜里胸腹间霍然裂开了一道血缝!

拜月教那个白衣胜雪的大祭司根本没有近身、就只是站在一丈开外，缓缓竖起了手、做了一个手刀的姿式——然而，无形无声的劲风、居然就瞬间斩开了一丈外的空气?这算是武功、还是邪术?那样的不可思议!

脑中电光火石地掠过一个念头——这…不就像沙曼华当时使出的“无色之箭”?只是她还必须借助银弓才能发出气劲，破空也不能无形无声，而眼前这个祭司……这个妖鬼般的大祭司，居然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

上掠的势头已竭，他重重落了下来，落入湖边草丛中——眼前一晃而过的、居然是火红色的花朵……曼珠沙华?那一瞬间，胸前衣衫尽碎，他却忽然笑了起来。

背后衣衫拂动、他知道是那个人从桫椤树上一跃而下、要将他的生命攫去。他来不及多想，伸出手去死死抓住了一株曼珠沙华，火红

的汁液染在他手心，他忽地用尽全力大呼，响彻月宫：“沙曼华!沙曼华!我来了……你听见了么?我来了!”

仿佛回应着他，一道金光裂开了黑夜!

“舒夜!舒夜!”——有人在黑暗中回应着他，呼声嘶哑。那一瞬间、那支已经触及他后心的手陡然一震，停下。血顺着雪白的衣袖流了下来，仿佛痛极，风涯祭司捂着肩膀连续倒退了三步，震惊地看着暗夜里的某处。

那里，白衣金冠的女子骑着白狮飞奔而来，一箭射穿了他的肩膀!

那一箭不知是如何发出的;

那一箭可知是能发不能收的。

——然而在那样的生死一瞬里，她没有别的选择。

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射伤了天神一样的大祭司……情急之下她顾不上使用无色箭法，只是用尽了全力一箭射出、只希望能缓得一缓对方所下的杀手。然而，这个她自幼就当作神一样仰望的祭司，就真的被那一支平平常常的小小金箭洞穿了肩膀!

血仿佛无止尽地从拜月教祭司的肩上流了出来，半身转眼血红。

“沙曼华!”跌落在地的人看到白狮银弓的女子出现在黑夜里，一跃而起，喜极。

“沙曼华?”那个捂着肩膀踉跄而退的人却不可思议地望着她——眼里的那种神色让她忽然间就彻底呆住，止不住想跪倒在面前请求宽耍

冷月下，她不知为何忽然觉得心寒颤栗。　果然，她一眼就认出了舒夜……无论隔了多少年，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舒夜，那几乎是已

经刻入她骨髓的本能;然而，就在那一眼之后，她发现自己再也不认得风涯祭司。

或者说，那个曾一手将自己带大的人、就在她张弓一箭射去的转瞬陌生。

“舒夜!”看到败于祭司手下的人，她蓦然颤声喊了出来，下意识地想迎上去。然而旁边白衣一动，风涯祭司抢身而上，已经按住了他后心的死穴。

“不要!”那一瞬间她脱口惊呼，下意识地举弓，风涯却微微笑了起来，放开了手。

然而他一放开手，公子舒夜便委顿了下去，应该是被封住了要穴。

“还想射我么?那尽管再射吧。我知道你的无色之箭，不需要箭也能发出。”半边的白衣宛如血池捞出，风涯的眼睛却是灰冷的，既无怒意、也无恨意，只是淡淡，“你可以再射我一百箭、一千箭——用我教你的残月半像心法。”

那一瞬间沙曼华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恐惧和激动而全身发抖。

“你为了和这个人在一起，不惜杀了我，是么?”风涯继续淡淡问，拂了拂袖，将满襟血珠甩了出去，缓步走过来，眼里的光温温凉凉，宛如此刻月色，“你曾承诺过要留在月宫、发誓过永远不背叛我——然而你学夷湘，却学得那般快。”

“不，不是的……”她一步步倒退，忽然间觉得对方的眼睛宛如深渊，令她窒息。

“怎么不是呢?夷湘为了她个人的野心，你为了你自己的爱情——就算出自不同的欲望，可是……”那个人却一步步的走过来，声音里隐约有某种死寂，“你们想要的性命，却还是同一条!你们为了别的东西、都不惜置我于死地——沙曼华呵，我以为你会是一个好孩子……可是连你、也这样报答我的‘养育之恩’么?”

那种语声仿佛利箭直刺她心底，那样的眼神让她不敢直视，忽地将银弓扔到了地上，掩面痛哭：“我…我只是想离开这里!我想和舒夜一起生活……我想离开这里!”

风涯走到了她身边，忽地微喟：“所以，你要杀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手指停在了她的颈侧动脉上。

“不是!”沙曼华只觉脑子里极痛，血涌了上来，让她无法呼吸，她抱着头大喊起来，“我只求你不要杀舒夜……并不想杀你!我根本不想杀你!”

风涯眼里有一丝苦笑，松开了手，从左肩将那支金箭连血带肉拔了出来，递到她面前。她侧过头去不敢看，耳边却听祭司静静问了一句：“那么，你为何要在箭上抹血龙之毒?这是普天之下唯一能伤我的毒……这般处心积虑，难道不是得知了长孙斯远到来、便想里应外合杀了我，好和高舒夜远走高飞?”

沙曼华惊诧之极地抬起了头，看着那一支她弓上发出的金箭。

锋利的金色箭头上，果然闪着隐约的血红色冷光，狰狞可怖——血龙之毒?那是可杀神鬼的毒!普天之下，能伤到拜月教大祭司的、仅有的剧毒。

“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想要杀你!”那一瞬间的震惊和恐惧让她几近嘶声，“我……我怎么会杀你?我怎么会杀你!”她一把夺过了那支箭，

看了又看，忽然明白了什么，脸色渐渐惨白。抬起头，仿佛要说什么、然而刚一开口、却冲口吐出一口血来，向前栽倒。

“沙曼华!”风涯下意识地将她抱住，发现她脑后三处伤口汩汩涌出暗色的血来。

那般的大喜大悲，让她的脑子再也承受不住了么?祭司眼神一黯，将她放到了白狮背上，然而忽然一震!沙曼华的颈后、出现了铜钱大的血斑!是蛊毒?这个月宫里，有谁竟然对沙曼华下了蛊毒?除了杀他、有人还想杀了沙曼华?

心念电转之时，他觉得袖子忽然被轻轻拉祝低下头，便看到沙曼华睁开了眼睛，微弱地说了一句什么，随即昏死。

风涯侧耳过去，只听得一句话：“小心昀息。”

月下一场恶战，在分出生死之时、忽然被一箭解开。

拜月教主和大祭司交手，射穿风涯的肩膀，拜月教内竟是为了公子舒夜起了内讧!

长孙斯远刚走到廊下，看得那样兔起鹄落、急转直下的一幕，不由惊得几乎叫了起来——他没想到几近天人的拜月教大祭司、竟然真的伤在沙曼华手里。在风涯的手抵在公子舒夜后心的时候、他几乎就要冲过去，却被昀息制止。

“放心，他应该不会杀高舒夜……”站在回廊的暗影里，白衣少年淡淡道，“沙曼华已经出箭、他此刻再杀高舒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刹那，远处的风涯祭司果然已经放开了公子舒夜，向沙曼华走去。

长孙斯远微微一凛，看向那个白衣少年，却听得昀息又说了一句：“他也不会杀沙曼华。他此刻应该根本不想杀任何人……真是可悲碍…除了明教教王、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才能伤得了拜月教的大祭司——他真正信赖和关爱着的人。”

“这一切，都在你预计之中?”长孙斯远凛然心惊，不由问了一句。

白衣少年从长廊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站到月光下，对他笑了一笑——那样的一笑，洁白无瑕而璀璨透明、宛如春风吹开了枝头第一朵梨花。然而少年深碧色的眼睛却是和笑容截然相反的阴沉，仿佛一口看不到底的古井，将任何落入的东西吞没。

“我只是掌握了历代祭司的魔咒。”昀息忽地眨了眨眼睛，然后转身——那边，风涯祭司的手果然从沙曼华的颈部放下了，横抱着昏迷过去的女子，直奔青龙宫而去。

昀息指了指湖边曼珠沙华中被封了穴道的公子舒夜：“我已令所有教中弟子一律留在原地、不可阻拦。长孙先生，趁着这机会你赶快把这个人带走吧!你说过你有方法，我信——你们速速出宫，直接回帝都，莫要停留!”

长孙斯远微一迟疑：“可是风涯祭司……”

“我自然有方法。”昀息的神色淡定老练，简直不像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扬手扔给他一个锦囊，嘱咐，“你只管一路回帝都——风涯大祭司定会来长安找你。”

长孙斯远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这个少年——他也是出谋划策钩心斗角惯了的人、如何看不出这个昀息显然是设计了自己的师傅?如今出了这般激变、以风涯祭司的能力，难保不查出真像。而这个少年、居然还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再让师傅成为他交易中的筹码?

第十一章　长安月

如以往中原很多王朝一样、大胤的开国之君神熙帝将国都选在了长安——这个“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的地方，的确也是绂冕所兴，冠带如云。

十年来镇守敦煌，公子舒夜踏入帝都的次数不过寥寥。

然而每次踏入帝都，他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窒息和快意。

那窒息、是某种压迫着他生存本能的重量，让他时时刻刻都像一头蓄满了力的猎豹窥探着左右，暴起攫人;而那种快意却是从最隐秘深心里沁出来的——在这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暗藏着暴风急雨、腐臭芳香，浓得仿佛眼前化不开的夜色。而他、就是要用掌中的剑、将这铁一般的古城和长夜斩开!

临决战、赌生死的快意直冒出来，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纵横西域的时代!帝都长安，给了他一种归属感和熟稔感，仿佛他就应该在这样的乱局中游走——这个杀机四伏的帝都、和当年厉兵秣马的敦煌一样，给了他最广阔、最有挑战感的舞台。

虽然他已厌倦，然而此刻巨大严峻的挑战重新点燃了他天性中冒险和搏杀的气质。

交织着权欲、杀戮、阴谋、背叛的长安，是他的舞台，而他早已能在其中游刃有余，在与人相斗中自得其乐——不同于那个青翠干净的苗疆、在那种地方，对着那个“非人”的大祭司时，他心里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把握。那是与天相搏的空茫和无措。

“朝野多股势力蠢蠢欲动、潜流暗涌，只恐不日便要发难——此刻弟不知远在何处，各地驻军不及进京驰援，已然不及。”他想起了墨香在那一封密函里，留给自己的最后嘱托，“激变不日立至，兄苦虑多日，顺势布一局，以求反败为胜。事关重大，四顾身侧无人，唯有长孙可冒险相托——然此人心计之深、为兄多年不曾看透。无奈此刻帝都危局，无他人可托。弟若闻讯归来、与之谋事，也应心怀戒备。”

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旁边席上的长孙斯远。

那个青衣谋士一直寡言，摆弄着手中的小小木偶。然而那只诡异的木偶，却让公子舒夜眼神陡然凝聚——这个透着诡异的东西，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公子舒夜忽地以筷击盏，在酒席间高歌起来，同时命探丸郎中最美的白九娘起舞——密室里所有严坐待命的探丸郎杀手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看着这个纵酒狂饮的男子、候爷的生死之交。早就听说过敦煌城主是个骄奢跋扈的人、却没想到放浪形骸到如此。

白九娘抽剑起舞，然而一曲方歇、剑却急速指向了座上的公子舒夜!

白衣公子分毫不动，只是在那一瞬间翻转了手腕，剑刺中了杯底，砰然裂开。九娘执剑冷冷看着这个来客：“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带我们去救候爷的?外面已经死了那么多兄弟，你却还在这里喝酒!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要安排那么多场硬碰硬的刺杀?再按你说的这样下去、我们的人不等攻入禁城，就全折尽了!”

“鼎剑候有给你们向我责问的权力么?” 公子舒夜微微一笑，将酒杯从剑上拔出，“棋子不该问棋手的棋谱如何。请安本分。”

黑九郎不服："可这一个月七场刺杀下来，已经折损了大半人马!杀的不过是一些官员外戚、根本动不了景和宫里那女人分毫!你这是让我们送死，白白便宜了那女人——你到底是不是候爷的朋友?还是早就被那女人买通了?"

"住口!"座中忽地有人低叱，是久不出声的长孙斯远终于开口，"坐下。"

长孙先生都开口了，满座登时悚然一惊，无人再敢继续发难。暴烈的黑九郎和冷艳的白九娘相对看了一眼，也退回了座中。

"明日，按计划将兵部尚书李长乾刺杀于上朝路上。"寂静中，公子舒夜扔下一句，拂袖而起，揽着歌姬扬长而去。座中杀手面面相觑，最后一致将目光投向长孙先生。

长孙斯远淡淡开口，放下了酒杯："听公子的安排。"

不同于苗疆之月的皎洁明朗，长安的月色是迷离朦胧的，仿佛空气中浮动着太多看不见的尘埃。暗廊下，遣走了歌姬，白衣公子静静负手看月，神色也有些迷惘起来。

不久背后就传来了脚步声，没有回头，他开口："按全盘计划来说，明日黑九郎和十三娘都要死——是不是?这样一来，探丸郎里，就只剩下不到二十名杀手了。"

"是。"长孙斯远在他背后站住，声音冷肃，"这一个月来，已经折了二十一名杀手。但也拔除了八名朝中军政两界的重臣、颐馨长公主的羽翼被剪除了不少。可直至目前，她似乎还是没有将禁宫御林军和明教高手派出、保护下属的意图。"

"呵呵……端的沉得住气。这女人的确狠心忍心，"公子舒夜笑了笑，"羽翼剪了可以再长、命丢了可就什么都完了。此刻她怕的就是中

了调虎离山之计，宁可看属下党羽被难、哪里敢轻易放松大内防守?”

长孙斯远同样淡然回答：“不错。她向来计算精明。”

“也是，否则墨香又怎么会轻易在她手里吃亏?”公子舒夜冷笑起来，忽地点头，“不过，我想她们那边一定也在估计着我们的损失——我们每死一个人，他们定然都有数。大约只等着我们削弱到一定程度，便要反击。”

“是。”长孙斯远点头，只道，“可他们定然没想到、探丸郎不过是明摆在台面上的一张牌，我们的实力远不止于此——天下十八路大军已然陆续接到了候爷的手谕，秘密派人进京待命。而那些中原各大门派的武林人士、也已经云集京城。”

“只是可惜了探丸郎……那可是一群忠心热血的江湖儿女。”公子舒夜忽地喟叹，眉间的迷惘之意更重，“墨香十年心血营造的这批基业、恐怕要在这场血战中消耗殆尽了。”

长孙斯远也是长久无语，许久，才慢慢道：“他们……本来也就是死士。”

死士?……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那种热血悲歌的慷慨死士，为了主君的安危　便可毫不迟疑地纵身就死的死士，的确令他这样的人都肃然起敬——然而，他不得不将这些人看成一堆无生命的棋子，才能安之若素地将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若是心心念念想着，又如何布得了这般杀局?

“希望他们死的有价值。”公子舒夜喃喃，忽地回过头盯着长孙斯远，慢慢道，“你今夜，又要进宫去么?听说那个女人很美……听说她和你们长孙家、还自幼定了亲。”

那种目光冷锐低沉，然而长孙斯远只是淡淡回答了一个字：“是。”

然后就这样转过身，再不解释半句地离去。

禁城巍峨，仿佛一方坚不可摧的玉玺、压在长安城的北角。

然而坐在防卫森严的景和宫里、身侧布置了至少八百名侍卫，还有躲藏在多处暗角里的明教高手——颐馨长公主的眉头依然微蹙，仿佛脚下白玉铺就的地面如波浪般摇晃起来。她无声的抱紧了年幼的皇帝，拍着哭闹不休的孩子。

然而八岁的武泰帝依然带着一股痴傻的劲儿、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后就再也不能平静，拼命指着宫殿外盛开着菊花的花圃，尖细地叫：“白色的小鬼!白色的小鬼……它们在跳舞!”

“阿梵莫哭……哪里有什么小鬼埃”颐馨长公主拍打着弟弟，却微微叹了口气。

然而一想到外面的局势，颐馨长公主的眉头就蹙得更紧——帝都上下已经议论纷纷，为了一个月来七次的刺杀，为了相继死去的八名朝中重臣。那八名，全是她一手拉拢和扶持起来的党羽。她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分出一部分大内的人手、去保护下属羽翼，然而——长孙斯远对她说：“那是公子舒夜在引你出手，待你将人手抽离禁城、他便要声东击西。”

于是，她便硬生生按捺住了。

但如今外头已经飘摇如此，帝都若再无反应、朝野上下只怕要掀起大浪。颐馨长公主再也顾不得哭闹的武泰帝，将孩子交给了贴身侍女，便起身想去找连日不见的月圣女梅霓雅。

然而，刚一起身、就看到那个青衫男子从菊花深处走了过来。

“斯远!”略微有些惊喜地，她迎了上去，穿过那些白骨上盛放的花朵。

“明日，公子舒夜将派探丸郎于上朝路上刺杀兵部尚书李长乾。”那个人只是站在菊花深处，淡淡开口，“这次你需得早做准备——兵部不同于其他，此刻万万不能舍了这棋子，否则帝都定将更乱。”

“正好，我也是如此打算。”颐馨长公主点头，神色冷定，“近日昆仑大光明宫总坛、已经派了派了最后一批人马前来帝都，助我完成大业。回纥一品堂也派出了高手，前来为梅霓雅公主效力。因为高连城还据守着敦煌，他们祁连山那边绕道过来，颇为艰苦，所以来得晚了——他们这一到、我方实力大增，再也无需避开探丸郎的锋芒。何况，我这几日估计着，他们也该折损的差不多了。”

冷定地说到这里，颐馨长公主的语气却忽然转柔了，摘了一朵菊花在手里拈着，看着面前的青衣男子，半晌才开口，道：“你…你这一趟去南疆去了好久——”顿了顿，脸颊忽地有些微的红，只道：“阿梵很想你。”

长孙家原本是大胤最大的外戚、也是十大门阀贵族中的翘楚，历来和皇室之间婚姻不断。而长孙斯远也是经常出入皇室、和夏雳夏梵姐弟是自小熟悉的。若不是后来四王内乱、若不是鼎剑候把持了朝政——说不定夏家和长孙家之间，早已又多了一桩姻缘。

然而颐馨长公主最后含羞吞下的半句，长孙斯远却仿佛听不出来，只是皱眉：“明教又派人来了?他们是准备把回纥一品堂和整个总坛都搬到长安来么?”

“你不是和我说、那些江湖人已经秘密云集到了长安?再加上一个公子舒夜，更不能轻敌。”颐馨长公主手握紧了，手心那朵菊花簌簌粉碎，眼里有狠厉的光，“不请明教和回纥出手，还能如何?反正也说好了交换的条件。”

长孙斯远不再说什么，只是道：“我怕请神容易送神难。”

然后他就转身离去，消失在菊花深处。颐馨长公主原本要留他，忽地又迟疑了，手里揉捏着那朵菊花，半晌，只是微微叹了口气——她真的是越来越看不透斯远这个人了。

宫里阿梵还在哭闹，彻夜不息，她只一听、心便烦躁的不得了，只狠狠地踏倒了一片菊花，踩出了地底支离的白骨来。

长孙斯远从一重重禁宫走出来时，外面斜月已西沉。

他从最荒僻的侧门走出来，走过宫门口那座巨大的仙人承露铜像时，他蓦地抬起了眼睛——那个仙人铜像手上托着径丈大小的铜盘，而铜盘内，却伫立着一袭白衣。斜月挂在深蓝色的天际，那个人站在仙人铜像的掌心、却有着比仙人更飘然出尘的气质，白衣胜雪、长发飞扬，仿佛飘然而来的天外飞仙。就这样站在高处、低目看过来，不说话。

“风涯大祭司!”一直表情漠然的长孙斯远终于忍不住脱口惊呼起来，惊喜。

“我知道那个人已经来到帝都……所以我也来了。”那个人微微一笑，对他伸出手来：“按照约定，先给我龙血珠。”

——在他伸过来的手上，有一滴血缓缓凝聚、啪的一声滴落。

肩上那个伤，居然一直都未曾愈合。

长孙斯远定了定神，冷静地道：“在下不曾随身带——请跟我回去拿，如何?”

天亮的时候，刺杀的结果已经传来。

似乎一反前七次的退让、这一次，禁宫大内派出了大批的好手保护兵部尚书。第八次的刺杀完全失败——不仅折损了黑九郎和十三娘，甚至连负责联络的白三郎都被杀。

“他们终于出洞了?”公子舒夜却有些惊喜、有些诧异，“该不会这么快埃”

“因为此刻起、他们禁城内的防守已经固若金汤，自然不吝派出人手。”长孙斯远的声音在门外传来，那个青衣男子从黎明中走来，神色慎重，“公子，西域的援军已经到了。那个人、终于来到了长安!”

“谁?”公子舒夜霍然一惊，抬头问。

长孙斯远眼神凝重，一个字一个字的开口：“霍恩。”

“山中老人?!”那一瞬仿佛有某种惊悚的力量、让公子舒夜霍然站了起来，衣襟带翻了茶盏，“你说来的是山中老人?教王他、他，亲自来了帝都?”

早年的记忆如闪电照亮心底——教王，教王……那个名字曾和那一段残酷岁月一起、深埋入心底。隔了多年后提起，却依然有让他心神颤栗的力量。那是一种深刻入骨的、反射般的恐惧，相信从修罗场里出来的所有杀手、在余生中都不能忘。

即使骄傲如他、也不能避免。

然而他很快镇静下来，冷笑：“想不到他老人家一把年纪了，还吃这种翻山越岭的苦……野心不小埃”顿了顿，公子舒夜嘴角浮出一丝睥睨：“少不得，要和他会一会了!所有人都说他陆地神仙一级的人物、是无法打败的，我非要试一试。”

“不用试。”长孙斯远的神色依旧是淡定的，“你不是他对手。”

“谁说的?”公子舒夜冷笑。

“鼎剑候。”长孙斯远淡淡回答。

公子舒夜忽地怔住，看着这个没有表情的男子：“墨香?”

“是的。在大变来临之前，候爷曾冷静的全盘估计过形势。”长孙斯远微微点头，“候爷早知道明教会彻底卷入帝都政局，他也估量过、除了那一个人，当世无人能是山中老人的对手——所以，我一早就按照他的计划、亲自去苗疆请了那个人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长孙斯远轻轻抬手，推开了身侧的窗子：“你看。”

公子舒夜的眼神定住了，穿过窗子，看到了游廊上静静伫立的一袭白衣。那个人不知何时进入探丸郎最秘密据点，正将手放在左肩上，轻轻揉着。淡淡的天光照在他身上，让这个人显得有些不真实，恍如一梦。

“风涯……风涯大祭司!”他脱口低呼出来，不可思议。

——此刻，站在帝都微露的晨曦下的、居然是那个和他在月宫圣湖之畔生死恶战过的拜月教大祭司!怎么可能?……这个人、这个宛如天外飞仙，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大祭司，也被牵扯到了帝都这场纷争浩劫中!

天下武林自古分为正邪两派，七大门派中出高手辈出，各有擅场，难分高下。百年来正派里最杰出的七位绝世高手，被称为“三皇四帝”，分别出自七大门派;然而在邪教里，却一直是西域大光明宫和南疆拜月教平分秋色。当世传闻中、拜月教大祭司和明教教王是邪派中的绝顶人物，都号称达到了“脱魔”的境界，接近陆地神仙，足可以与三皇四帝抗衡。

而七大门派自十几年前突袭光明顶、和魔教拼得两败俱伤后，近年来人才凋零，已经不复昔年三皇四帝时期英才辈出的盛况。目下放眼天下武林、也只有眼前这个拜月教大祭司才有和山中老人一较高下的可能吧?

然而这一切的权衡估计、是片刻后才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在看到风涯大祭司的那一瞬，公子舒夜第一念及的，就是：沙曼华呢?沙曼华如何了?那一夜，用无色之箭伤了拜月教大祭司后，她有无受罚?是否安好?如今又怎样?

他只张开了口，尚未出声，仿佛知道他想问什么，晨曦中那个白衣祭司已经回过头来，对着他微微一笑：“她没事。她对昀息没有任何威胁力，他不会杀她——帝都这边的事情完结后，你去月宫将她带回来吧……我是不会再阻拦你了。”

那么，当时，你为什么要如此阻拦呢?——他下意识地想。

风涯大祭司转过头去看着微亮的天际，淡淡：“我一个人看着这天地间的日出日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很想找一个好孩子、陪我一起看。但现在，已经不必了。”

——那笑容，竟然没有半丝灵鹫山顶决战中那种压迫力和杀气，而是带着空明的、淡泊的、甚至些微疲倦的神色。

第十二章　探丸郎

一个月内出了八起刺杀、只有兵部尚书李长乾侥幸逃脱。长安城里已经议论纷纷，人人都在猜测到底是谁策划了这一系列的大案?也在诧异朝廷为何还不作出反应——那个一向雷厉风行的摄政王，为何此次迟迟不见露面?

——甚至已经有人说，摄政王已经死了、朝廷只是怕消息传出去引起激变，而始终不敢对外宣布。平民百姓们不敢公开说，但各种谣言还是不胫而走。

这几日，帝都里那些幽僻小巷、茶楼饭馆里多了一群群陌生脸孔的外来客，虽然操着各地方言、来自不同方向，似乎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有些甚至似乎来自塞外异族——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个个都带着刀剑，似乎全是江湖人。

仿佛天下武林各个帮派、此刻都选中了帝都开武林大会的样子。

而御林军暗中的调动、各路藩王打点进京了解情况的探子、十八处兵马隐秘的前来——这些，就不是那些百姓们所能看到、听到的范围了。

然而紧张肃杀的气氛一天天积累，仿佛天下的目光都投注在了长安，而这个古老的帝都上空战云密布、即将旋起巨大而呼啸的漩涡!

后天便是十月初十，大胤开国之君神熙帝统一中原、登上帝位的日子——

按皇室规矩、武泰帝需前往法门寺上香，在供奉着的木主前为历代先皇祈祷，然后去往太庙举行盛大祭奠。当今皇上武泰帝年幼，少不得颐馨长公主也要陪伴了去。

“十月初十，卯时，日出刹那。所有探丸郎、神武军手人从法门寺观心井暗道出、从游廊迂回，包抄大雄宝殿——佛像下已埋机关，暗弩三百，刺客九十，务必刺杀少帝与长公主于佛前!”

公子舒夜的话音是冷的，冷成一条直线、仿佛锋利之剑的剑脊。

他的手，也缓缓抚在一把墨色长剑的剑脊上——墨魂剑。那也是鼎剑候被软禁后、探丸郎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下来的东西。承影墨魂，原本同时出自当年昆仑大光明宫。如今，承影剑已经毁于拜月教大祭司之手、他只能以至交留下的长剑，将那禁固着墨香的一重重铁镣斩开!

一边看地图，一边摆弄着那个奇怪的白杨木傀儡，长孙斯远无声点头，没有对这样的安排发表意见——其实，那一场最轰轰烈烈的刺杀是没什么要紧的，重要的是——

“那么，用七大门派的高手引开御林军，你就准备孤身深入大内、去紫宸殿救候爷?”长孙斯远向来如止水的声音有了一丝波动，抬起眼来看了一下公子舒夜：“实在太过冒险。或者，先调动十八路秘密进京的精英战士杀入?夺宫后，再行处置?”

——虽然曾号称修罗场杀手中的双璧，但这个白衣贵公子的作风显然和候爷迥异：他锐意、锋利、快速，仿佛一柄斩开迷雾的利剑。但两人相同的、就是同样孤注一掷的胆魄。

“不行，墨香还在他们手上，一动用大军、只怕玉石俱焚。还是我孤身潜入、先救出墨香后再号令军队夺宫。”公子舒夜微微笑了笑，忽地对着窗外点点头，“也不是我孤身一人——你也知道在禁宫内，还埋有最深的一批伏兵。此外，还有人要和我一起去的。”

两人一起望向窗外那个银杏之庭。

已经是初秋，木叶凋零。庭院里宛如铺上了黄金，而那个白衣人就靠在树枝最顶端，额环束发，黑缎般的长发垂落在秋风里，仿佛一片不受力的羽毛——那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人世的高洁和遥远、让厮杀在名利场里的人心头骤然一清。

“我想他们也不会将候爷轻易留在宫里，只怕深宫里也是十面埋伏。”长孙斯远点头，收回了目光，沉吟，“虽然我们在禁宫内留有最后的埋伏，但祭司和你一起去，那的确是最好——据我所知，霍恩入宫后一直居住在紫宸殿中，只怕候爷寸步不能离开他的监视。”

“嗯。”公子舒夜淡淡应了一声，忽地道，“你从宫中打探来的事，也真不少。”

长孙斯远微微一怔，神色不动：“那自然。我给宫里那边的情报，也是相当。”

“探丸郎，便是这样被你一个个卖到屠刀底下的吧?”公子舒夜的手慢慢握紧了墨魂剑，若是武林中人在侧、便能惊觉那一瞬间发散出来的杀气——然而，一介书生的长孙斯远只是淡淡，毫不动容：“苗疆回来的马车上，我已和你深谈过，你也该看过候爷留下予你的书简，知道了全盘计划——而生死存亡的一刻上，你却是依然要疑我?”

公子舒夜蹙眉，手却放开了：“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这很重要么?”长孙斯远不动声色。

“自然。天下二分，胜负未定。犹如韩信，助汉则汉兴，助楚则楚霸;”公子舒夜喃喃，声音里却第一次有了难以定夺的犹豫，眼神陡然凝聚，“若自立为王，则三分天下!”

“到了最后，自然见分晓。”长孙斯远点点头，镇定自如，“莫忘了，候爷临难之时、曾将全盘危局托付于我——你是不信候爷的眼力?

还是不信自己的控制力?”

一语未毕，长孙斯远转身离去，毫不介意背对着那个手握墨魂剑的修罗场杀手。

庭中金叶飘转而下，有几片落到了木傀儡身上。长孙斯远抬手拂了拂，忽地听见头顶有人淡淡道：“你——手中这东西，有点意思。”

一直不动声色的长孙斯远猛然一震，抬起头，看着树梢上坐着的白衣祭司。龙血珠已经如约交付给了风涯，以便让他消除伤痛、可全力与山中老人一战——此刻、这个人又已经恢复了睥睨天下的力量吧?在他眼底下，世上所有事都无所遁形了么?

“近百年来，我以为这傀儡之术除了在我教中，外头早就已经失传了呢。”风涯低下眼睛看着他，眼神却是平静空明的：“听说你们长孙家是大胤最大的外戚，历代出过无数皇后贵妃，后宫中争宠除敌无所不用其极——这傀儡诅咒之术，便是那样传下来的吧?”

长孙斯远脸色微微一白，在这个“非人”之人的俯视之下，陡然有一种被看穿的悚然，不由脱口：“你……能看出这个傀儡系着的真身么?”

“呵呵。”风涯微微一笑，转过头去。许久，似是寥落地喃喃道：“就算我再活几百年、眼睛看到的，也不过只是这些争夺罢了……”

十月初九，长安城中战云密布。

虽然百姓不敢议论，但谁都觉出了近日帝都的不安定，东西两市胡汉商贾纷纷闭门歇业，朱雀大街一片萧条。

傍晚，长孙斯远入宫觐见颐馨长公主，带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明日日出之时，探丸郎将于法门寺孤注一掷出动，试图

劫持少帝或者长公主做人质、以交换鼎剑候。”

顿了顿，那个青衣的谋士开口，毫不动容地说出了最终的秘密：“不过，真正袭击的重点不在于法门寺。明日，公子舒夜将亲自来紫宸殿、营救被幽禁的鼎剑候。”

景合殿中对弈的两个女子同时停住了手，颐馨长公主首先低笑起来：“声东击西?公子舒夜果然也是大胆得很，居然敢孤身范险——不愧是妹妹你们修罗场里出来的顶尖好手。”

回纥公主梅霓雅将那一枚黑子放下，浓秀的眉毛微微一皱：“公子舒夜一身技艺足以震慑西域，比墨香不遑多让，绝不可大意。　比起他来，探丸郎残党反而不足虑了。”

颐馨长公主招手让长孙斯远坐下，转头对梅霓雅笑道：“虽然如此，可有贵教教王坐镇紫宸殿看守鼎剑候，妾身还不太担心——公子舒夜虽允称高手、但比起教王还是要逊色吧?”

“这倒是。”梅霓雅展眉一笑，俯首将那枚黑子摆下了，“教王此次肯远道而来，坐镇紫宸殿，那是万无一失——明日，长公主和皇上不必去法门寺了，就留在宫中反而安全些。我自然会安排教中人手重重防守，等着他自投罗网。”

“可探丸郎那边呢?”颐馨长公主皱眉，“不趁着这个机会一举铲除，留着就麻烦了。”

梅霓雅按剑而起，朗笑：“有我呢!明日教王坐镇宫中，我自另外带人马去将其连根拔起!这一下、鼎剑候多年培植的力量也该彻底摧毁了。”

颐馨长公主这才展眉一笑，深深一敛襟：“如此，多谢姐姐了!”

梅霓雅连忙还礼，眼角看到一边的长孙斯远，含笑道：“长公主该谢的是这位——若不是长孙先生当初相助发动政变、大胤如今说不定已经不是你们夏氏的了。如果不是长孙先生不间断地送来重要的情报、要将鼎剑候余党一一拔除，我们也少不得要多折损千余人手。”

颐馨长公主微微一笑，低头：“斯远出了如此大力，自然是要谢的。”

“如何谢?少不得要以身相许了。”西域儿女向来爽朗，梅霓雅大笑了起来，拍着手走了出去，“好，待大事定后，你如约将玉门关外十二州连同敦煌让与回纥，我父汗便与大胤共有这天下——到时长公主大婚，梅霓雅定当以回纥国使者身份前来祝贺。”

梅霓雅的朗笑渐渐远去，颐馨长公主低下头去，脸上已泛起红晕，忽地不知说什么好。旁边的侍女识趣地退了下去，景合殿里更加静谧起来。

“你真的要将敦煌割让于回纥?”寂静中，长孙斯远却开口问了个打破旖旎温柔气氛的问题，语气隐隐肃杀，“敦煌为西域咽喉、向来为诸国觊觎。此处一失，大胤便失了西边门户，将来回纥铁骑东来，将何以阻拦?”

“现在形势严峻，少不得回纥与明教相助，暂时答应也罢。”颐馨长公主显然有些不悦，“不然，大胤就算不亡于回纥铁蹄下、迟早也被鼎剑候谋夺!”

“你宁可亡于外虏，也要先平了内患?”长孙斯远霍然回头低声问，眉宇间有怒意。

颐馨长公主总算将旖旎心思收了回来，正色：“只不过权宜之计。等鼎剑候党羽彻底清除，四海安定，自然可以派兵再将割让的十二州

夺回。”

长孙斯远冷冷一笑，却没有说什么，只是转过了头去，问：“小梵呢?”

见他不欲和自己多争辩，颐馨长公主也是松了口气，然而满腹的柔情登时化成了冰冷，只倦倦道：“在紫宸殿里，和教王一起——也是奇怪，他夜里总是哭闹不休，教王一来他就乖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他?他还是一样赖着你，想让你去看他。”

长孙斯远眼色不易觉察地一冷，手指在袖中慢慢握紧，道：“你也真放心，将大胤少帝托付给回纥明教的教王?万一他对小梵做了什么，如何是好?”

颐馨长公主一震，也沉吟不语，许久道：“那么，今夜麻烦你去照顾他，如何?”

“明日便是生死之变，我今夜若不回去，公子舒夜这边定然起疑。”长孙斯远摇头。

颐馨长公主脸色微微一变，拉住了他的袖子：“很危险!如果被公子舒夜发现了你是这边的卧底，你、你就……!还是不要回去了，和我们一起留在紫宸殿吧!有教王坐镇，那里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一趟。”长孙斯远不为所动，拉开了袖子，“此刻，半分错不得。我有朱果紫金符，可以随时出入大内——等那边事情一定、我立刻便回紫宸殿。”

青衣谋士在夕阳下转身离去，穿过那片盛开的菊花。不知为何、忽地又立足回头，看了一眼阶前目送的长公主。那一刹，一直如止水的眼睛里涌动着某种复杂的光芒。他忽然疾步返回景合殿，将那个倚

门而望的女子用力抱入怀中，喃喃低语：“雳儿，别怕，就快过去了……一切都快过去了。你不要怕。”

从未见过这个寡言多谋的恋人如此举动，颐馨长公主只觉一下子脑中空白，等回过神来时，长孙斯远已经放开她、疾步穿过盛开的菊花离去。

那些菊花下、埋着一年前夺宫之变时，被杀后就地掩埋的鼎剑候亲信侍卫。

十月初十。朝阳亘古不变地升起，然而帝都却似换了人间。

朝霞如血，那些血仿佛从云霄直泼入地，将千年佛寺圣地染得一片血红。然而细细看去，那些血迹却是从观心井漫出的，仿佛是地下血泉汹涌，破地而出!那大股的血从井中漫出后，沿游廊两侧一路流淌，最后在大雄宝殿上弥漫了一地。

梅霓雅纵马飞跃过山门、在大雄宝殿前勒马，看着已经接近尾声的一场恶战。

亏了长孙斯远的密报，这一战她有备而来，却依然胜得惨烈。九十名探丸郎的死士个个状若疯狂，根本不顾惜自身，只想将所有侍卫砍杀，然后带走那个金舆上的武泰帝。一个一个踩着同伴的尸体，甚至相互作为肉盾交替上前，一路伏尸、竟杀到了皇帝金舆前，一把撩开了帘子*—然而轿内万道金光激射而出，竟同样是安装了如雨密集的劲弩!

强弩之末的探丸郎人马，终于在此遭到了致命一击。

尽管带足了大内高手、又加上了明教一些人马，足有三四百铁甲、依然不能挡!若不是一早得到情报，将真少帝和长公主留在了禁

宫，只怕这群疯狂的探丸郎既便不能掳走武泰帝、也能伤了九五之尊吧?一想到此，梅霓雅手心里就有微微的冷汗。

她跃下马背，踏入大殿查看情况——里面血流成河，尸体满地。门槛旁积血竟有一指厚，浸没了她的小蛮靴。

刚一脚踏入、脚跟忽地微微一紧，然后传来清脆的铛的一声，似乎有什么咬在了护踝上。大惊之下，梅霓雅想也不想反足踢出，脚上却是十分沉重，一个黑影随着她抬脚被甩了起来，重重落地，七窍流血已然气绝，然而牙齿却依然紧咬她的足跟。

那种孤勇和惨烈，让昆仑大光明宫的月圣女梅霓雅都不由暗自心寒。

然而无论如何，探丸郎今日全灭于法门寺——一念及此，她依然忍不住纵声笑了出来。

“你…以为自己真的赢了么?”已经抢到了少帝金舆前，却被劲弩射中，白十九娘撑着身体回头恨恨看着她，嘴角流下一丝血来，“我们不会白死的!你等着、等着看吧……”

语音未毕，她伸手在一支劲弩尾部一按，噗的一声穿心而过。

看着最后一个探丸郎杀手死去，梅霓雅陡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祥预感，霍然回头看着长安北方，日已中天——探丸郎人马已经全数在此，今日一早公子舒夜只带了一人赴深宫。这般孤注一掷，势单力薄，就算能闯过十八重埋伏，侥幸到了紫宸殿也会被教王灭了才是。

然而为何禁城中、迟迟不见标志“事成”的红色烟花升起?

九重深宫里，如今又是若何?

第十三章　菊花的刺

十月初十，是大胤开国一百五十周年的日子。

却很少有人留心到、这也是夺宫之变发动后的一周年。

更没有人留心到，在这个深秋的夜里，深得少帝和长公主信任的长孙斯远独自来到了禁宫，穿过月下大片开放着的菊花，手里提着那个白杨木傀儡。却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酒壶，将美酒一杯杯无声无息地浇入土中，眉间神色凝重沉痛，仿佛和土下幽灵喃喃交流着什么，隐约听去，却是“诛杀叛乱，救出主公”。

然后，他在殿外驻足了片刻，却没有进入景合殿去见颐馨长公主。如此星辰如此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青衣的谋士就这样站在菊花丛中凝望，直到天色微亮，才似下了什么决心、回头向着紫宸殿匆匆而去。

然而，他虽然离去，杀意已经仿佛已经种入了那一片土壤里，每朵菊花都开得杀气四溢。仿佛土下支离的白骨、听到了昔日主人的召唤，想要挣扎着破土而出，为之一战。

那一夜紫宸殿里少帝的哭声愈发响亮凄厉，口口声声叫着“白色的小鬼”在“菊花里跳舞”——直到天亮时分长孙斯远到来，才止住了哭声。武泰帝一见他立刻睁大了眼睛，也不知是欢喜还是畏惧，却是立刻安静了下来，神色木木的。

长孙斯远从侍女手里接过孩子，轻抚着武泰帝漆黑的额发，眸中神色转换。

忽然间，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压迫力弥漫在空气中，凛然连退了三步，看着隔着院落的正厅方向。夜里看不出任何东西，然而那一处

发散出的杀气和压力是令他这样毫无武功的人都心惊的，不由变了脸色，脱口：“谁在那里?”

“前厅里的是长公主请来的贵客，”宫女不知内情，只恭谨回禀。

“教王?……山中老人?霍恩?”抱着出奇乖的武泰帝，长孙斯远喃喃，忽地转头，便想立刻离开。因为长公主命令过不许少帝离开紫宸殿，宫女急忙阻拦，然而哪里拦的住?就在刺客，一道白光从前厅裂出，忽地将长孙斯远面前的门重重阖上。

已经被发现了么?——那一瞬间长孙斯远脸色苍白，忽地觉得咽喉透不过气来。

“把那个木傀儡交出来。”黑夜里，一个苍老的声音低低传来，近在耳边，“这种把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刚才你又在景合殿外菊丛中做了什么?你究竟包藏着什么居心?”

“不。”挣扎着，他回答了一句，一手抱着武泰帝，另一手却捏紧了袖中木人。

“哼。”冷笑从黑暗最深处发出，长孙斯远忽然有一种恍惚感：似乎那一团黑暗在慢慢扩散过来，把自己吞没。他竭力挣扎，然而身体仿佛被催眠了，居然丝毫动弹不得!

那团黑暗灭顶而来，一刹那、他脱口惊呼。山中老人!他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山中老人霍恩*—那个脸色苍白的枯瘦老人坐在黑暗中心，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巾，平平伸出手来。长孙斯远的眼神在刹那涣散开来，身不由己地向着教王缓缓走过去。

然而就在那一刻、那团浓密的黑暗忽地波动了一下。仿佛觉察到了什么，山中老人霍然回头，想也不想一掌挥出。那一掌无形无迹、

然而半空中的流霜却忽然凝定了，仿佛一瞬间被冻结。不知是否错觉、夜空中陡然结出一条霜色的利剑!

然而那一条流霜凝成的利剑、急速前刺，却中止在另一只掌心。瞬间光华大盛。

“风涯大祭司!”那一瞬间长孙斯远回过神来，脱口。

只是一拂袖，那凌厉的气劲便被化解开来。月下额环闪烁、白衣长发的祭司手指迅速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弧形，气劲同样无声无息地破开了空气，三丈外紫宸殿喀喇一声，外壁霍然碎裂*—晨曦微光洒入，照在大殿正中的金座上、垂目毫无表情的高冠锦服男人身上。

权倾天下的鼎剑候，已经被幽禁了一年有余、成了一个活死人。

“候爷!”乍一看到，长孙斯远脱口低呼，抢步上前。然而黑暗中一声冷哼，他面前仿佛就有无形的墙迅速建立起来，居然半步上前不得!

“风涯?是你?”黑暗最深处那个苍老的声音再度传出，却带了十二分的诧异，“想不到拜月教也来掺合这件事了?不容易啊，居然能请动你出手*—嘿嘿，你我足有五十年未曾交手，这回倒正好凑巧。”

风涯没有回答，只是足尖一点、在半空一个转折，落在大殿飞檐上，缓缓伸出手来：“霍恩，你我齐名多年，今日且分出个高下来吧*—看看究竟是拜月教的秘术厉害、还是你们圣火令上的绝技厉害?”

残月下，白衣长发的祭司宛如一个不真实的剪影，翩然出尘。然而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下，仿佛集中了半空残月的力量，那个剪影的周身渐渐散发出夺目的光华来，宛如梦幻。

同时，紫宸殿中的黑暗、却越发浓重起来，仿佛要吞噬一切地扩张开来。黑暗中心，那个黑衣金冠的老人忽然抬起手，解开了一直蒙

在自己眼睛上的黑巾。

“闭眼!不要看!”茫然中，长孙斯远听得风涯一声厉喝，“终极慑魂术!”

仿佛是多日一直闭目冥想、积聚着力量，此刻黑巾一抽去，教王的眼睛陡然睁开，双目在黑暗中神光暴涨、发出骇人光辉来!那一瞬间、他只觉神智都被夺走，连忙强迫自己闭上了眼睛——耳边风声微动，他知道是风涯大祭司掠入，以拜月绝技直面山中老人的慑魂术。

当白光刺入黑暗的刹那，一切便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地发生了。最后长孙斯远睁开眼睛，只看得到两道影子从紫宸殿掠出，一路从屋脊挑檐上踩过，无数楼阁在足下喀喇碎裂倒塌，半空的流霜已经在落地之前融化了。在那两个人力量交错的范围内，所有事物都显得如此脆弱，仿佛纸折般不堪一击。

在长孙斯远回过神的时候，忽地看到景合殿前爆发出了一阵骇人的厮杀声!

他精神一震，霍然抱着武泰帝站起——那是…“菊花的刺”!

终于发动了么?

在连过十八重关卡后，公子舒夜的白衣已经成了血衣——骨子里杀手般的悍勇依然在，然而面对着显然是早就布置好的重兵，他尚未冲到紫宸殿，还是有了力竭的感觉。然而旁边的风涯大祭司却一早自顾自走开了，毫不将他当作并肩作战的同伴。

是长孙斯远……把他今日的行踪透露给了颐馨长公主那一帮人么?

墨魂剑斩入侍卫中，溅起血雨。那些侍卫有些是金发碧眼的西域胡人，应是出自明教修罗场的杀手，个个悍勇无比。他一剑削去了一

个黑衣胡人的半个下颔，然而那个人竟然毫不退缩，血糊糊的残缺牙齿死死咬住了剑刃，让他一刹那抽不出剑来。

就在这个刹那、另两个明教黑衣杀手立刻扑上来，前后夹击。

公子舒夜来不及抽剑，只能脱手弃剑、任那具尸体咬着墨魂剑倒地，以空手入白刃，硬生生截断了前方那个杀手的双臂。然而此刻后心已是一冷，有一对尖锥刺破了肌肤。他足尖踢出，地上那把剑从尸体颅脑中穿出、急速插入了身后那个杀手的咽喉。

再慢得半分，他自己后心便要被刺出一个透明窟窿来。

公子舒夜从尸体上抽出剑，微微喘息，显然明教将主力都留在了禁宫，此刻身周重重叠叠的护卫越来越多。景合殿外的菊花开得正好，然而那支“伏兵”却迟迟不见动静。

他妈的，长孙斯远那家伙，终究是背叛了昔日主人站到了那个女人一边?

他喘息着恨恨骂，忽地想起墨香在最后给他的那封密件里也说：“长孙斯远是无法完全信任的”——因为墨香感觉得出这个心腹幕僚对自己深怀恨意。然而因为当时生死之交离开敦煌不知所终，形势急转直下地恶化，在大局将倾的时候，除了长孙斯远、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人来托付全盘计划——所以，墨香只能冒险信赖了这个人。

然而，还是失算了么?

在看到修罗场十二黑衣再度逼近的时候，公子舒夜忽地被激发出了杀气，手指一点，墨魂剑凌空一个转折，跳入手心。当年西域第一杀手提剑在手，睥睨着修罗场的小辈们，纵声长笑起来。那样迫人的杀意和斗志、让面前的十二黑衣微微怔了一下，然而就在这一怔之间，大地忽然裂开了!

开满菊花的土地忽然裂开，兵刃的寒光从土中射出，数百苍白如鬼的脸从地下冒出来，提剑摇摇晃晃站起，身上和发间尤自带着土块和爬虫。仿佛被地面上的搏杀声惊动，那些土下爬起的人眼神发直，面色透出青黑，不管不顾、只是对着身侧所有人砍杀起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分明就是一年前夺宫之变中被就地埋葬的鼎剑候侍卫!那也是鼎剑候身侧最忠心的死士，当年政变之时，这些贴身侍卫率先被颐馨长公主联合明教月圣女围杀。那些宁死不屈的侍卫们不肯变节，最后血战力竭之下，纷纷服毒自杀。因为政变之事尚需掩盖，不能外传，这些尸体在长孙斯远建议之下、被就地埋葬在花圃中。

这三百壮士的忠烈之心，虽死犹然——然而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复生的白骨?

在那一刹，只有公子舒夜脸色是如释重负的，想也不想，立刻从血肉横飞的杀场上跳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菊花之刺”一旦复生，是会不分敌我一律将身边所有人斩杀的。

这些追随鼎剑候的死士当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听从了长孙斯远的劝告，服下了某种极度阴毒邪异的药，立刻气息断绝，心脉停止，尸身却僵硬不烂。但这药邪就邪在服药者人虽死，却依然保存着服药前最强烈的一念，至死不忘——只要听到那个念头的召唤，这些土下的死士便会不顾一切地回到阳光底下，以僵尸的面貌再度死战。

这种极度诡异阴毒的药物，称之为“返魂”，原本是苗疆拜月教的秘术之一。当年前任拜月教主夷湘为了想和帝都结盟，派使者带着诸多珍宝北上，其中就包括了返魂，以求取信于当权的鼎剑候——然而鼎剑候未来得及对此作出回复，长安政局已然危机四伏，让他无暇分心顾及南疆局面。

最后，拜月教主献上的这种毒药，被三百死士服下。

长孙斯远原来并没有背叛鼎剑候*—昨夜，他果然是回到这里，用药引启动了“菊花之刺”，让这一支埋得最深的伏兵猝然发动。

朝阳升起来的时候，禁宫这一场内乱进入了最诡异的局面：一群眼光发直、面色青白的复活僵尸，毫不畏惧疼痛和死亡，和周围的大内侍卫明教人马厮杀在一起。死前的最后一念在召唤着他们：诛杀作乱者，救出主公!

那是一支从地狱里返回的死士。

公子舒夜再也不顾身后的厮杀，朝着紫宸殿急掠而去。

虽然禁宫守卫的主力被那一群死士牵制，然而从景合殿奔至紫宸殿，依然困难重重。

沿路竭力掩饰自己的行踪，公子舒夜借着假山画墙的起伏掠去，终于进入了那一个禁宫内防卫最森严的殿堂——墨香一直被幽禁的地方。

然而刚一踏入，便只觉脚下一空!

幽禁鼎剑候的地方，哪能如此容易闯入?虽然在急奔中，然而公子舒夜依然保持着极度的警惕，立刻凭空提气，折身落回了门槛外，手指一扣门楣，身体立刻贴到了斗拱下方。一眼看去，他的脸色霍然一变——整座紫宸殿的地面、居然在一瞬间塌陷了!

大片的地砖纷纷陷落，掉入中空的地下，除了居中一列金龙柱、整个大殿已成了一个巨坑。地下露出了无数机关，有暗弩、有飞蝗石，更有炽热的铜汁从不知何处流了出来，瞬间填满了坑底：应该是感知有外敌入侵，地底机关便猝然发动!

塌陷的巨坑里，只有正殿里的一块地面尚自伫立不倒，成了一座孤岛。那座孤岛被从天而降的精铁笼子覆盖，里面金椅上坐着的、赫然便是黑袍金冠的鼎剑候!在木无反应的鼎剑候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一对男女，却是长孙斯远和颐馨长公主。

然而这一对本该是眷属的男女，却在处于一种极奇怪的僵持状态中。

长孙斯远应该是在机关发动之前奔到了鼎剑候身侧、然而不及解救主公，座位底下暗道已经打开，颐馨长公主从景合殿匆匆赶来，发动了机关，登时将自己和长孙斯远同时困在了重重机关的核心!

锋利的匕首抵着鼎剑候心口，颐馨长公主娇柔的脸颊却是惨白得毫无血色，定定地看着一边抱着武泰帝站着的长孙斯远，眼睛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杀意。

她是一个聪明之极的女人，在菊花下死士破土而出、教王被拜月教祭司截击的刹那，她已然明白了那个莫测深浅的恋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当年，他助她安排了杀局发动政变，甚至亲自动手、挑断了鼎剑候的手足经脉——断绝了自己的后路，让他叛变的忠心变得令人信服;而这一年来，他的确也是将所有敌方的情报都告诉了她，甚至包括今日的决战安排——他将无数同党送上了她的刀尖，用流出的鲜血证明了他消息的可靠和真实性。

然而，他唯独隐瞒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风涯大祭司的出现、和菊花下深埋的死士!

一百件事中，他说出了九十八个真实，却独独隐去了最致命的两件!

看到菊花之刺发出的刹那，她立刻从景合殿通过暗道急奔紫宸殿，发动了地底机关，终于在长孙斯远救走鼎剑候之前将他困祝尽管内心是如何发了疯一样的痛，然而女子脸上的表情却是冷漠木然，更不曾如平常女子那样一开口就哭问情郎如何负心至此——局势已经如此，不是他死，就是她亡!

“把阿梵放下。”匕首抵着鼎剑候的心口，颐馨长公主的声音冷酷冰冷，“不然我立时杀了你的‘主公’。我知道你不会武功，若我一发动机关，你便是万箭穿心。”

长孙斯远抚摩着武泰帝的头发，那个八岁的孩子似乎被惊呆了，讷讷瞪着眼睛看着周围，忽地对着座位上的鼎剑候伸出手去：“亚父!亚父在这里呀——我要亚父抱!”

然而孩子刚一动，长孙斯远立刻恶狠狠地扣住他脖子将他拉了回来，武泰帝大哭起来。

“若要我放了阿梵，你需放了鼎剑候。”长孙斯远扣着武泰帝的咽喉，神色隐隐也透出一种绝决和狠厉，“不然我立时杀了他——”

“你……!”颐馨长公主看着情郎扣着自己弟弟的咽喉，脱口怒斥，“你敢?”

“我怎么不敢?”长孙斯远虽是毫无武功的一介谋士，此刻却冷定如刺客，看着颐馨长公主，字字句句如同匕首般锋利，“如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而你我手里各自扣着对方的死穴——不错，我是誓死也要保全候爷;可阿梵一死，大胤夏氏便至此而绝!你一介女流，还凭什么控制整个中原?”

颐馨长公主脸色苍白如死，她向来知道斯远深于谋略，杀人向来只凭一言一语——然而直至此刻，她才真正明白了情郎的凌厉犀利!

“哇……”武泰帝被扣着咽喉，终于挣扎着哭出声来，手足舞动，“姐姐!姐姐救我!”

“撤掉所有机关，退开候爷身侧三丈——我便把阿梵还给你。”长孙斯远冷冷看着颐馨长公主，手指再度扣紧，这一下孩子连哭都哭不出来，小脸憋得青紫。颐馨长公主虽精于权谋，冷酷决断，但自小与幼弟相依为命，此刻心中一颤，手中匕首便抖了一下。

咬牙下了决断，一踏金椅底下暗格，喀喇一声响，罩着的精铁笼子缓缓打开，周围那些暗弩机关上绞紧的弦也缓缓松弛下来。知道长孙斯远不过是一介书生，颐馨长公主到并不担心他会如何，只是握着匕首缓缓退开，眼神凌厉，嘴里道：“快将阿梵放开!”

长孙斯远抱着武泰帝一步步走近，在座位旁松开了孩子，却暗自以快得看不见的速度将一柄匕首藏入了武泰帝袖中，架起了四肢无力的鼎剑候——耸身一跃便进入了地道，在转手将地道关闭之前、忽地厉喝：“舒夜，去景合殿内接应!”没入地道之前，他回头最后看了颐馨长公主一眼，眼神已然是恍如生离死别。

地道关闭，长孙斯远的眼神一闪而没，破败不堪的紫宸殿里寂静如死。

“阿梵!”颐馨长公主低呼一声扑了上去。

“姐姐!”武泰帝跌坐在椅子旁，仿佛被吓呆了，眼神茫然涣散开来，“姐……姐。”

颐馨长公主一把抱住了弟弟，悲欣交集、立刻按动机关，由屋顶吊下一条索道来，急奔殿外而去——她必须得赶快回去和明教人马会合，以应对这急转直下的局面!

殿外，一直握剑静待时机的公子舒夜眼里杀机涌动。在这个女人抱着幼弟冲出紫宸殿的刹那，他非常想追上去、将其斩杀于当地*—然而，他必须先去景合殿接应从地道另一端出来的长孙斯远和墨香、那两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深深吸了口气，公子舒夜足尖一点斗拱，如白鹰般折向景合殿，穿过零落满地的菊花。

第十四章　挽狂澜

在一片混乱中，公子舒夜掠向了空无一人的景合殿。

里面的宫女侍从早就惊逃殆尽，华丽的房子里空空荡荡。他急速地一个个房间掠过去，只求在外头人马惊动之前找到墨香和长孙斯远——然而，他并不知道暗道的另一头出口究竟在这个景合殿的哪一处。

公子舒夜从一重软罗冲向另一重，忽然间听得外面有女子的声音尖利响起，指挥着那一帮侍卫，冷定无情："来人!把景合殿给我围住，凡是从里面逃出来的人、统统射杀!"

"是，长公主!"外头轰然回应。

公子舒夜微微变了脸色，已经暴露了行踪、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来，他要护着手足残废的墨香，还要带着一个不会武功的长孙斯远离开禁宫，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迅速地打量着四周，寻找一切可能利用的离开途径。

然而就在此刻，他看到中庭那个白玉雕成的莲花大水法忽地裂开了。

"墨香!"他脱口低呼，迎向费力背着墨香走出地道出口的长孙斯远。长孙斯远看了他一眼，任凭他从自己背上接过了鼎剑候。文弱的谋士背着一个人疾行而来，此刻额头已经微微见汗，立刻坐在廊下喘息起来。

"墨香?墨香?"长久没有相见，此刻终于看到兄弟回到自己身侧，公子舒夜只觉声音都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试图唤回对方的神智，

伸手一推，却发现墨香手足全然无力，筋脉也松弛不堪，毫无昔日精湛的内力——虽然早已知道墨香被幽禁的一年里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然而此刻亲眼目睹，公子舒夜还是觉得喉头哽咽，热血直冲上来。

已经毁了么?那个昔年叱咤西域的修罗场第一杀手，那个并肩出生入死的刎颈之交，已经完全成了这样一个废人了?

“今日就算冲不出去，我也要替你杀了那个女人。”死死按着墨魂剑，才克制住了此刻汹涌而来的杀意，他对依然木无反应的人一字一字承诺。昔日若不是他为沙曼华去了苗疆，令墨香在危境之下孤掌难鸣，如今又何至于此!往事已不可追悔，只求今日同生共死便是。

景合殿外，早已战得血肉模糊。三百死士虽悍不可当，然而明教和大内也是有备而战，埋伏下的人马实在太多，以十围一、将那些复生的死士双脚双手俱一一斩断——也只有如此，才能阻止这群地狱里复活的死士疯狂般的复仇举动!

长孙斯远坐在廊下，气息渐渐平定，看了这边两人一眼，神色却复杂起来。

“这个拿去。”他的手从袖子里抽出，手心里有一串血红色琥珀般的珠子，指了指鼎剑候，“为了防止明教用毒、我一直将此物带在身侧——现在已经用不着了，你带着吧。”

公子舒夜只看了一眼，失惊：“龙血珠?怎么在你这里?”

这种由天山深处巨蟒内丹炼成的珠子举世罕有，向来为术法炼丹之士梦寐以求。当年他坐镇敦煌之时，扼守丝路咽喉，搜罗了无数普天之下的奇珍异宝，堆放在莺巢销金窟内。其中，便有西域贵霜国商

人献上的此物——那一串十八颗的龙血腕珠堪称稀世珍宝，每一颗都有逆转生死、毒杀神鬼的力量!

然而当年心灰意冷之时，世间珍宝在他看来也不过灰尘过眼，就随意放在金铢里，一起秘密送去长安给了墨香——没有料到、今日居然在此地重见。

那一串龙血珠缠在腕上，公子舒夜低头一看，诧异："怎么少了三颗?"

"一颗用来请动风涯大祭司，一颗用来给他解毒……"长孙斯远简略地解释，忽地笑了起来，"剩下那一颗，天下只有我知道它去了哪里。"

公子舒夜看着那个似是自傲的笑容，心里猛烈震动——一直以来，都不曾完全的信任长孙斯远，以为他包藏了私心、或是暗中已倒向了颐馨长公主，然而这一番血战下来、却发现他依旧事事忠于旧主。

然而这个人身上，却有着太多难解的谜，让和他搭档合作的人无法不心怀疑问。

比如，他此刻为何忽然说出这样奇怪的话来?他为何带着那个白杨木雕刻的傀儡人儿?还有他时不时看向鼎剑候的眼神、隐隐带着难掩的仇恨，又是为何?

公子舒夜正自沉吟，长孙斯远却是漠然，取出那只奇怪的傀儡木偶在手中玩弄，一边交代："候爷中毒已久，恢复只怕要费些时候。就是毒拔出了，他手足筋脉尽断、只怕这一辈子是无法站立了……候爷一生骄傲、落得如此境地，只怕你要好好开导他才行。"

公子舒夜微微一愕，觉得这个青衣谋士语气极为复杂，却道：“那自然。”

长孙斯远继续摆弄着那个木偶，忽地抬头一笑：“你知不知道、候爷手足的筋脉，是我亲手挑断的?”

公子舒夜目光一凝，霍然按剑立起。

“我是当着颐馨的面动手废了候爷手足的——若不如此，她们如何肯信我?”长孙斯远嘴角噙着一丝微笑，然而神色却冷若冰霜，“候爷是个决断的人物——在计定之时，就将生死托付给了我，我也答允他无论如何定当尽力帮他渡过危机。以那时局面，若我肯斡旋、也不是非要废了候爷——不过，挑断他筋脉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好生解恨!”

“我恨候爷。想给他一个永久的惩罚。”青衣谋士仿佛筋疲力尽地坐在廊下，忽地笑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是颐馨为了自保、主动委身荐枕——天下大局如此，她又能如何?我又能如何?然而……又怎能不怀恨呢?”

如果不是鼎剑候，颐馨本该是他的妻子。

公子舒夜一惊，脱口：“可你现在还是……”

“对，我还是忠于候爷，”长孙斯远微微一笑，将头仰靠在廊柱上，望着天空，“明知我可能怀恨，却还在生死之际大局托付，那是何等心胸胆魄?——国士遇我，国士报之。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公子舒夜不语，眉间隐隐有疑虑和杀气，看着长孙斯远手中不停摆动着的白杨木偶人，终于忍不住霍然发问：“你手中的傀儡，又是何物?!”说话之间，手掌忽地翻起，按住了鼎剑候的后背穴道——仿佛生怕背后的人受到某种操控、会霍然发难。

“你以为我是借机消磨双方实力、然后操纵鼎剑候自己独霸大权?”长孙斯远忽地仰首笑起来，摇了摇头，“你错了…我没有这个实力——你也知道、候爷在四王之乱中拥兵而起，挟天子令诸侯。如今天下各路大军、有七成是效忠于候爷的。这也是为什么颐馨她们一直不敢公开候爷被软禁消息的原因——她们害怕各地驻军哗变，所以宁可借助回纥兵力，再设法逐一剪除候爷的羽翼。”

公子舒夜听着外面的喧闹声，知道是颐馨长公主已然带着武泰帝赶到，此刻正指挥着大内御林军和明教人马，将景合殿围合了起来，厉声叫着布置箭弩、布置火攻。三百死士虽然只剩了十余，却个个状若疯狂，用身体堵着宫殿大门，不让任何人闯入。

一时间，又是一番殊死血战。

他心下不禁微微一乱，厉叱：“那么这木偶究竟是做什么的?!”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步棋……”忽然间，有人低声代替长孙斯远回答。那微弱低沉的声音，竟是从他身侧发出。

“墨香!”公子舒夜霍然回头，惊喜交加，几乎不可思议，“你…你、你怎么醒了?”

“其实，我一直醒着……”黑衣高冠的人慢慢睁开了眼睛，轻声道，仿佛太久的闭口沉默让他一时间不习惯说话，声音有些含糊，“手足虽不能动，可我心里一直都清楚。舒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我等了你很久。”

公子舒夜一时间因为震惊和喜悦而口吃：“可、可那些毒……那些下的毒……”

鼎剑候微微笑了笑，抬起筋脉尽断的右手、指了指自己的下颔：“你知道第三颗龙血珠在哪里么?……就在这里。我将一颗牙齿凿空、

把龙血珠埋了进去。”

公子舒夜霍然一惊，心里雪亮——龙血珠若内服，便可解天下一切至毒。

而这些日子里、被软禁的墨香便是口含龙血宝珠，抵抗着百毒的侵蚀吧?然而保持着神智的清明，面对着无数折磨和凌辱、却要作出永远无知无觉的麻木来，又需要有多大的定力和耐力!

他看着挚友筋脉尽断、肌肉萎缩的双手，讷讷：“可你的手脚……”

“那是真的全毁了。”鼎剑候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却有一种狠厉，“我若不是以身为饵，又如何能引那些蛰伏在暗中的党羽、一网打尽?等我清扫了那些作乱逆贼、将来君临天下，又何需靠一身武功蛮力?”

为了夺到这个天下权柄，竟以身犯险一至与此么?——公子舒夜半晌没有回答，只听得殿外厮杀声声声入耳，惨烈异常。

他苦笑起来：“生死劫碍…这个局，你未免布得太不留余地。”

“舒夜，”鼎剑候抬起苍白的脸看着挚友，苦笑，“我们出身修罗场的人、还谈什么留余地?哪一时哪一刻、我们不是为生死在全力搏杀?我人在局中，如何能留余地!”

公子舒夜无言以对，只是长长吐了一口气，回过头看着殿外已经接近尾声的厮杀。三百死士虽然骁勇异常，然而明教人手实在太多、一番血战下来也已无法支撑，节节退回了景合殿内。颐馨长公主一手抱着武泰帝、一手指挥着侍卫们包围了景合殿，冲了进来。

公子舒夜悚然一惊，来不及多想、点足飞掠，一剑横空，便将率先冲入的几个侍卫斩杀。重重叠叠的人马微微一阵蠕动，然后如林的刀兵都对准了这个白衣公子——现下，只要杀了这个人，便能穿过景合殿拿下鼎剑候!

“有能杀公子舒夜夺回鼎剑候者、万金万户侯!”颐馨长公主厉声下令，人群一阵耸动。

公子舒夜咬紧了牙——目下已无法可想，唯有血拼到底就是!

然而在挚友浴血奋战的时候，鼎剑候却毫不动容，只是回过头来，看着不远处的心腹谋士，嘴角有一种奇特而哀伤的笑意：“长孙，就算你霍然发难、废了我手足，我还是要谢谢你——这条命交付在你手里，我都没料到真的还能再收回来。”

“何必谢。”长孙斯远依旧将头仰靠在廊柱上，望着秋日的帝都天空，眼神澄澈而恍惚，“国士遇我，国士报之。候爷看人，向来不曾错过。”

鼎剑候微微一笑，听着外头越来越烈的厮杀声，低声：“也非为这个吧?——我知道，颐馨她若要扳动我、除非借力于外。而以你之为人，定然不会同意她的做法。”

长孙斯微微动容，远望天空，忽地笑了：“最了解我的，还是候爷。”他的神色沉重起来，侧头看着外头聚集的西域杀手：“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明教立为国教，在普天下兴建摩尼殿六百余座，这不啻在中原给明教建了六百分坛，如何拔除?割地搬兵，将敦煌拱手送于回纥，丝路咽喉一失，内外埋下多大隐患?”

青衣谋士一直一直地望着天空，仿佛掩饰着眼里的什么神色：“说什么天下安定后再对付回纥……完全是女人见识埃当初狄夷乱中原，

生灵涂炭。先祖长孙蒙跟随神熙帝血战三十年，终于得来天下一统——我如今怎能听凭她把大胤交给回纥人?”

鼎剑候肃然回顾自己的心腹下属，点头：“你们长孙家身为开国功臣、百年来为安定中原立下汗马功劳，你自小受什么样的教导、秉承什么样的信念，我是知道的。”

“我们长孙家家训，先有民，再有国;先有国，才有君。 比起来，大胤算什么?夏氏算什么?我和颐馨……又算什么呢?” 喃喃低语，长孙斯远侧头看了外面远处的侍卫和长公主一眼，将那只白杨木小偶人提起，放到眼前，忽地一笑：“也该是时候了。”

“等一下!”鼎剑候的身子却一震，下意识地脱口，“或许还不至于如此——”

然而长孙斯远动手迅速，在那一句话还未完之时、已经将小偶人的手拧动，做了一个剧烈而凌厉的动作，往虚空里一刺。

在那一瞬间，鼎剑候全身一震，闭上了眼睛。

外面腾起了一声女子尖利的叫声，一片死寂，旋即又转为军士的大哗。

“长公主!长公主!”有无数宫女侍卫惊呼着，往某处扑过去。

公子舒夜血战方酣，眼里的杀气在绝境中烈烈燃烧，然而所有围攻的侍卫陡然间都停手了，震惊的看着同一个方向——一个童稚的声音冷冷响起，震慑了全场：“颐馨长公主作乱犯上，图谋不轨，竟欲谋刺亚父，特赐死——”

“小梵?”正在指挥着最后的围杀，心口被匕首一刀刺入。 抱着的手颓然松开，颐馨长公主不可思议地看着怀里的弟弟，下意识的喃

喃。她一松手、武泰帝便握着匕首直跌到了地上。孩子的脸色是木然的，在一刀刺死亲姐姐后也没有丝毫表情，只是一骨碌从地上站起，面对着无数聚集来的御林军，漠然举起手，继续开口：

“首恶已诛，协从罔治，所有人等放下武器，听从亚父号令，否则，均以谋反处置!”

颐馨长公主震惊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心口的血直流下来——她什么都防到了，却唯独忘了防最亲的弟弟!在这样险恶的动乱中，她一直将小梵带在身侧、便以为给了他最大的安全，却不妨自己居然从武泰帝手里接到了致命一刀!

然而看到孩子苍白的面容、木然念咒般的语气，她忽地明白了，小梵是被操纵了!她忍着心口剧痛，踉踉跄跄往前走，穿过空荡的大殿，抬起眼睛来往景合殿的院落里看去——那里，青衣的谋士靠在庭院廊下，仰头看着天空，手里却拿着那个白杨木的傀儡。

“是你……是你!”颐馨长公主忽地大笑起来，对着那个男子伸出手去，声音凄厉，“你发誓不负于我……为何…为何……”然而一句话未问完，再也支持不住，她踉跄倒地。

长公主骤然被皇上手刃，御林军一时间茫然无主，生怕担了叛乱的罪名，不敢再动刀兵;而明教这边由于教王还未到来、梅霓雅又带队去了法门寺，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只有剩余的菊花死士还在漠无表情地搏杀，大都已经四肢不全。

外面乱成一团，而景合殿内，鼎剑候却对着那个木然站立的孩子招了招手。

武泰帝失神地穿过纷乱的人群，慢慢走过大殿，走到了庭院里。

“亚父!”在走到庭院中时，仿佛控制忽然消失了，那个孩子不明白发生过什么，只看到鼎剑候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对他微笑招手，孩子喜悦地大喊一声，投入了亚父的怀抱。

鼎剑候微微磨娑着武泰帝的小脑袋，看着外面已经气绝身亡的颐馨长公主。

首恶已除，少帝在手。大局已定。

然而任凭局势如何纷乱，长孙斯远却一直不曾看向这边，只是自顾自地望着帝都秋日的天空，眼神澄澈。　公子舒夜看着这个他一直都不曾看透过的男人，忽然明白：他一直抬仰头看天空，其实只是为了掩饰眼里渐涌的泪水。

那一瞬间，他忽然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叹息。

鼎剑候抚摩着武泰帝的脑袋，许久，忽地开口：“舒夜，替我给长孙收敛遗容。”

公子舒夜霍然一惊，闪电般看向好友——什么意思?墨香要杀长孙斯远?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长孙斯远拿着木偶的手颓然滑落，整个人往旁边轻轻一侧，“长孙?”他讶然扶起青衣谋士，却发现他早已没了气息，面色淡定不动容，只有眼睛依然望着帝都秋日的天空，澄澈明亮，却看不到底。

这样的人，即使被斫下了头颅，眼神依然会澄澈如天空吧?

公子舒夜望着那个悄无声息就替自己选择死亡时机的人，不禁肃然。覆手轻轻阖上他的眼睑，这个刹那，长孙眼眶里一直不曾掉落的泪水，终于在他掌心里滑落。布置了这样一个杀局，利用那个无辨别

力的孩子、将深爱的人诛杀;而此后鸟尽弓藏，也未必能见容于霸主——这个号称天下智计第一的谋士，已然心力交瘁，悄然为自己安排了最后的退路。

鼎剑候黯然低头，看着怀中痴痴笑着的武泰帝，喃喃："若不是我们手里也握着最重要一张底牌，我如何能孤注一掷、将自己困在深宫?长孙早已想好、在帮我安定大局后，便要不告而别了吧?"

他摸着怀中自幼疯疯傻傻的孩子，叹了口气："不过这一年、险是险到了极处，但终究还是把朝野上所有心怀不轨的势力一网打尽了——以后，大约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公子舒夜看着墨香，恍然间竟有些陌生的感觉。

他终于明白了这个局的关键所在——就如探丸郎是摊在台面上的牌一样，自己也是一枚明着用来对付帝都势力的棋子。他的出现、牵制了所有的攻击力和注意力。然而，真正的必杀一击，却是从最难以令人预料的角度霍然发出!

外头局势微妙，然而少帝在手，挚友在侧，鼎剑候却神色不动。门外的所有侍卫，看到武泰帝落入了对方手中，也不敢再上前一步。

"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哪里比得上这天下之争?——我不过是被逼到了这个地步，就下出了这一步。"鼎剑候长长叹息，看着悄然逝去的长孙斯远："若不引出那些叛党、一网打尽，以后只怕终身不得安睡。我只能以自身为饵走这样一步险棋。"

鼎剑候苦笑着举起了自己的手，微微喟叹——腕脉上，筋肉萎缩、已然彻底残废。一年幽禁的折磨，已经让他那样精壮骠悍的男人都脱了形。以后，只怕除了勉强行走、再也不能发力做任何事情，一身惊人武艺也就此付诸东流。

只此一念，公子舒夜心中一痛，脱口：“若我当时能在侧，必不至于如此。”

鼎剑候拍着他的手背，安慰：“你有你的事情，怎好拖累?只是事急之时，除了你没有谁能号令我那一帮手下——所以才寻你来。探丸郎……那帮孩子，如今也没有剩下的了吧?还有那三百菊花下的兄弟?”

公子舒夜默然，鼎剑候随之默然。许久，鼎剑候才道：“你们…可曾怀恨?”

白衣公子全身浴血，侧头看着鼎剑候，微微摇了摇头：“我知道，得到这个天下、是你毕生追逐的梦想。”

“好兄弟。”筋脉断绝的手拍在他肩膀上，却使不出半点力气。两人默然良久。

“罢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成王败寇而已，”忽然间鼎剑候仰头大笑起来，“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舒夜，今后你我兄弟共享这天下。”

公子舒夜看着好友，没有说话——这一场生死搏杀下来，墨香身边的人都已经纷纷离他而去;而他自身又成了废人，就算权柄在握、也无法如同昔年那样握剑纵横西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墨香，如今纵声大笑着的他、是在努力掩饰着内心的痛楚和失落吧?

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说出他根本无意于天下大权的话来?

公子舒夜微笑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些干吗?外头还乱糟糟呢——等处理完了再说吧!这次我是不敢再随便扔下你走了，非要你坐稳了天下才行。”

“不过，你终究还是要走的，是不是?”墨香却是低头，看着怀里的儿皇帝，笑了笑，“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个痴痴傻傻的孩子一起，孤零零地做劳什子皇帝。”

相交近二十年，感觉到墨香的手是前所未有的无力和衰弱，公子舒夜心头一酸，不由得脱口：“那好，我不走。留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墨香却看着血染白衣的兄弟，眼神里泛起了一种谅解和感激，忽地抬起筋肉萎缩的手，握住了公子舒夜的手腕：“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你喜欢江湖笑傲的生活。我不勉强你——从此后，我在江湖上建一座鼎剑阁、以你为武林皇帝，可好?你要找的沙曼华，天上地下，我都助你去找……你所有的梦，做兄弟的一定全部替你实现!”

沙曼华……那个名字在血肉纵横的修罗场里，恍如拂面清风。就如天下霸图是墨香的毕生追求，沙曼华也是他的梦想。他与他所追逐的梦几次擦肩而过、如今，怎可死在这个帝都?一念及此，公子舒夜霍然俯下身来，抓紧挚友的手：“趁着梅霓雅他们还在法门寺未回，我背你杀出去!”

墨香摇了摇头，缓缓道：“我已成废人，不复当年敦煌城下和你联剑的风光——你带着两个人，如何能杀出?我已全盘调停妥当，等会禁城外各地赶来的军队便要破城而入、替我诛杀叛逆——你扶着我、从地道返回紫宸殿，那里另外设有机关，可安然等待。”

公子舒夜扶着挚友起身，走向那个玉石莲花座下露出的地道。

第十五章　魂归

然而就在那个瞬间、忽然有一种奇异的光芒照彻了头顶的天空!仿佛天一下子黯下来，乌云四起，然而转瞬就有闪电下击，将整座禁城劈开——呼啸风起，庭院里的树木猎猎作响，景合殿外，最后一批死士倒下的地方，流满血的菊花残瓣纷扬而起，卷向虚空。

聚集在禁城内外血战的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头惊呼!

那样几可颠覆天地的力量交锋终于过去，天色只是一暗便重又放晴。五色旋风渐渐散开，花木枝叶零落，露出了风暴中心的两人。点足于天极殿屋檐上，白衣人收指、再也不看对手一眼，忽地如风般折身，掠下了重重高楼，直奔景合殿。

“风涯大祭司?”公子舒夜认出了来人，脱口惊呼。

鼎剑候亦为之一震——这，便是天下盛传的邪教顶尖高手、拜月教大祭司风涯?

那么如今还站在天极殿顶的人，应该就是与他齐名的明教教王、山中老人霍恩?

就在白衣祭司折身而返的刹那、禁城最高楼上站着的那个黑衣身影陡然一缩——那是极为诡异的变化。远远看去，那个人的躯体陡然间就萎缩下去!

“教王!”所有明教人马都惊呼起来，不自禁地掉头向天极殿奔去。

然而就在那一个刹那、那个蓦然萎缩的人形复又膨胀起来，在众人的惊呼中轰然碎裂、化为千百片四散开来!就宛如有极烈的火药在体

内蓦然爆发，那个人转瞬就消失在空气里，只有零落的血雨洒在冲得最靠近的几名明教教徒身上。

弥漫着血腥味的空气中，一枚玄色的令符铮然落下——那是明教的圣火令。

“教王!”长老和教徒凝视着半空跌落的那一枚本教至宝，不可思议地惊呼——教王败了?那个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教王，居然败了!所有战意和杀气都在刹那间被瓦解殆荆

在万众惊呼声里，风涯大祭司已经掠入了景合殿，轻如无物地落在庭院里。那一袭白衣依然片尘不染，额环下的眼睛却更深了，那种碧色隐隐透出某种不祥的死灰来。然而这个“非人”之人身上带着的超越凡世极限的力量，一瞬间将庭内两个人都镇祝即便是翻覆天下的鼎剑候，都怔怔看着这个拜月教祭司说不出话来。

风涯看了一眼已死的长孙斯远，眼神不变，只是对着公子舒夜伸出手来，微微一笑：“我应做的已经做完……我们走吧，你也该回月宫去找沙曼华了。”

祭司带着鼎剑候和公子舒夜扬长远去，一路上仿佛被某种力量震慑、居然没有人敢动手。大内侍卫顾忌着皇上的安危，不敢有异动;有明教弟子发怒欲狂地扑上去，想要为教王复仇、然而风涯只是一挥手，半空中仿佛有看不见的利刃斩去，立刻将那些人拦腰斩为两截!

从法门寺赶来的梅霓雅看到这般骇人的力量，立刻喝令教徒后退，声音第一次因为惊怖而发抖。在风涯祭司前进的方向上，所有明教教徒和御林军死死盯着他、却如潮水般纷纷下意识地退开。

——连明教的教王都在他手下化为齑粉，当世、有谁敢撄其锋芒?

看到了门口那一尊巨大的金盘承露铜仙人像，知道是终于走出了九死一生的禁城。到了外头，便能看到各地来勤王的军队前哨——

那一刹间，公子舒夜长长舒了口气，放开了手心已经浸满了冷汗的墨魂剑。抬头，已经是新月悬空。这一日长的如同一百年，无数的厮杀较量已经如风掠过。　背上墨香也在同时吐了口气，对着当先的白衣祭司缓缓开口："多谢。"

"外面应该有人接应吧?"风涯祭司一笑，"我也只能送到这里了。"

公子舒夜和鼎剑候忽然间都听到了奇怪的嗑嗑声，仿佛有什么在寸寸断裂开来!那声音是从祭司的白衣下发出的，他全身的骨骼如同枯木遇火，发出毁灭前脆弱之极的声音。

两人同时变了脸色，脱口惊呼："风涯大祭司!"

"是时候了。"竟然说了一句和长孙斯远临终前一模一样的话，白衣祭司抬头望了望帝都上空出现的新月，眼神变得平静而辽远："记得送我回南疆。"一语未落，他忽地一拂衣襟，折身掠上了金盘承露铜仙人像，在仙人掌中那个巨大的金盘上缓缓盘膝而坐，一手向天、一手垂地。白衣沐浴着月华，天地间仿佛一切都安静下去。

公子舒夜和鼎剑候猛然间屏息，只觉有一种光华从这个躯体里四射而出，散入月下。

"他死了么?"只有武泰帝觉得好玩，咯咯笑，"他坐在那个大人的手心里死了?"

帝都的新月挂在天际，柔和皎洁的光芒照亮了铁幕般的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明月年年只相似。风行风止，云起云灭，一代传奇就在此阖然长逝。

鼎剑候和公子舒夜对视一眼，忽然觉得心中空荡，只觉天地茫茫、竟不知所为。

“武泰帝二年，秋，长公主颐馨暗许割地，勾结回纥明教谋刺摄政王。因公子舒夜归来，兼有异人相助，事遂败。帝赐其姊死，侍摄政王如故。”

——《胤书·武泰帝本记》

次年，鼎剑候将心智不全的少帝废黜，代胤自立，改国号为靖，是为靖太祖。太祖即位后在中原清扫了明教势力，月圣女梅霓雅被迫带着残余教徒离开帝都长安、回归西域。太祖随即派兵西援敦煌，为敦煌城主高连城解除回纥围城之困，将重新丝路握入掌中。同时派兵西击回纥，深入大漠三千里，杀敌十万，生擒多罕可汗，从此回纥远避，不复为患。

天下大定之时，王弟公子舒夜不愿接受任何官爵，坚决请辞。

太祖皇帝知不可勉强，赐佩剑“墨魂”与王弟高舒夜，令人在洛阳建鼎剑阁，搜罗武林至宝密集于其中，将昔日所有武林势力转于其麾下，以公子舒夜为武林之皇，尽掌朝堂之下草野江湖势力。　公子舒夜知太祖不欲己离去，乃以此做挽留，终于勉为其难接受。

然而居不到一月，便扶柩去往起行苗疆，太祖不能阻拦，叹息而已，只约下了归期。

再度回到苗疆已经是次年秋，又是曼珠沙华怒放的时节。

显然是早已料到风涯必死，昀息已自行继位为新祭司，此刻率众打开月宫大门、迎接帝都派来进行册封大典的王弟。那个隐忍狠厉的少年，依然保持着表面的明朗率真，在接受了长安帝都赐予的大理王封号后，在席间和帝都使者谈笑甚欢，恍如昨日种种从未发生。

只有在将风涯祭司遗体安葬沉入水底之时，才在眉间有了一丝的沉痛和茫然。

公子舒夜却已然心如飞箭，不等此行结束，便提出要见拜月教主。

昀息祭司无语，面色似乎有不舍，然而看着大理王的玉玺和圣旨，似在权欲之间做了一番取舍。许久，才开口："我可以带你去看她。但有一事，不知如何对你说才好……其实就在你和师傅离开月宫那一日，她脑后金针之伤复发——"

手中玉盏砰然落地碎裂，公子舒夜抬头震惊地看着昀息——他要说什么?他要说什么!难道他要说…沙曼华那一日就死了?!他说不出话来，只定定看着那个少年祭司，感觉心里一层层冰出来。然而听得昀息开口，说出底下的话来——

"我破颅释血、费了三日才救得她活。"

公子舒夜再也忍不住，喜极而呼，然而不等他站起，昀息却抬起手，点了点自己的后脑，眼里是沉沉的碧色，缓缓继续："可是，这里……已经坏掉了。"

祭司看着呆住的帝都贵客，眼里有一丝隐秘的笑，起身："我带你去看她。"一边走，昀息一边开口："若她认不得你，也莫要奇怪——她现在就像个刚出生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她也未必肯跟你回去。"

公子舒夜失神地站在原地，许久才跟了上去。

圣湖旁看到沙曼华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湖上波光离合，宛如梦幻。

他忽然被那样璀璨的光与影炫住了眼睛，居然不敢上前。

湖畔如火的曼珠沙华中，一个白衣的女子坐在花丛中，倚靠着身侧的一只雪白狮子，正专心致志地编织着一顶花冠，眼神专注而单纯，似乎外界一切都到不了她心头半分。她编了一只花冠，轻轻扔到水面上，定定注视着湖水下新安放好的灵柩，眼里无声的滑落泪水。

她为何哭?若是全忘了，为何她还为这个先代祭司落泪?

“阿曼。”昀息在桫椤树下驻足，用一个陌生的称呼、唤了那个人一声。

白衣女子闻声抬头，泪痕犹在，然而看到来人，却忽地绽放出一个令人目眩的笑容来：“昀息!”宛如孩子般，她从地上一跃而起，双手捧着另一顶花冠，沿着湖水向这边奔来，白狮甩着尾巴跟在她身后，也是欢欣雀跃——这一年来，飞光显然和主人一样，认可和依赖着这个月宫的新主人。

公子舒夜站在一旁的桫椤树下，看着她笑着向昀息奔去，那一瞬间，刺痛如一支呼啸响箭穿过心脏——她没有认出他来?她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他想开口，想唤她，然而衬着夕阳湖光的白衣女子宛如虚幻——那样的笑容和雀跃、竟是他十几年前在昆仑雪域才见过的那种：那一年，他十六，她十五。昆仑。大光明宫。修罗唱—那样险恶艰难的生存环境里，纯如初雪的年纪和爱恋。

那是多么遥远的岁月……遥远到、连他这个不曾失忆的人都已经模糊。

“昀息!”白衣女子直奔桫椤树下，笑容纯净如初雪，踮起脚高高举起花冠。

仿佛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昀息微笑着弯下腰去，带着一种对孩子似的宠溺。只有对这样失忆的、孩子般的沙曼华，这个阴郁灰色的少年才会有这种全然不设防的笑容吧?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女子的目光触及了树下远远观望着这边的公子舒夜，笑容忽地凝固。她张了张口。那一瞬间他的心几乎跳跃而出，只盼她如往日般宛转一笑，轻盈唤出他的名字——舒夜，舒夜。

然而，她终究未能叫出那个随着血一起流出了脑海的名字，只是怔怔站在那里。

那样咫尺的相望，却在一分一秒中让他的血都冷了下去——忘了么?终究还是这样全数忘记?

过了片刻，她仿佛再也不去费力寻思什么，只是微微一侧头、对着他嫣然一笑，便轻盈地跃到了他面前。“给你。”她笑着踮起脚，将火焰的冠冕戴在他的发上。她唇间温暖清静的气息吹拂在他的脸颊上，笑容清澈见底，毫无矫情犹豫：“你是谁?我喜欢你。”

公子舒夜和昀息都惊住，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了。从昆仑到敦煌，从西域到南疆，再从帝都到这里——多少聚散离合、枯荣起落如洪流般将所有一浪浪冲刷而去，浮华过眼、锦绣成灰，唯独剩下的、便是眼前这张纯净如雪的笑颜。无论成败起落，始终不变。

沙曼华、沙曼华呵-…

定定看着穿越了数十年风霜的清净笑靥，他霍然伸出手，揽住了这个纯白如雪的女子，用尽全力地抱紧。她欢喜地笑了一声，便倒入了他怀里。　公子舒夜将头埋在她的发间、久久地闻着梦里萦绕了多年的熟悉香味，蓦然爆发出一声啜泣。

桫椤树下，昀息祭司脸色苍白，眼里锋芒凌厉，手指几度收紧又放开。然而仿佛顾忌着什么，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费了多少心思，才得来今日在苗疆的至尊地位，他怎能因不舍沙曼华、而将这个帝都来的王弟得罪?

虽然那样纯白明亮的灵魂、令他感到难得的温暖——然而，他又怎能放弃到手的一切。

“内心什么也没有的你，将何以为继碍…”不知为何，在作出取舍、掉头远去的一刹，内心里忽然回响起风涯师傅生前那句深远的叹息。

一直不畏天地鬼神的少年祭司忽然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霍然站住身子，将手按在额心月魄宝石上，肩膀微微颤抖，似是硬生生压住了内心某种濒临破裂失衡的情绪。

沉默良久，新任祭司霍然拂袖而去，留下了那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

靖太祖二年，王弟携拜月教主沙曼华从南疆归来，帝都轰动。

靖太祖亲自主持了婚典。　宝马雕车、火树银花，盛况一时无两。婚礼上，男方的傧相是敦煌赶来的城主高连城;而女方身份也是显贵，不仅嫁奁丰厚——亲自来中原帝都送她出阁的、竟是新封的大理王。

出阁礼成，青庐人定。　公子舒夜坐在榻边，定定看了盛装的新娘良久，竟是不敢出声。

外面的天空被烟火映得光影变幻，街上传来帝都百姓的欢呼声。满室堆着各方送来的珍宝贺礼，壁上还挂着御赐的墨魂剑，仿佛见证着这十几年风云激荡的往事——公子舒夜只觉一切恍如梦境，用嵌着

宝石的金杖挑起新嫁娘的珍珠面幕，双手竟微微颤抖。灯下丽人笑靥盈盈，清澈纯白，瞬间照亮了他的眼眸。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试把银釭照，相见尤疑是梦中。

“沙曼华……沙曼华。”他轻触着她清浅温暖的笑容，不断低唤她的名字，直到确认眼前的人并非虚幻，终于如释重负地大笑起来——

二十年来踏山丘，浮名浮利不自由。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　光寒十四州!

今夕，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多少的风霜困苦，终消融在一夜奢华狂欢中。

以后的年年岁岁，鼎剑阁上望出去，副都洛阳都是繁花似锦。白衣女子摘了牡丹，在花丛中回首展颜一笑。看到那样清静澄澈的笑容，倚楼远眺的公子舒夜便有一种几近不真实的恍惚感——

终得了这一日么?待浮花浪蕊俱尽，伴君幽独。

“将军谈笑弯弓，秦王一怒击缶。

“天下谁与付吴钩?遍示群雄束手。

“昔时寇，尽王侯，空弦断翎何所求?

“铁马秋风人去后，书剑寂寥枉凝眸。

“昔有朝歌夜弦之高楼，上有倾城倾国之舞袖，

“燕赵少年游侠儿，横行须就金樽酒，

“金樽酒，弃尽愁!

“愁尽弃，新曲且莫唱别离。

“当时谁家女，顾盼有相逢?中间留连意，画楼几万重。

“十步杀一人，慷慨在秦宫。泠泠不肯弹，翩跹影惊鸿。

“奈何江山生倥偬，死生知己两峥嵘。

“宝刀歌哭弹指梦，云雨纵横覆手空。

“凭栏无语言，低昂漫三弄：问英雄、谁是英雄?”

——————————————————————————————【完】